

原 名 千 笑 集
新 笑 林 一 千 種



上 海 廣 益 書 局 發 行

一名新笑林一千種

千笑集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3 0475 3071 6

新 輯 分 類
古 今 奇 案 彙 編

是書共分
二十類均
是罕見罕
聞之事實
可驚可喜
之情節出
版未久各
界紛紛愛
購誠新近
發見之唯
一奇書也

◎ 錄 目 書 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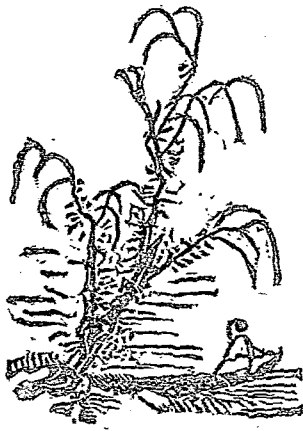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劫盜……奇案 | ▲復仇……奇案 | ▲文字……奇案 | ▲新婚……奇案 | ▲復仇……奇案 | ▲誤殺……奇案 | ▲爭產……奇案 | ▲姦淫……奇案 |
| ▲謀財……奇案 | ▲婚姻……奇案 | ▲鬼神……奇案 | ▲誘騙……奇案 | ▲白晝……奇案 | ▲暗殺……奇案 | ▲逆倫……奇案 | ▲疑難……奇案 |
| ▲冤屈……奇案 | ▲幻術……奇案 | ▲果報……奇案 | ▲怪異……奇案 | ▲誣陷……奇案 | ▲疑難……奇案 | ▲疑難……奇案 | ▲疑難……奇案 |

全書彩
面洋裝
八冊裝
一錦匣
定價大
洋二元
特價祇
收一元
二角函
購另加
郵費一
角三分

序

秋深庭院落梧滿階鴻雁不來伊鬱無似因搜舊簡解我新愁得所謂螢牕異草者殘拾雜記頗足解頤乃師其志綴述見聞刪益成書語有別於齊諧意維在乎取趣枚舉則我豈敢陸雲竊擬效之維是性多疏懶鉤稽非所樂爲必責攷博是以造繭相繩非予素志矣書成命序卽本斯旨聊綴數言弁之書首丁巳春日愚公自誌

千笑集序



856.8
472

千笑集目錄

- | | |
|-------|--------|
| 知事笑話 | 女學生改嫁 |
| 和尚娶妻 | 糖占大哥 |
| 你也瞎了 | 塾師嚼饅 |
| 打白板 | 打嗝做薩 |
| 老鼠結盟 | 縣令口才 |
| 狗禽的 | 狗屎做詩 |
| 老人誦西廂 | 孟子新戲 |
| 寶塔詩 | 嘲廣東 |
| 內科的事 | 王霸兒子 |
| 假畜生 | 秀才嚼文 |
| 富翁笑話 | 姑嫂聯吟 |
| | 嘲名士詩 |
| | 還有一壺 |
| | 奴隸轉環 |
| | 敦倫贊禮 |
| | 新唐詩 |
| | 無處可罵 |
| | 贈蒲濤大臣詩 |
| | 大肚先生 |
| | 斃虫藥 |
| | 皇帝之像 |
| | 衆人吃屁 |

千笑集目錄

二

212999

A212999



千笑集 目錄

二

- | | | |
|--------|------|--------|
| 嘲嘴饑者 | 酒爺酒娘 | 塾師說謊 |
| 捱打做詩 | 是個蟲子 | 天氣太暗 |
| 磕頭寫扇 | 快活快活 | 不還你了 |
| 剪不下去 | 錯死了人 | 呼狗爲爹 |
| 贈村先生詩 | 詩人妙喻 | 新博物學 |
| 僕煮鷄卵 | 真好小菜 | 生一張嘴 |
| 卵子戴在頭上 | 藥名妙對 | 屁眼痛 |
| 蚊虫大如鷄 | 嘲官員 | 那雙也是一樣 |
| 撕破封條 | 三潭 | 嘲搶食 |
| 爭錢利 | 懶婦吃飯 | 五世其娼 |
| 新酒誓 | 妙語解頤 | 辯子經 |
| 魯肅論 | 避忌諱 | 遺囑 |
| 要錢何用 | 狗相打 | 比狗屁還要臭 |

也驚你一發

黃黑辨蠶

孀子生的

研究製造問題

嘲村學究詩

嘲學究

阿拿來啊卵脬

蘇人某

有些疼

借以作枕

嘲面麻

中國世界史

家裡現成東西

野渡無人舟自橫

村夫勝過博士

不是骨狗頭

不敢問津

咏錢詩

免得上下費事

請官認字

比手勢

真正好先生

不要動手

佳謎

烏龜巡撫

米

嚴學尖鬼

新藥性賦

誤講書旨

嘲喜刊板

先生誦文捉賊

唱崑曲

妙對

六品藍翎

妙對

醫妒

妙問

藥渣變的

做戲

千笑集 目錄

千笑集 目錄

四

驗鴨

記夢詩

最後五分鐘

尙有補救

白鵝變黑鴨

英美文字讀法

新地理

祖宗尙在睡覺

孔子著清裝

騎驢償足

變菩薩

幾乎熱殺

呆大

酬謝遷居

你要何往

家書引經義

周學究

和尚吃魚

莫怪莫怪

這般尊貴

五官爭論

二士避災

替者被打

幾乎打殺

專治淋濁

一門都在書上

屎在口頭

沒在肚裡

如何當得起

學生妙語

迴文妙詩

李白父名太白

人變爲魚

嘲跛子聯

巧對

藥院滋苔綠

不亦快哉

老前輩

閻王怕色鬼

婦人哭夫

嘲舉子

薑醋豆腐湯

孔夫兒

縮腳詩

嘲奚姓

嘲虛名

笋炒肉

吃蒜團

宰相撐船

歇後詩

何快如之

削尖些呢

李白受騙

奪不去

有備無患

至今未出

香焦

聞鼻烟

龜蛇對

有大人那們大

對不上

龍戰幾回

罰變烏龜

嫖客愛潔

磨菇頭樣

劉坤二

有些賊形

小兒科

皇帝不公道

正爭此一夜

筆墨笑談

撫絃歌

渠譜銘

三者備矣

烏龜吟詩

賣水酒詩

看上了

厚臉鬼

千笑彙目錄

千笑集 目錄

六

狗識字

魂作閻

悉數送與你

嘲與異族聯盟

狗撮嘴

鑽不出

請奶奶看操

再不敢睡

葡萄架也要倒了

寫葢字

天然對偶

宮禁

師徒妙對

菩薩慈悲

教師口才

別有解義

先生會

道士告條

被人偷了

無稽之談

又有詩了

子解字義

我得之矣

圖吉兆

誇世代

賽睡

代書堂匾

數蛋黃

嘲武弁

狗拜把子

那還了得

臭烏龜

渾身是淡

嘲醫生

韓昌黎爲吳梅村妾

錢牧齋門聯

題畫詩

鬪不及舌

你便是武松

喇叭余病未能

放屁上高牆

瓜皮帽

嘲清一品

頭巾添翅

鄙夫

豚土上上

滿信官吏

看戲吃酒

認鞋

落幾尺

議院揮拳序

獸子吃酒

出口成對

仲翁

錢牧齋

豈不更快

子罵世矣

竹與肉

好名笑柄

賴節禮背書

新唐詩

肚皮裝鬼

家無人

結拜弟兄

亦懶活了

本地風光

堅瓠集一則

端方

擠而出之

閒論酒品

文思敏捷

牡丹亭

薄肉詩

快玩罷

第一聲像

骨董笑話

千笑集目錄

千笑集 目錄

八

如何過去

沒有向下生的

戴眼鏡

臭得快

都會軟了

諧詩

嘲麻子破題

裁縫謔語

奴僕妙語

塾師笑話

淡而無味

奇僻之詩

留桌吃飯

草草不恭

果然好東西

有飯吃不買了

醜死了他

決不中飽

山歌

南北問答

黠教員

衣箱不遇

蔡子

選舉詩

與驢馬有親戚

嘲醫與官

極有至理

伶俐門子

一味瞎笑

吃屁灰

豈敢豈敢

鬚子漱口

老虎怕說大話

深悔多事

弟兄兩謔

嘲陰險人

真是難得

撞進去了

再斟一杯

笑話一擔

講論鬍子

以詩得金

丈母撒個屁

有些屁氣

放屁冤人

鬼被強姦

一舉兩得

春色惱人眠不得

句句不離本行

和尚難倒制府

蚊蟲結拜

有你沒我

白嶽山樵

不打小伯打阿爺

與蛙賭氣

牡丹王詔

愈說愈遠了

館師善對

夜深來訪舊相知

卑職小名叫狗兒

善于遮飾

案案皆是許聞

先生是狗屁

人馬瘦哉

老爺出來了

母不能答

西女惡作劇

至此益無聊

比洗澡還要涼快

木人戲聯

雜記翟某數事

保全兩命

孔子後代強多了

嘲幕客

鐵匠受屁

謝天謝地

遣金人更早

幫辦公事

千笑集 目錄

十

臨陣脫逃

罵官又一則

偷肉妙法

燙死我了

誤了一點

土地背債

留點與人看看罷

不勞遠送

講道理

嘲鄉下人

送家父上學

小個個

我未先說

裝些體面

免得淹斃

嘲酒鬼

看大橋

難道不是賊

夫妻爭嘴

要鮮死了

放屁狗

好一個鼓槌

王八加銜

嘲團拜

大報應在後頭

親爹齊上來

老翁娶妾

嘲愛酒者

何敢如此

二老新婚詩

大學飛字

歸相

請吃鴨

打出去

踢一脚

大風吹井

狗頭生的

瞎子受騙

許下日子

顛髮狗母

還是鬼子

一個紅棗

癡僕催客

雞有七德

嘲醜婦聯

已買定了

府試奇談

兩塔相爭

嘲武舉

認白字

眼鏡寶塔詩

先生是我兒

不要射壞虎皮

嘲近視

嘲嘴噘

玩光棍了

要等皇清例贈

朱熹被罵

周郎被姦

節節斷了

免得折隊

澁口得很

先打巴掌應急

酒死了

秀才去乎

生員喚做麻卵袋

偷酒妙法

文章遊戲

偶憶一則

嘲人倔強

嚇你親爹

監生笑話

討便宜

趣詩兩則

名字做詩

恐人笑斷肚腸

呵呀一聲帽子綠

姑姑怕日手遮陰

千笑集 目錄

亘古奇文

米湯大全

不料果然

說謊兩則

日後自知

三壻聯吟

詩太奇了

亂仙判卯

南瓜豆腐

丐妓聯對

老了再齷

嘲胥吏聯

已嚇死了

不得不體貼他

替賊梳頭

神怕慳吝

官太太聚談

烏龜投胎

師徒對對

嘲戀席案

先生吃湯團

妙不可言

嘲張姓詩

老翁娶妾

暗中玉八

最滑的官

借水一碗

鬼騙豪師

蟻蛀壞了

好古怪的荷葉

令正是瓦窰

官道并嘲

師入徒腹

先生放狗屁

秀才罵驕夫

嘲紅官員

幸虧屬犬

前面這個賊

學生惡劇

春生帖子

賭鬼上吊

怕烏認識

嘲蘇空頭

閣下不雅

見賊問賊

鏡裡笑話

先生認白字

洗了浴罷

縣官德政

商人嫖妓

妙罵

個個草包

嘲奮刻者

明日來坐椅子

包醫

狗坐館

號板蛋殼詩

不會及第

看寡人面上

好爽利屁

恭喜拾也能

宿遊娼詩

你也屬狗

嘲癩痢詞

詞賦雙佳

算本止利

拾棺材吟詩

史記沒有佛像

作詩吊棋

裁縫講書

我要和他不肯

誤裝門門

窮漢請客

縣令別字詩

孔子諛道學

嘲衙門倦

知事不如鴉虱

大家快活

千笑集 目錄
食茄吟詩

笑話不可當真

十四
聽笑話的



千笑集

(一名新笑林一千種)

愚公戲編

知事笑話

某知事性貪酷。尤惡人報荒。丙辰江南北大水爲災。農報荒于署。令惡之。命具狀。農訴曰。糶三分。麥一分。雜糧二分。歎不堪言。令叱曰。定例四分以下。始准報荒。今已滿六分。何得妄報。遽拔籤欲責。適某律師在旁。曰。此農年逾九十。例不加杖。令曰。彼明明四十許人。何得云九十許。律師曰。彼五十五。長子三十五。次子二十五。已逾一百十五。豈非蓋耄乎。令曰。何得并其子之年加算。律師曰。堂上亦何得并雜糧及麥加算。令無以難。乃連呼曰。算了算了。

女學生改嫁

漢東方朔答客難。滑稽多辯。已如炙輶之口。言長可思。茲余友爲余道鄂城某女士下堂求去。與夫友某教員開談判事。問答之辭。堪與曼倩雄談相頡頏。亟錄之。博世一粲。女曰。夫貧妻求去。古有之乎。曰。有。漢朱買臣妻是也。然世賤之。女士何爲此問。曰。不得傅粉何郎。奚啻彩鳳隨鴉。兼之黔婁短被。充女是又何堪。曰。女士不聞展屨之歌乎。安知百里奚終于貧者。曰。袁枚之詩聞之乎。痴漢每騎駿馬走。巧

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非前人已代余輩抱屈乎。曰不然。女士不聞東漢鮑宣之妻桓少君。鹿車相隨乎。桓美婦也。鮑醜男也。桓富女也。鮑窮漢也。史冊傳芳。奚可改適。女曰不然。三父八母。載之禮記。河南程氏兩夫。見諸大學。朱序。豈非棄夫改適。爲經傳所許乎。教員無以難曰。女士去則去耳。何必互搭牽混。厚誣古人哉。予聞爲之噴飯。

嘲名士詩

湘潭名士王壬秋。死有滑稽者。贈以游戲詩。至堪發噱。詩云。區區敝姓。王高帽。闊衣裳。瓣拖龜尾。黑鬚翹。蟹筍黃。學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籌安有分子。擾亂把名揚。字字形容入骨。亦可謂諷而虐矣。

和尚娶妻

京口焦山多詩僧。丹徒名士時與往還。一日共醉於寺。戲謂僧曰。上人亦娶妻乎。曰娶。曰幾位。曰山僧不甘寒燠。冬亦必娶。夏亦必娶。曰如是則兩位矣。曰然。曰亦得使我輩一見顏色乎。曰可。衆視之。蓋湯嬖子。竹夫人也。一座聲喧。梁塵爲墜。

糖占大哥

湖北漢陽一小足鄉婦。購體首於市。載籃甚重。歸途力殊不支。拮据之形。不可言狀。一黯者給之曰。大

嫂如此費力。盡任予代携一程。婦德之同行之際。因叙鄉里。知其人姓唐名占。走不半里。詎料此人漸走漸遠。婦自後呼曰。唐占大哥。站一站。黠者曰。有饅首吃。不要糖占了。婦知受給。然已無及。此黠者亦滑稽之雄矣。

還有一壺

賊穴洞入室。必先試一物。後再以足伸入。從容爬進。此例也。一日穴一家。適此家家主乃芙蓉城主。孤燈獨榻。并不眠臥。聞穴牆聲。因息鑿而伺焉。少傾賊以物探不應。因預繫一繩於穴口。伺其足至。乃收勒之。賊足不得出。亟於穴外悲告。主人曰。老二。予請你喝酒。賊曰。小人乃叫老四。并非老二。小人亦不善飲。主人曰。否。予蓋謂尊足一雙乃老二也。言既。取茶壺上之沸水壺沸水淋之。賊大痛。狂呼饑命。并曰。活不得了。主人曰。喝不得亦要喝。(活喝音似)儘性醉一醉。能說畢。又淋。賊知不可脫。亦作滑稽之詞問曰。還有多少。主人曰。還有一壺。

你也瞎了

黠者某。一日遇瞽人於市。好事者曰。汝能撞翻其手中所持之物。使彼敢怒而不敢言。予輩當以飲饌爲子壽。黠者曰。可。因持一竹杖。超出於瞽者前。僞以竹杖效瞽者探路狀。迎面猛撞。口中亦效瞽者言。

曰。你也瞎了。替者只許口呼負負。果不敢欲相償。舉市大笑。并邀替者入座同飲焉。

塾師嘴饒

一兒持餅入學。塾師涎其香脆。伸掌向其討食。兒不可。塾師縮掌恐貽各學徒笑。乃思得一法。僞作怒狀曰。我初一不打你。初二不打你。初三不打你。初四不打你。初五定要打你。數一日。縮一指。數至初五。全掌收回矣。兒屆期不敢入學。父問故。兒以狀告。父大笑曰。此饒嘴先生收手妙法也。兒持餅餉之可矣。此塾師可謂妙於轉圈矣。

奴隸轉環

某督軍多內嬖。其內嬖復有外寵。其外寵卽督軍所提携之同城某某縣知事也。知事故常日侍於衙中者。一日天寒。督軍出一單。購皮衣。其值不下五六百金。而不鳴一錢。知事知督軍乃責已報效。急恭順納單而出。遲日重寫一單。過督軍所嬖。已之外婦所。故作寒瑟狀。婦曰。卽何寒之甚耶。知事曰。阮囊羞澁也。婦曰。需衣可開單來。知事乃出督軍所示之單。并加數色於上。須臾督軍至。婦出單責購於督軍。督軍不敢忤。照購於市。知事知乃易之以呈於督軍。督軍曰。彼輩屬員。便是我等上司奴才。知事亦曰。上司小老婆。便是我輩小官奴才。姨太太亦曰。他們大員。便是我輩小奶奶奴才。循環責償。終屬督

軍晦氣。聞者亦曰：此奴隸翰題也。

打白板

某知事嗜賭。前夕未嘗離賭場。一日有一要案。第一科未能代審。請其出堂時。適手中乃一副全萬子。中有白板一張。與三索一張未打出。因係要案。不得不親自出堂。乃情人代抱賭局。出坐堂焉。被告口訴曰：三叔以長壓幼。請估房產。請堂上伸冤。其叔亦曰：彼父欠我一萬兩銀子。言明房產作抵。亦求堂上明斷。知事一心關念牌局。曰：既來了一萬。則三索該打。值堂司法警察。不問情絲。將三叔按倒在地。問知事打多少。知事曰：打白板。於是劈劈拍拍。將三叔打了百板。三叔不服曰：如何糊裡糊塗打我百板。知事曰：好一個渾蛋。不打白板。能殼和清一色嗎。

打嗝做薩（北方口音猶言打我則甚也）

湖北襄陽府人。開口必曰『哦兒』。蓋『哦兒』兩字。爲其語助辭也。一日漢口大通巷正街。有一羣扛酒者。過市。適一襄陽人迎面走來。不及避讓。被其一撞。襄陽人曰：『哦兒撞嗝做。』漢口扛酒者素橫。見其出口我兒。乃討其便宜。舉手便是一掌。襄陽人曰：『哦兒你這是幹薩。』扛酒者見其仍稱我兒。於是舉掌又是一下。襄陽人急了。連曰：『哦兒哦兒你……這是幹薩。』扛酒者不問情絲。聽其說一『哦兒』。

舉掌便是一下。鬧得不可開交。路人問悉情繇。始知誤會。解紛而罷。然已掩口葫蘆矣。

敦倫贊禮

某鄉有學究一羣。素日拘守禮法。幾於無事不需贊禮。一日共議曰。夫婦敦倫之事。周公立於禮。孔子存乎詩。王化之端。造化之始。自有天地。乃有陰陽。有陰陽。乃有夫婦。夫婦之匹偶。實上法乎天。下建乎地。天地交泰。日月剝蝕。亦猶之夫婦配偶。夫婦配偶。必須夜靜更深。鬼鬼祟祟。何以天地之交泰。日月之剝蝕。不聞避人乎。以此建天立極之事。如何可從陋儒之結習。將正大光明之事。誣爲鬼祟行爲。自後我輩皆須一祛此陋習。當如廟祀之禮行之。亦須一人在旁贊禮。庶乎合關雎樂而不淫之旨。衆學究贊成。乃就說者客廳舖床置褥實行焉。贊禮生呼曰。尊夫婦（就位）（笑）（曉）（舉）（再舉）（三舉）（禮畢）至此。彼夫婦情與正濃。不能如禮畢事。乃亂舉不已。贊禮生乃嘆曰。食不過味。色不過濃。古有明訓。尊夫婦何過之甚焉。嗚呼孺子不可教也。以杖叩其脛而散。

老鼠結盟

油坊鼠與米坊鼠遇於塗。米坊鼠壯碩。油坊鼠光潤。於是以米坊鼠爲盟兄。油坊鼠爲盟弟。盟弟問盟兄曰。君何如是之腹便便。若富家翁也。曰。予輩食倉蓄厭。無農之辛苦。有農之豐稔。烏得不腹便便。又

顧油坊鼠問曰。弟何一身如是之光滑也。曰。弟樵天下之膏液。肥予一身。烏得不光滑。盟兄大喜。曰。二人互易而食。效狼狽之相依可乎。曰。可。於是盟兄先携盟弟至米坊而食。食竟。同盟弟至油坊。恰油缸未蓋。然淺而不可得食。盟兄曰。是非狼狽相依不可矣。乃令盟弟啣其尾墜而食之。盟弟齒力不勝。乃曰。油水少吃些。我力不勝了。詎料一鬆口。將盟兄落於油缸中。盟弟曰。非不相援也。力不及也。竄逃而去。

縣令口才

前清河道設有專官。每年工竣。須歷視各縣。以驗工程。某令平日不問公事。有糊塗之名。而口才甚捷。一日河道勘險工程至其處。令治筵款之。河道酒酣後。因擬一聯曰。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樂。令應聲曰。河道開河道。河道深。河道升。蓋河道姓何。聞之大喜。不牢載保。令爲知府云。

新唐詩

塾師某好冶游。一日友人訪之不遇。問其徒。徒改唐詩對曰。塾中問童子。言師采花去。只在此城中。花深不知處。此童亦善謔矣。

狗齋的

千笑集

一人最好滑稽。出口成章。無不使人捧腹。一日座有楊姓者。性極燥。動輒詈人父母。一人戲之曰。汝敢戲彼。使彼自罵自受者乎。曰可。乃近前叩其姓。其人答曰。楊。曰。既是羊。何以沒有角。其人見其無端戲已。亦一惡聲報之曰。狗禽的。其人不得其詞畢。乃曰。領教領教。

痢尿做詩

某學究極好做詩。然極能令人作嘔。記其一日至友家夜宿。因貪食滿。飲茶過多。夜半小便溲溲而下。適無便壺。乃以盥面磁盆盛之。須臾又欲洩。至再至三。磁盆滿矣。仍不能已。復以案頭石菴蒲盆盛之。菴蒲盆漏。乃更以水仙花盆盛之。天明恐人覺不雅。乃穴窗而遁。并題詩一首曰。立春雨雪亂紛紛。客旅尿人愁斷魂。恰遇便壺無處覓。權借磁盥與花盆。

無處可罵

一婦善罵。其所罵之語言。頗能別出心裁。不落凡窠。一日一家愛女被某庸醫醫死。忿無可洩。乃借此婦前往罵之。須臾婦喪氣而歸。主人問曰。汝罵彼不勝耶。曰否。彼家罵者盈屋塞樞。門檻石上都無容予立足地。其家上自五代。下至九代。其身由首至踵。無一處不被人罵到。予見其無一處可容予所罵。欲逃了回來。

老人誦西廂

虞山鏡謙益。滿會多爾袞入南都之時。謙益率小妾柳如是。戎服佩刀。效清師裝束。出水西門恭迎時。一老者策杖叩其帽。口誦西廂詞句云。『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打爾這傾國傾城貌。』(貌帽同聲)老人亦善於滑稽者矣。

孟子新戲

晉人某嘗改唱孟子一節云。惠王兩眼淚巴巴。叫一聲孟二哥。汝上前來聽俺說話。(梁惠王曰)俺老子當年誰不怕。(晉國天下莫強焉)這句話瞞不過汝老人家。(叟之所知也)到如今是俺富家(及寡人之身)東邊與山東老兒打一架(東敗於齊)就丟了我一個大娃娃(長子死焉)西邊又與那陝西老兒打一架(西喪地於秦)去了我一個二百二。又一個四百八(七百里)南邊與那湖廣蠻子打一架。他要我稱他聲爹爹(南辱於楚)真是羞殺(寡人恥之)俺今兒要想一個報仇的方法(願比死者一洗之)孟二哥汝的高才就請說了罷(如之何則可)

贈滿清大臣詩

偶讀陳子簡贈亡國大夫詩。因憶辛亥民軍起義時。予亦有詩數首。分贈瑞澂等云。炸彈一聲驚夢醒。

千笑集

改裝逃。出太匆。忽烟簷。雨笠君。休笑。瑞改農夫裝。戴雨笠而逃。巨本耕。幸一老農。謂瑞字幸儒也。
贈端方云。而今鐵路真。須辦督辦人。稱是溷陽川。漢未修京漢。斷大臣。別有一番忙。贈岑春萱云。先生
昨自武昌歸。一笑驚看面目非。怪殺傍人不知道。錯疑着意媚深閨。謂岑剪鬚也。

寶塔詩

寶塔詩為社會所尚。然妙者亦足解人頤。予集得百首。今錄其貼切社會能解人頤者四首於左。嘲浪
子云。

痴浪何雪眼裝晚
子所茄鏡東餐
思一茄件米無名
枝金件米無名
絲入猶米無名
時未云

歷巧小清
睇年和個覓金朝
紀坊空牌忙政
裏開兒黨
地掛尋
起芳云

忙政官
黨模樞步奔錢
樣連運得失但一
場動志敗尚和
狂如意
快快云

光
尙和號募還賭
丈方化不博今
方四了無僧
帳嫖須無俗
防提沒俗

嘲廣東

有人以廣東自龍巖抽煙土印花稅後。廣東煙館日多。因改昔人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樓臺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詩爲廣東卽景云。一去二三里。煙館四五家。茶樓六七座。八九十輛車。妙於狀物。令人一噱。

大肚先生

吳人某極慳吝。請一教讀先生。三日後卽辭去。人詢其故。吳捏造先生形狀云。重眉毛。有些稍。耳朵有些招。鼻頭有些凹。嘴唇有些高。七尺的身材。五尺的腰。早起出來吃了三十隻滷麵餃。廿四個大湯包。到了吃飯還勿會飽。

內科的事

昔日綠營一兵士習射。誤被箭傷。請某外科治創。外科至。見箭桿露於外。乃鏹去箭桿。卽索謝欲去。家人問曰。外面雖平。其如裡面箭簇何。曰。那是內科的事了。

王霸兒子

一教官自撰聯語云。窮教官。老教官。老當益壯。窮老堅壯。教官。下聯思久不得。乃屬一高才生續之。生

方構思。忽見教官二子在堂下嬉戲。乃得句云。大兒子。小兒子。大則以王。小則以儲。大小王(處)儲(八)兒子。

斃虫藥

某藥房廣登各報告白。謂其斃臭虫藥靈驗無匹。如不靈。情甘退回原洋。購者紛至。然率不靈。一日有人力欲其退洋。藥房詢其如何用法。曰。遍洒臭虫多處。曰。非是。予藥必欲捉住臭虫。將藥灌其口中。藥到喉即死。百試百驗。何云不靈。

假畜生

一賈姓富翁。冬日反穿狐裘。立於門外觀雪景。適鄰人倪秀才過。倪故面麻者。富翁嘲之曰。雨鞋踏雪泥麻子。(倪泥同音)秀才對曰。木菴披裘假畜生。(假賈同音)可謂謔而虐矣。

秀才贖文

秀才入市買柴。半途見一樵夫荷柴前行。呼之曰。賣薪的。賣薪的。樵者不顧。仍前行。秀才怒。奔前以手牽之。樵者始停。秀才按其柴而貶之曰。外乾內溼。烟多火少。細大包鬆。請價請價。樵茫然。秀才爲之解曰。請價者。俗謂幾個錢也。樵對曰。一百八十文老錢。秀才曰。太昂。太昂。請損之。請損之。樵勃然怒曰。先

牛讀書明理。何出口。傷人。請你的。嬌子。罷秀才曰。非嬌子之嬌。乃損之之損。樵者仍不解。秀才乃曰。天喪斯文也。天喪斯文也。予與汝何殊。

皇帝之像

一人從京師歸。自誇曾見皇帝。或問皇帝門景如何。答曰。四柱牌坊。金書無上天尊四字。兩邊對聯。是日月光聖德。雲漢擁帝居。又問皇帝如何裝束。以頭戴紗帽。身穿海青對。問者詳其狀。蓋天安門外五皇像也。

富翁笑話

一富翁不通文翰。有借馬者。致信於富翁云。偶欲他出。祈假駿足一乘。翁大怒曰。我就是兩隻脚。如何借得於人。我的朋友最多。都要借起來。還要把我來大解八塊呢。友在旁解曰。所謂駿足者。馬足也。翁益怒曰。我的足是馬足。他的腿是驢腿。他的頭還是狗頭。

姑嫂聯吟

某閨女於出嫁前。預綉睡鞋一雙。偶得句曰。『永無就地日』。吟思次句。適爲嫂所聞。嫂即續次句曰。『却有向天時』。女以爲不通。嫁後乃信。且笑且贊。好詩不已。

衆人吃屁

酒席間有撒屁者。互相推卸。一人曰。諸君各飲一杯。待我說了罷。衆飲訖。其人曰。實是我撒的。衆不服。曰。爲何你撒了屁。倒要我們衆人吃呢。

嘲嘴饞者

某富翁宴客。一客素有老饕之稱。見鵲蛋。吃了又吃。一桌九人。只有八個鵲蛋。倒被老饕食去了四個。一滑稽者惡之。因曰。寡酒乏興。鄙人說個笑話給諸公聽聽。衆客贊可。其人曰。一僧發願以身血齋蚊。至晚蚊集。痛癢難忍。以手左右亂撲。人問老師既愿齋蚊。因何又打他。僧曰。恨他吃過又喫。喫得太兇了。我所以要打他。

酒爺酒娘

一人至酒家飲酒。問酒因何而成。曰。由酒釀成。問既有酒釀。何以無酒爺。曰。水便是酒爺。飲者曰。否。水是酒子。曰。何以云然。曰。酒乃由水發生。豈非子乎。酒家悟其意。捧腹不迭。

塾師說謊

一塾師晝眠。徒伺其熟睡。而亦假寐焉。師覺而責之曰。我乃夢周公。爾小子烏得效我。明日徒復睡。師

饜之醒。問曰：今日爾亦有說否？曰：有。曰：何說？曰：亦往見周公耳。師曰：周公何語？曰：周公說：昨日并不曾會見先生。

捱打做詩

一學究好吟詩。隔居婆媳二人。晚間吵鬧。先生上牀竊窺。乃婆媳洗澡。因爭水鬪嘴。學究戲改唐詩嘲之曰：婆媳爭湯未肯降。騷人擱筆廢思量。婆須遜媳三分白。媳却輸婆一段長。此詩爲人傳誦。爲婆媳所聞。隔牆大罵。一日學究出門。恰被婆媳撞見。按地痛打。有人來勸。先生曰：不必勸。我又有詩了。昨日牆頭罵今朝。又打傷詩人何太苦。遭此兩婆娘。

是個蠢子

一人不飾邊幅。蠅沿領而生。會於廣坐中捫得一蠅。恐爲人笑。乃遮飾曰：我道是個蠅子。原來是團布灰。座有某捉狹者。在地上覓起蠅子。一手甲斃之。曰：我道是粒白米。原來是個蠅子。

天氣太暗

一客健談。主人又客。上席之菜。既少且劣。客亦不問美惡。到席卽盡。主人吝不上菜。客曰：天氣太暗。請燃一燭。主人曰：天方晌午。何云太暗。客曰：若非天氣太暗。何以桌上一樣不看見呢。主人大慚。乃上菜。

焉。

磕頭寫扇

一人書法極劣。好充名士。代人書扇。一日陳一捶金紈扇於几。沈吟思句。作欲書狀。一人跪於其旁。撮眉苦眼。默不發言。其友恰至。勸曰。君何吝此一揮。使人長脰乞求乎。跪者曰。否。否。我乃求其不要寫也。

快活快活

一家兩兄弟。兄秀才。弟農夫。兄嘗應人招赴賓席。酒漿魚肉。膏肥不離口。弟羨之。一日鄉人招兄陪女婿。弟爭欲往。乃衣冠鞋襪裝束而去。去久。其婿未至。弟已覺脚頭如上了夾板。縛束痛癢難熬。再久。冠內亦如有了虫蟻爬搔難過。及婿至。動步皆失據。一奉揖。冠又落於地。觀者咸笑之。不待入席。急逃歸。脫去鞋襪。將脚散於地上。亂走。連呼曰。快活快活。

不還你了

一人爲索逋者所窘。乃大聲曰。你要我說出來麼。索逋者疑發其隱。默然而去。如是者數四。索逋者恨甚。曰。由你說出來罷。其人曰。真箇要我說出來。老實告訴你。不還了。

剪不下去

縫匠裁衣反覆良久不能下剪。徒請其故。答曰：有了他的，沒了我的，有了我的，沒了他的。

錯死了人

人有妻母之喪。請館師代撰祭文。師檢舊本。僅有祭妻父者。不得已照錄與之。怪而詰問。師怒曰：此文乃刻在書上的一字也沒鈔錯。除非他家死錯了人。

呼狗爲爹

蘇人陸某善談諧。鄰婦素正。經不苟言笑。人謂陸曰：汝能說一字。令鄰婦笑。復說一字。令鄰婦罵。吾輩當具酒食餉汝。陸曰：何難之有。一日婦正立門首。一狗伏於前。陸趨前向狗長跪曰：爺。婦果大笑。陸復昂首向婦曰：媽。婦果大罵。陸起向衆人曰：諸君東道輸矣。衆皆服。相與飲酒盡歡而散。

贈村先生詩

余讀壁瓠集。見一贈村先生詩。令人絕倒。詩云：占得朝南椅。一張之乎者也。說荒唐。身穿藍布袍。兒綠頭戴紅纓帽。子黃辮線斜拖三尺短。烟筒倒曳二枝長。閒來笑對東翁道。第一聰明是令郎。

詩人妙喻

詩人好以女子自喻。如絕代有佳人。洞房昨夜停紅燭。此唐人句最著者。也有某寒士央友謀館。友詢

需束修幾何。某賦詩答之曰。索賈。與綾。緞。何須問短長。妾身。郎。慣。抱。尺寸。細。思量。蓋。令。友。代。爲。酌。量。也。用意措詞之妙。可與唐人詩並傳。

新博物學

某學究食醃蛋。見殼全而蛋鹹。不知其所以致鹹之故。一日食醃鴨。恍然大悟曰。吾知之矣。鹹蛋非此鴨所生乎。

僕煮鷄卵

余讀西報。見笑林載一則。頗堪噱。笑林曰。有主人囑厨役煮鷄卵。曰。煮三分鐘適可。多則老而不堪食矣。厨役領之。一日以鷄卵四枚令煮。竟煮十二分鐘。主人怒責之。厨役曰。每枚煮三分鐘。四枚不是要煮十二分鐘嗎。

真好小菜

一老翁。年逾花甲。如君正在妙齡。每遇雲雨。不能暢舉。未艾之芳心。難捱不舉之陽物。家有一僕。姓蔡。因其年輕。呼之爲小菜。一日老翁出門。如君將小菜喚至房中。令其暫解飢渴。誰知小菜未經女色。左支右絀。不得其門而入。如君着急曰。你速將驢內油抹上。滑則易入。小菜連忙去抹油。不意抹錯了。竟

把鐵內醋抹上。鑽研良久。仍不得入。如君甚急。說你抹錯了。快去再抹。小蔡另抹清油。豁然直入。暢美難言。到了極快之時。不覺大呼曰。好小蔡。好小蔡。老翁回來。走至窗前。聽見房中連呼好小蔡。訝之曰。我不在家。是誰在這裏吃早飯。推門一看。罵之曰。你兩人作的好事。我問你小蔡怎麼那樣好。如君答曰。小蔡怎麼不好。又有油。又有醋。

生一張嘴

兩人好爲大言。一人曰。敝鄉有一大人。頭頂天。腳踏地。一人曰。敝鄉有一人更大。上嘴唇觸天。下嘴唇著地。其人詬曰。他身子在那裏。答曰。他本來只生得一張嘴。

卵子戴在頭上

一鄉下先生。挈子赴館。來至城中。見賣湯圓者。指問其父曰。此是何物。父怒其不爭氣。回曰。卵子。及到館。東家整衣冠。治酒款待。東家戴六品虛銜。子拍掌大笑曰。想不到他家的卵子要戴在頭上。

藥名妙對

一人讀書未成。學醫。自稱儒醫。一日下鄉看病。行至中途。甚覺口渴。令轎夫覓茶。轎夫說。來此荒郊。無處可覓。惟邨外一學堂可求。但是那致書先生性甚怪僻。有人到伊書房。先要講道學。講對了。豈止吃

茶連酒飯都有。若不對。立時揮之門外。醫生曰。我乃儒醫。滿腹詩書。鄉學究何足道哉。遂乘轎而往。及門而入。見一先生。岸然道貌。欠身微讓。拱手而言曰。足下此來。莫非講道乎。醫生曰。特來借茶。先生曰。且慢。我先對你說。試試你的學問。何如。對曰。碧桃萬樹柳千條。醫生曰。紅棗二枚姜一片。先生喜曰。語不忘本。是儒醫也。捧香茶與之。醫生暢飲。覺風生兩腋。詩思益清。矣謝之而去。至夏日。醫生又下鄉看病。路經書房。不見先生。乃因夏日炎熱。移居竹林深處。訪之。始見先生曰。別來無恙乎。我再出對與你。對曰。避暑最宜深竹院。醫生對曰。傷風應用小柴胡。先生甚讚。送點心與之吃。吃畢而去。至秋天下鄉。又來拜訪。先生又出對曰。丹桂飄香。遍滿三千界。醫生對曰。梧桐子大。每服四十九。先生甚喜。以酒觴之。飲畢而去。至冬日下鄉。又來相見。正值大雪。先生又出對曰。大地無分南北。遍洒梅花。醫生尋思良久。乃對曰。小妾有件東西。倒懸藥碾。先生一聞此聯。掀髯大笑曰。足下奇才妙想。竟將令妾那件東西。擊出來與人作對。可謂現身說法。大公無我矣。設盛饌款之。醫生滿飲三杯。既醉且飽。拜謝而別。行至中途。在轎中甚覺高興。乃吟詩曰。乘醉歸來喜可知。正是儕儕得意時。此去誰人還出對。閑時遣興且吟詩。博來腹內三杯酒。全仗家中兩片皮。從此門前懸藥碾。個中居士是儒醫。

屁眼兒痛

有四人自負能詩。遇物卽吟。一日遊寺。見殿角懸有大鐘一口。四人詩興勃發。遂聯句曰。寺內一口鐘。次曰本質原是銅。三曰覆起像隻碗。四曰敲來响喦喦。吟完互相讚美。自以洩盡天地造化之秘。恐要減壽奪紀。於是相向大哭。一人問曰。四公何大哭。告以故。老人亦大哭。四人合問曰。公亦何故大哭。曰。老朽之哭。乃哭屁眼痛。非懼奪算也。四人合問曰。屁眼何故痛。老人曰。因屁放多了。

蚊虫大如雞

一人遠出回家。對妻曰。我到燕子磯。蚊虫大如雞。後過巫山峽。蚊虫大如鴨。妻曰。我不信有這等大蚊子。夫曰。我那夜在帳裡睡覺。來一蚊虫。將頭鑽入帳中。我一把攥住脖子不放。那蚊子在床外兩個翅兒直扇了一夜。好不涼快。妻曰。你既攥住。爲何不帶了回來給我吃。夫曰。他不吃我就劬了。你還想要吃他。

嘲官員

一人識蟹語。聞將落蒸籠之螃蟹。在籠內語小蟹曰。你不要壓我。待我竭力爬上去。出出風頭。再來捉拔你上去乘涼。小蟹曰。龍恩浩蕩（龍龍同音）我們都要紅的。何必要竭力上爬呢。

那雙也是一樣

一僮僕。主人出門匆遽。誤穿靴一只。致靴底一厚一薄。行路不便。命僕易之。良久良久來報曰。老爺不必換了。那雙也是一樣的。

撕破封條

一捕役名張仁。其妻與人有私。張仁出遠差。甚不放心。用封條將婦之陰戶封好。寫上張仁封三字。張仁走後。妻仍偷人。將封皮扯去半邊。只餘長二寸三五字在上。張仁回家一驗。原封短了一半。大打之下。說我走後偷人。情尙可恕。你不該另寫一長二寸三之字貼在上面。明明嫌我短。喜人長。豈不該打。

二三臆音審注目下視也

楚人以目注物而不轉視曰臆。某名士酷嗜肉。素有三臆之名。三臆者。謂目視一瓣。筷挾一瓣。口嚼一瓣也。一日某名公招飲。故招與彼同嗜者共席。以看其爭臆爲樂。是日加意督烹。蹄一隻。芬馨透鼻。二人皆出其三臆故技。互爭一瓣。爭之不已。用手亂撕。撕碎一瓣。往口亂送。詎料蹄內有骨鯁。喉。創痛大叫。一座爲之闕然。

嘲搶食

予嘗三臆。以足令人捧腹。茲更臆長洲褚學稼前畫所記一則。尤堪令人軒渠。記云。錫山有華六癡。

者善搶食。有人以詩嘲之曰。未曾坐席手先抓。橫拖倒拽口內扒。帶汁連漿奚假問。吃光盤底露青花。嚼快嘴邊流白沫。咬穿齧肉現紅牙。隔牆聞得叮嚕響。知是鄰家華六麻。窮形盡相使人笑。不可仰。

爭錢利

甲乙二人。甲談於利。乙獨嗜利。一日二人閒談。甲曰。錢字從戈。利字從刀。錢與利皆殺人之器也。乙曰。不然。錢字從金。利字從禾。金者天下之寶貴之物。禾者人生不可缺之物也。

懶婦吃飯

一婦極懶。飲食動作。皆藉丈夫。彼惟知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而已。一日夫將遠行。五日方可回。恐婦懶作挨餓。乃烙一大餅。套在婦項下。爲五日之需。乃放心出門而去。及夫歸。婦已餓死三日矣。夫大駭。進房一看。項下餅只將面前近口之處。吃了一角。餘餅依然未動。

五世其娼

一粗心人。過年時。門前橫披上寫春光明媚四字。隨後完婚。又寫五世其昌四字。貼於其上。因紙裁小。儘前一貼。露出娼字。女旁。湊成了五世其娼四字。賀客臨門。抬頭一看。無不大笑。

新酒誓

千笑集

到俗酒德頤已膾炙人口。茲見塵海餘談載一則。亦堪博人一噱。載云。一人嗜飲。日在醉鄉。友力勸其戒嗜飲者曰。我本要戒。因小兒出門未歸。時時盼望。聊以酒澆愁耳。子歸當戒之。衆曰。賭咒方信。嗜飲者曰。子若歸不戒酒。教大酒缸把我壓死。小酒盃把我噎死。跌在酒池內泡死。掉在酒海內淹死。罰我生爲黜部之民。死爲糟坵之鬼。在酒泉之下。永不得翻生。衆友曰。令郎到底何處去了。答曰。杏花邨外。給我沽酒去了。

妙語解頤

或問擲升官圖者。最愛是德。恨者是驢。何以一入仕途。便與之相反。答曰。擲升官圖者。愛德亦不過爲餒耳。

辯子經

光復後。有志者莫不競去豚尾。以矯滿體。某頑固。執不肯動。引經義爲證。或曰。不剪辯亦有經義乎。曰。有。子不聞四書夫子之言曰。予豈好辯哉。辨辯同音。予不得已也。曰。既不得已。何不將辯子剪去。以求得已。某頑固。又效曾子語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豈可毀傷。子不聞乎。或人亦曰。天厭之。天厭之而去。

魯肅論

科舉時某縣縣試。有以魯肅論命題者。一卷首二句云。魯者鈍也。肅者敬也。見者大笑。余曰。此人文氣。頗清通。惜誤看題字耳。或問何字曰。誤看論字爲解字。

避忌諱

某達公最講忌諱。不許家人著綢綾緞。或問何故。曰。綢者愁也。綾者零也。緞者斷也。三字皆不吉。故避之。

遺囑

有極吝嗇人。臨死以身後事呼問諸子。長子曰。仰體親心。二寸棺。一寸槨。墓道士封。不敢從厚也。翁責其奢。次子曰。但以稿薦裹尸。棄之郊外。翁猶嫌其多費。三子曰。不若以大人遺骸。三股均分。屠而賣之。翁乃大喜曰。真我子也。復戒之曰。對門王老三。慣賴錢。千萬不可除與他。

要錢何用

有耍猴戲者。猴得一錢。固持弗釋。餌以果餅。弗釋。擲以綉服。卻走。弄猴人曰。畜生畜生。你既不愛。不愛穿。死命要錢何用。

狗相打

婦携一孩。忽見狗交。孩問母。母曰。狗相打。旁一人告孩曰。此乃狗交。婦怒甚。大罵不休。其人曰。大娘若再不休。我也要與你相打了。

比狗屁還要臭

有富翁偶放一屁。客語之曰。那裡柳南香。翁蹙額曰。我聞屁乃穀氣。以臭爲正。今反香。恐予壽不永矣。語者急以手招氣。嗅之曰。如今有些臭了。一客仰鼻連臭。縐眉曰。我這裡臭得狠。覺比狗屁還要臭。

也驚你一驚

一官出衙勘驗。半途遇雨。過青石橋時。前面轎夫脚一滑。幾乎跌倒。官吃了一大驚。當時不語。及回衙升坐大堂。備齊五刑。提轎夫至。抓籤欲打。轎夫苦苦求饒。不應。皂隸舉杖欲下。轎夫臀肉顛撞不已。官乃喝住皂隸勿打。責轎夫曰。你這該死的奴才。方纔我被你魂都嚇掉了。如今也驚你一驚。

野渡無人舟自橫

一夫多妻。爭夕不已。夫無法調處。乃獨眠一室。命婢相伴。婢固思春者也。夫百無聊奈。中夜吟詩曰。兩艘船兒獨自撐。一篙不到便相爭。思下句未得。婢忽嘆氣。其人曰。有了。因吟曰。梅香嘆氣因何故。婢急

續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其人又續曰。舟橫自有篙工在。婢曰。恐汝篙工力不能。因通焉。

嚴擊尖鬼

一人過緝私卡。見門懸「嚴擊奸宄」四字牌。曰「嚴擊奸宄」適一學究在旁。曰「先生認錯了。乃嚴擊奸宄。其人曰。放屁。明明是嚴擊弓弩。好去究辦私販。這麼說是嚴擊尖鬼。」（奸宄同音）

黃黑辨鬚

一人愛修邊幅。最惜鬚鬚。終日梳洗。每落一根。必再三憐惜。一日夫婦同眠。早起掃床褥。夫拾得毛一根。嘆曰。又可惜落了一根好鬚。妻在旁微笑曰。知道是你的。還是我的。夫曰。我的必黃。你的必黑。妻曰。黃黑兩人俱有。原不能辨。但看長短便知。長的固是你的。難道短的也是你的不成。

村夫勝過博士

美國耶魯大學天文學二博士。歸國後聚而論天之度數遠近。各執一說。辨之不決。一卹夫在旁解之。曰。天離地相去止三四百里耳。博士大駭曰。汝何見而云然。村夫曰。由下而達上。遲行四日可至。六七日間。一往一還。綽有餘裕。先生何爭辨之不決也。博士愕然問曰。汝說有據乎。曰。有不見夫世俗之送竈神上天乎。送於臘月二十三日。迎於臘月三十日。廿三日至三十日。不過七日耳。以一半之路核之。

僅三四百里耳。何遠之有。博士笑曰。汝說甚善。可以談天。

新藥性賦

張稽錢神賦。以足使人破迷。今更見墨餘錄。載新本草辨味。誌錢性一則。尤足使人解頤。急錄之。藉博一嗅。錢味甘大熱。有香。能駐顏彩。澤流潤。善療饑寒。能利邦家。惡賢達。畏濟廉。貪焚者服之。良。否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能役神通。鬼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灾。如散而不積。則有饑寒困乏之患。一積一散。謂之道權。衡有度。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衆。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己。謂之智。此七術精鍊。方可久服。令人長壽。若服之非禮。溺志傷神。切須忌之。

婊子生的

江西人口頭稱呼。無論何人。見面均呼老表。老學究某。最喜舞文弄墨。與人來往書信。都用猜謎語。時學究生一孫。友修信往賀。另覓友代作信稿。稿成謄清。其人與友商議道。我看此兩字嫌粗直。與這位老先生的信。須要有點文氣。他才敬服。友道這便難了。不稱令孫稱什麼呢。想了一想。忽大笑道。有了。就改個表（表婊同音）子生的罷。

不是狗骨頭

北人食麪。是其慣習。某甲年近古稀。齒力以衰。一日食麪餅。竭力大嚼。不料齧斷一齒於口內。某大罵道。這混賬的餅夫。將狗骨頭和在餅內。老夫齒爲之折。說畢。將齒吐出一看。心中明白。適其子在旁。忙取來一看。大嘩曰。爸爸悞矣。這何嘗是狗骨頭。明明是爸爸的朽齒。

誤講書旨

一教讀夫子。最喜晝寢。學生功課。日漸荒疎。東家憂之。一日。來書房閒談。問先生現講何書。先生曰。論語。東家曰。請講宰予晝寢一章。與學生聽。先生知其意。乃講曰。宰殺也。予我也。寢睡也。東家曰。先生講錯了。宰予乃人名。分開講。豈不是割裂句語嗎。先生曰。東翁倒不必如此費心。我就與你說明了罷。你就是宰了我。我也是要晝寢的。

研究製造問題

某新學夫婦。成婚之夕。男謂女曰。請先生登大舞臺。研究製造問題。女遲滯。男曰。先生若不承認。行將使壓力矣。女微頤曰。鄙人講大同主義。提倡男女平權。豈受壓制手段。如君方針。果在壓力。鄙人亦惟有堅持流血主義而已矣。

不敢問津

一人有潔癖。於女色亦極當意。一日蘇妓留之宿。心疑其不潔。使之洗。既上床。以手捫之。自頂自踵。且摩且嗅。摩至桃源洞口。仍不敢問津。又令其再洗。至再至三。不知東方之既白。不復同圓好夢矣。

嘲喜刊板

一先生最愛放屁。將椅子挖一窟窿。爲放屁出氣之所。東家見而問之。先生因述其所以然。東家曰。放屁只管放屁。何必要刻板呢。

嘲村學究詩

癡聾人誦嘲村學究詩一首。已堪笑倒。嗣見聲苑集載一則。亦足噴飯。近復見兩菴秋雨菴隨筆載一則。尤令人掩口葫蘆。並錄於此。同博一噱。一陣烏鴉噪。晚風諸生齊。趁好喉。嚙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千字文完。翻鑑略。百家姓。舉神。蓋就中有個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學庸也。詩爲海昌郭巨堯作。

咏錢詩

咏錢詩之佳者。如袁子才之萬物皆可愛。惟錢最無趣。生前招不來。死後帶不去。又千古帝王留下字。萬般人事讓兒驕。又解用何嘗非俊物。不談未必定清流。又孫子瀟咏曰。富翁一個如山重。蕩子千金

作浪拋無不刻。對入微。近又見兩般秋雨。菴隨傘。載周南卿一聯。云：眼孔小於窮措大。面形團似富家翁。妙語尤足令人噴飯。

先生誦文捉賊

一先生喜拋文。夜間有賊。犬吠不止。忙呼館童曰：小子蓋興乎？館童不解。又呼之曰：其有穿窬之賊也。歟？館童更不解。及至賊已入室。又呼之曰：速興速興。其有穿窬之盜也。館童更不解。竟被賊人偷去。先生大怒。罵曰：我先說其有穿窬之盜也。歟？歟者疑詞也。尙在有無之間。旣而曰其有穿窬之盜也。也者。決詞也。一定必有之詞也。汝因何不興？汝因何不興？

嘲學究

一莽夫苦不解文。因延一老儒課兒讀。自因亦聊解之無焉。一日教讀討好東家曰：如今令郎善對了。東家因請先生吃酒。東家當面出對試之曰：盤中魚。學生苦思不得。先生見壁上掛酒一壺。潛以嘴向牆而動。學生對曰：先生嘴。東家大怒。罵曰：媽的屎。

免得上下費事

一老人欲娶妻。嫁者見其鬚髮皆白。未必能事。不肯嫁之。老者屬媒人曰：包他夜夜有事。如一夜無事。

罰我拘溝一次嫁。者許之初。晚上床就。到門未入掛。號而已嫁。者大怒將。老兒拖到陽溝裡。令他拘完。方准上來吃飯。老人謂嫁者曰。我不上去了。求你把飯菜給我送到溝裡來罷。嫁者說。這是爲何答曰。我實對你說了罷。我豈止不能夜夜有事。我簡直永遠不會有事。免得我上來下去費事。

唱崑曲

上海妓院跟局小大姐。半是蘇產。碧玉華年。婷婷可愛。然足下率天足也。一日足痛。脫去一鞋。撫摩。適爲一客竊去。及覺已爲仲山子之化鶴飛去矣。乃噪蘇語大罵曰。落搭個短命人。搭奴打棚。呵。要殺千刀。妓知客所爲。代爲乞情。客乃返之。大姐曰。耐什個人。什階樣勿响成。奴阶隻鞋。有啥好賊。客曰。予唱驚艷落舟。如何不好呢。

阿拿來啊卵脬

一學究蒞東家妾美。見妾夕必倚欄望月。因吟詩挑之曰。無情爲有天邊月。照得相思兩地圓。妾不解。次夕徙倚如前。學究復吟西廂詞動之曰。扶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妾仍不解。又吟曰。春色惱人眠不得。因長嘆。妾異之。以告主人。主人曰。如此如此。次夕仍倚欄。學究仍吟前句。妾續曰。月移花影上欄杆。學究大喜。及入房捫之。乃主人也。主人曰。何事夤夜至此。學究急智頓生。曰。阿拿（寧波語）來與東家。

嗚卵牌。

請官認字

一惡棍。專寫不成字體之字。詛人家教。學藉以驅逐。人皆恨之。一日。府官下鄉勘災。衆人曰。你敢寫字。與府官認。算你是好的。棍曰。我就寫。即在牆上大書一氣字。下註請府大老爺認明此字。方能過去。府官見了。問。是何人胆大敢叫本府認字。鄉約回明原委。府官命傳來。問曰。這字本府不識。你且說是何字。棍曰。此是漂字。府官曰。我也有一個字。你且認認。即書一箇字問曰。此是何字。棍曰。這字。小人也不識。府官命衙役拉下去打。告曰。此是拍字。竹板打在肉上。拍拍的响。即是此字。棍負痛曰。大人開恩。知府曰。你下回還敢漂乎。棍曰。不敢了。知府曰。你如其再漂。本府就要再拍。

妙對

上海妓院林立。一切溝道。污穢不堪。殆與金陵秦淮河之水比亞焉。有人套聯以描摹之。云。十里通溝。流不盡屎尿。屁膿。髓（音松上聲）紅淋白帶。萬人如海。得聚來娼。優龜鴉。廳綠黛青。翠。

蘇人某

湯某者。蘇人也。性慳吝。性猶滑稽。一日同數友。譏於一品香菜館。友皆飛騰叫局。客問君叫何人。湯某

曰。我可。不。叫。客。曰。然。則。無。局。乎。湯。某。曰。非。也。我。姓。最。佳。是。以。不。叫。客。詫。異。曰。難。道。姓。湯。的。人。叫。不。來。局。麼。湯。某。曰。君。不。知。湯。麵。餃。之。謂。乎。我。既。姓。湯。可。以。免。叫。矣。合。座。聞。之。莫。不。絕。倒。

比手勢

某甲好諧謔。時惡作劇。一日於市見某氏子。肘間挾一大碗。蓋買食物也。某驟然至其前。以手作勢。曰。小孩兒。你媽媽的有這麼大。某氏子怒。忘其肘間有碗。急張手如某曰。你媽媽的也。有這捫大。而碗墜地粉碎矣。

六品藍翎

一女年幼。許於某別駕。某體壯碩。母慮初婚不能承授。莫若用雞卵先期開破。免臨時受苦。不意卵滯突入。猝不能出。夾以過門。臨行事。始爺鑽研良久。格格不入。大呼曰。媒人騙我。娶一石女矣。姑不信。上床一看。乃罵其子曰。畜生。虧你還是一個通判。不開眼。連一個六品虛銜也沒見過。幸而毛尙未長。若長了毛。還是一個六品藍翎呢。

有些疼

有娶後婚者。初夜交合。夫將那話兒放入。而婦不覺也。問夫曰。進去否。夫曰。早進去了。婦遂假蹙眉曰。

怪不得我此時有些疼。

真正好先生

某村夫延師教讀。有踵門自薦者。某出聯云。園中牛食菜。對曰。山上鹿含花。某疾呼曰。不對不對。真面慚去。後一人至。某又出聯云。塘中魚滾浪。其人對曰。捉起來煮湯。某大爲贊賞。曰。真正好先生。

妙對

近又見贈前清知府一聯云。見州縣則吐氣。見道臬則低眉。見督撫大人茶話。須臾只解得說幾個。是是有差役爲爪牙。有書吏爲羽翼。有地方紳董袖金贈賄。不覺的。笑一聲。呵呵。穩切而工。足令人撫掌。

借以作枕

某生讀書僧寺。一日呼童取書。僧適在側。命童以昭明文選進。生曰。低。再進兩漢書。仍曰。低。又命進史記。更急曰。低。低。復以左孟莊騷并進。仍呼低不止。僧大駭。走問曰。居士苟熟數書之一。以不愧稱學者。而頻頻呼低何也。曰。予非讀也。特借以作枕耳。

不要動手

千笑集

一醫生被人猛撞一下。不覺勃然大怒。舉手就要打其人曰。小子誤犯。罪有應得。甯甘受尊。腿踢兩脚。求勿動手。醫者奇而笑曰。却是何故。曰。踢兩脚不過痛一痛。你老人家一舉手。我的命就難活了。

醫妒

有婦甚妒。恐夫有外遇。常以長索繫夫足。夫密與巫媪謀。乘婦眠。以索繫羊項。而自走避。婦覺。牽索而羊至。大驚。召巫問。巫曰。娘子惡極。先人怪之。故郎君變羊。若能改過。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巫令齋戒七日。舉家悉避於室中。祭鬼神。祝羊還復本形。夫徐徐還。後復妬忌。夫伏地作羊。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於是不敢復爾。

嘲面麻

嘲面麻之詩。不一而足。如飾天牌。烘爐蓋。雨洒灰台。霞洗斑點。在石榴皮。翻轉來。葵花帶子。向陽開。珍珠堆砌。螺螄密排。去衣包。穀顆現出來。菱花浮水面。榆蔕遍地裁。從一至十。靡不字字形容。盡致。近更得一首。雖是改竄原文。亦頗有趣。亟錄之。看君滿面好文章。密點濃圈不計行。若或走從花下過。靈蜂錯認是他鄉。

佳謎

予健忘。所見佳謎。率過眼雲煙。多半不能記憶。惟憶予友塵夢。以小詞一首射孟子晉國天下莫強焉一句。甚佳。詞云：普濟寺草離離。空花園。或借棲夫人有病頭難起。一炷香告神祇。薄暮日沈西。雖有約。負佳期。張生長別離。錯認了白馬將軍至矣。詞須晦澁。而意趣極佳。又明月半依雲腳下。殘花並落馬蹄前。射一(熊)字亦工。

妙問

予昔居漢口楚報時。友示師生問答數則。語奇而趣。錄之以資談助。師謂學生曰：凡事當從下做起。學生曰：然則掘井當如何？又學生問：月與日孰大？師曰：日大。學生曰：何以積三十日始成一月？學生作漿字。師曰：將勿釐字之誤。學生曰：釐火在尾。宜作漿也。

中國世界史

某學究向書肆購中國世界史。徧購不得。末至一家書賈。答曰：中國世界史尚未出版。僅有亞洲地球圖耳。學究喜曰：畢竟爾家是大書店。能知中國世界史之名。

烏龜巡撫

清道光間有烏某者。巡撫浙江。頗留意海塘。且於考試書院。極爲認真。杭州人士譏之。爲對云：畢生專

梁三書院蓋世功名。一海塘。又烏膏臨試某書院。院中例供諸生食飯。諸生爭食。至於攘奪。烏笑曰。好一羣老鼠。語甫畢。瞥見一紙在公案上。取視之。乃一對曰。鼠無大小。皆稱老龜。有雌雄。總姓烏。莫得主名。一笑而罷。

藥渣變的

某甲晚年得子。不慧。嘗對人嘆息。其妻載指嘗曰。我原說有一子。已足。汝必欲再生一子。日令我服藥丸。遂生此子。此子乃是藥渣變的。烏得聰明。聞者無不大笑。

家裡現成桌頂

一翁偷媳。媳不從。訴於姑姑。曰。這老烏龜很像他老子。都有這個毛病。媳知是世襲。從之。事畢。翁謝媳曰。多謝娘子美情。媳曰。爹爹休得如此客氣。自己家裡現成的東西。又不費事。那里謝得許多。

米

一婦與人私通。正在房中行事。丈夫叩門。婦即將此人裝入米袋內。立於門背後。丈夫入見。問曰。又袋裡甚麼。婦人不能對。其人從又袋中應聲曰。米。

做戲

一翁富而不仁。老而無子。常在神前獻戲。虔求生子。夢神告之曰。爾刻薄成家。理應絕嗣。念汝一片誠心。賜汝一子。後果生子。因唱戲而生。即名之曰伶兒。及長大。有瘋疾。每發必唱戲方能止。戲止則病發。老夫婦溺愛情深。只得日事聲歌。仰承色笑而已。孰知卜其晝未卜其夜。忽於夜間其瘋大發。兩夫妻驚惶失措。乃安慰其子曰。夜半無處看戲。我二人作戲給你。於是脫衣上床。翻雲覆雨。倒鳳顛鸞。真是聚精會神。有聲有色之戲場也。其子呼且罵曰。我不看這個戲。我要看那個戲。這個戲無行頭。鑼鼓。我不看。父一聞此言大怒。說你這娃娃也太豈有此理了。皆因夜間沒得戲。我二人才作這戲與你看。你不看這個戲。要看那個戲。那個戲乃是求你之戲。這個戲乃是生你之戲。我二人當初如不做這個戲。你如今還看不見那個戲呢。

驗鴨

主人請客。酒菜淡泊。鴨子瘦而小。一客謂之曰。我昨日下午鄉。遇一官相驗。乃是一隻死鴨。主人曰。豈有驗鴨之理。客曰。親見填寫屍格。驗得已死鴨子一隻。仰面色黃。眼閉口開。肚腹塌陷。兩肩聳。兩腿伸。項下有刀傷一處。寬三分。深抵骨。骨未損。乃係生前挨餓。病後受傷身死。

記夢詩

千笑集

有人愛作日記。夜作一夢亦記之。一夕作一夢甚奇。乃作述夢詩四句。夢境亦奇。俄鬻門一盜。開。彷彿要拉屎。越拉越進來。蓋被人龍陽也。

最後五分鐘

甲乙兩人邂逅於途。乙握甲手曰。知君善說謊。鄙人可得而聞乎。甲曰。今非說謊之時。乙問何故。甲皺眉倉皇答曰。令尊困於二警。已奄奄一息。君欲報答劬勞。惟此最後五分鐘耳。安有方寸對余要求。無謂之言笑哉。乙適客外方歸。尚未抵家。驟聞此言。惶遽奔回。翁精神矍鑠。泰然無恙。詰朝遇甲。乃斥之曰。昨何故相欺。甲從容應曰。君命我說謊。故以此相給耳。

尙有補救

邇年病時事者。勸曰。國人眼光最近。只顧目前。或慰之曰。近日市上。吒力。克。大。行。少。年。十。有。八。九。戴。近。視。眼。鏡。眼。光。雖。近。尙。有。眼。鏡。以。補。救。之。也。何。歟。爲。

白鵝變黑鴨

有賣鵝者。因欲出恭。置鵝在地。登廁後。人以鴨換鵝去。其人出視。嘆曰。奇哉。一時不見。如何便餓得。恁。破。黑。瘦。了。

英美文字讀法

有某生稍知英文。卽充某學堂英文教習。一日某生持一商標問其上。所載何字。某熟視不能答。良久始曰。此非英國字。乃美國字也。學生未知欺已。復問英國字與美國字何分。某曰。英國字自左讀。至右。美國字自右讀。至左。學生點首稱善。

新地理

某學堂地理教習上課。謂中國與美國交通最難。因有喜馬雅山相隔也。中國與日本交通最便。因有東清鐵道相通也。學生大譁。教習曰。吾言不錯。汝所知者。舊地理耳。我所言者。新地理也。或曰。滄海桑田。本無定局。安知千萬年後。海不變爲陸。陸不變爲海耶。某教習所言者。蓋未來之地理也。

祖宗尙在睡覺

一老陝驟富。欲畫影像懸之祠堂。託一鄉人去辦。誤買春冊一軸而歸。老陝不知也。到祭祀之期。男婦咸集。老陝打開一看。謂衆人曰。你大家等等再來。咱的祖宗還在那裡睡覺呢。

孔子著清裝

千笑集

近見巴黎某雜誌卷中插杏壇圖一幅先師中坐翽頂輝煌傍立數人皆有辯且隱約有劉海園孔子如此洵異裝矣余案以甲國人談乙國事大率類此吾願吾國譯西書者慎勿蹈其故轍也

騎驢償足

客有稅驢而騎者中道驢蹙而墜客伏地呼痛責驅驢者償足驅驢者惶恐百計求免乃揮之去去既遠客立起足固未傷也或問曰先生詐言傷足何也客曰吾不言傷足彼必責償驢足我故佯言傷足也

變菩薩

俗人信果報之說謂殺雞則來生變雞殺犬則來生變犬某公戲謂曰然則莫如殺人來生猶得爲人也余謂殺人僅得爲人耳若殺偶像則來世必變爲菩薩

幾乎熱殺

有暑月帶毡帽而出者熱甚歇大樹下以帽當扇良久稍解謂人曰今日若不帶此帽出來幾乎熱殺

呆大

一人見賣螺螄者喚住要買問幾文錢一劬賣螺者笑曰從來海螺是蠢的其人喝曰難道不曉得問

你要幾多錢一尺嗎。

酬謝遷居

一人好靜。而所居介於銅鐵兩匠之間。朝夕聒耳。甚苦之。常曰。此兩家若肯遷居。我甯可作東款。一日兩匠並至曰。我等欲遷矣。先生素許東道。特來叩領。其人大喜。盛宴款之。席間問之曰。汝兩家遷往何處。答曰。他搬在我屋裡。我搬在他屋裡。

你要何往

一人賦性呆蠢。不通文墨。途遇一友。友問兄何往。此人茫然不能答。乃記何往二字以問人人。知其呆。故戲之曰。此乃惡語罵兄者。其人含怒而別。次日復遇前友。仍問兄何往。此人遽潰然曰。我不是何往。你倒要何往哩。

家書引經義

有代人婦作書寄夫者。稱其夫曰。伯人。詰其說曰。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是稱夫爲伯之證也。

周學究

鄉有周學究者。性好險。一日與某甲同航入城。甲攜一紅血綠裡之被。周覘視之。陰書一紙曰。紅面子。

綠夾裡。以塞甲被角中。及泊舟。周從容攜被登陸。甲奇而訊之。周堅稱已物。甲怒與之爭。爭不勝。因赴官。官問甲有憑否。甲曰。是我被。何用憑。又問周。周出紙示之。官遂斷被歸周。甲懊喪而出。至門。周笑謂曰。此固汝被。前特與汝戲耳。今歸汝。甲喜接之。周又忽大呼。甲却其被。衙役聞之。牽甲復告官。周訴曰。吾方携被出衙。彼即奪去。幸衙役追得。甲辯不直。杖數十。號痛而歸。

和尚吃魚

某僧喜茹葷。隣有某生。亦老饕。嘗就其食。僧惡之。一日烹魚。與徒私計曰。倘隣生來。卽藏之。馨內。事爲生所知。僧方大囁。生適至。徒急取馨覆之。生佯笑謂僧曰。今有友搬家。囑書一聯。將上句向陽門第春。常在七字書成。而下句只記得積善人家四字。餘三字難續。僧曰。慶有餘。生大笑曰。馨有魚。何妨。擊出來吃呢。

莫怪莫怪

有饕餮客。一日與友同席。自言曾在何處識荆友。茫然。肴核既陳。客低頭大囁。手不釋筷。友恍然曰。是了。會便會過一次。老兄終席不曾抬頭。所以認不得尊容。莫怪莫怪。

這般尊貴

一盞生出遊。見廟中有盞生娘娘塑像。歸謂妻曰。原來我們盞生。這般尊貴。連你的像早已塑在廟裡。

五官爭論

口謂鼻曰。人非食不生。食非我不下。爾何恃功。反居我上。鼻曰。香臭之辨。我實主之。爾若無我。早食屎矣。口語塞。鼻以傲眼。眼曰。以別昏明。以分南北。爾若無我。早被傷矣。其鼻語塞。眼以詰眉。眉曰。我便讓你看你還像個人麼。

二士避災

街市失火延燒。及比鄰星相二士。二士方欲遷避。旁人止之曰。汝兩家包管燒不著。何必搬移。二士曰。火已到矣。如何說此太平語。曰。你們從來不曾著過。難道今朝反會著起來。

瞽者被打

二瞽者同行。相謂曰。世上爲瞎子最好。有眼人終日奔波。不及我們心上清閒。好學着乃爲官過。其衝犯鹵簿。責而遣之。一瞽曰。畢竟還好。若是有眼人。打了還要問罪。

幾乎打殺

有應受官責者。以銀三錢。雇隣人代往。其人得銀。欣然願替。既見官。官喝打三十。方受數杖。痛極。因私出所得銀。盡賄行杖者。得稍從輕。其人出謝前人曰。蒙公賜銀救我性命。不然。幾乎打殺。

專治淋濁

女學校招生。貼一廣告於市墻。恰有藥房貼廣告者。後至。將專治小便腫爛五淋二濁之廣告。黏於女學校廣告之下。適將其招生二字遮蔽。合成某某女學校。專治小便腫爛五淋二濁。見者捧腹。

一門都在書上

有王姓由監生捐納知縣。謁選得官。初蒞任。觀風命題。吏呈四書一部。至翻得有牽牛而過堂下者一章。忽問那王見之是何人。答曰。此王誦之之兄也。又問那王曰。然。是何人。答曰。此王曰叟之弟也。曰。奇得狠。如何我王氏一門。都在書上。答曰。這個自然。

屎在口頭

學徒問師曰。屎字如何寫。師偶不省記。沈吟良久。曰。方在口頭。如何再也說（撮）不出來。

沒在肚裏

有將赴試者。憂悶不已。妻謂之曰。看你作文如此之難。好像我生產一般。夫曰。還是你們生產容易。曰。

怎見得。夫曰。你是有在肚皮裡的。我是沒在肚皮裡的。

如何當得起

一武職素不識字。以事被劾。使人念劾本云。所當革職回衛者也。因痛哭曰。革職回衛。還是小事。這者也二字。如何當得起。

學生妙語

有人問一小學校學生曰。汝校課程若何。答曰。英國。歷代。地圖。問者茫然。學生曰。英文。國文。歷史。代數。地理。圖畫也。

迴文妙詩

迴文詩能倒誦。巧矣。近更見有作迴文詩者。順誦倒誦。其文無二。不更巧耶。詩如下。處處飛花飛處處。潺潺碧水碧潺潺。樹中雲接雪中樹。山外樓遮樓外山。

李白父名太白

或問太夫人三字何解。或答曰。凡稱人長輩。則加一太字。故稱人妻曰夫人。稱人母曰太夫人。問者曰。善。吾昔讀千家詩。見有李白。又見有李太白。疑爲一人。今聞先生言。始知李太白乃李白之父也。

人變爲魚

余隱几臥。聞二三友人談曰。自空中飛艇行。可使空氣之用。等於水矣。余曰。嗟夫。空氣變爲水。人其化爲魚乎。

嘲跛子聯

嘲面麻之詩。予已載入此集矣。今更見某氏雜記載有一則云。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何故亂加圈。又贈跛子一聯云。世路盡羊腸。行行又止。先生移鶴趾。飄飄欲仙。二作皆以頌爲諷。用筆極趣。

巧對

解人頗多巧對。茲摘其尤雋者。以博一曝。如集藥名艷對云。紅娘子恨煞檳榔(郎)半夏無茴香(回鄉)消息。白頭翁喜行斲艾。人參有續斷姻緣。又鶯入榴花似火燒黃金數點。對云。鸞棲荷葉如盤堆白玉一團。又日晒雪消檐滴無雲之雨。應云。風吹塵起地生不火之烟。又折字對云。鴻是江邊鳥。對者曰。蚤爲天下虫。又棗棘爲薪。截斷分開成四束。對云。閨門起屋。補少移多作兩間。又涼雨洒窗。東二點西三點。對曰。切瓜分片。上七刀下八刀。均如此類。巧不可諧。

藥院滋苔綠

某君嘗爲其友書扇。書唐人王昌齡隱居詩一首。友覽之不樂。或問其故。友曰（藥院滋苔綠）一句。不吉。或戲曰。此句正吉。祥語也。藥院。苔。滋。綠。長。則院中久無人到。可知矣。藥院無人到。則不服藥。可知矣。何不吉之有。

不亦快哉

兩和尚登樓。一曰。登樓一望。數里之內。園林如在目前。不亦快哉。言時。適有火車過。一和尚亦曰。登樓見火車如飛而來。不亦快哉。樓下一滑稽者過。續曰。一口吞了兩個大湯圓。不亦快哉。

老前輩

一婦人再醮。與後夫甚睦。及清明。謂夫曰。前夫待我厚。我欲到坟前祭掃。夫曰。甚好。我與你同去。來至坟前。夫問婦曰。你已嫁我。你哭他用何稱呼。妻曰。夫是我。天他是先。天你是後。天我哭他。先。天爲是。婦人於是慟哭。後夫見其哭之慟。情不自禁。亦欲同哭。妻曰。你哭他用何稱呼。夫曰。他娶我在前。我娶你在後。你稱他先天。我自好稱他老前輩了。

閻王怕色鬼

一色鬼宿柳眠花。淫蕩無度。家止一妻。雲雨之事。竟無虛夕。其妻疲於奔命。已至厥厥瘦損。閻王查知。

此事命兩小鬼拘之。小鬼傾勾魂牌。潛至色鬼家中。先在窗外竊聽。聽婦人說。你饒了我罷。我實在攔不住。你再闖了。我已經成了鬼了。色鬼說。我全不管。就是鬼我也要玩。兩小鬼一聞此言。大驚。抱頭鼠竄而去。來至陰曹。見閻王以實告之。王勃然變色曰。這色鬼好大胆。連你兩個都放不過。不知他問我沒有。

婦人哭夫

世上惟婦人最會哭。亦惟婦人最會假哭。一婦夫死。哭之甚痛。抱棺披髮而哭。見人來。更大哭。并曰。我願隨你去。哪。正哭得高興。被棺縫兒把頭髮掛住。婦人大驚。忙改口曰。你別拉哪。我不去。哪。我不去。哪。

嘲舉子

一舉子年少而美。每入場。即夢人戲其後庭。然總格格不能入。從此屢得此夢。屢落孫山。殊覺不快。後又進場。仍夢如前。覺身後物挺然特入。與前夢大不相侔。甚覺欣幸。自謂今科必中無疑。既而思之。覺被人狎睡時。不像是夢。復又思之。險直的不是夢。

薑醋豆腐湯

一人獨坐書齋。爲友人題詩。鐫箬得一句云。萬種辛酸共汝嘗。自謂頗有寄託。嗣吟思下句。久不屬。窗

外忽有代聯者曰。一碗羹醋豆腐湯。奇而饒之無人。始知鬼戲已也。

孔夫兒

有塾師謂館童曰。子字與兒字通用。館童曰。然則孔夫子亦可稱孔夫兒乎。

縮腳詩

舊有嘲閩唇者云。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於其所不知。蓋一老翁貌似土地。有嘲之者曰。入疆闢。入疆蕪。諸侯之寶三。狄人所欲者。吾嘗妙不可諧。

嘲奚姓

有友人咏奚姓者。用四書七字吟云。奚奚奚。此物奚。雖多亦奚。子之迂也奚。虞不用百里奚。如此則與禽獸奚。

嘲虛名

車胤囊螢讀書。孫康映雪讀書。其貧不較學可知。一日康往拜胤。胤不遇。問家人曰。你主人何在。答曰。到外邊捉火螢虫去了。已而胤往拜康。見康立於庭下。問何不讀書。答曰。我看今日這天色。不像要下雪的光景。

笋炒肉

一人延師。供膳濫泊。而頗文雅。題東坡語於書室。曰：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師正苦庖肉不繼。戲續其下。曰：若要人瘦又不俗。須要餐餐笋炒肉。

吃蘇團

一秃子。禿的光板無毛。溜滑淨肉。將欲娶妻。惟恐新人恥笑。預將牆上開一大洞。新人過門。入房即摘帽鑽入洞內。非吹燈不肯出頭。次日黎明。仍戴帽出門而去。妻甚疑之。乃自忖曰：我自從過門。總未見過新郎之面。入房即埋頭不出。不知是何緣故。趁其未歸。先將飯鍋放在洞內。俟其歸來鑽洞。觸飯而出。定見其面。此計甚善。秃子到晚間。施施從外來。進房又望洞內一鑽。那秃屍恰恰撞入飯鍋之內。越緊拔出。對新人曰：拙夫今日回家。無別物可敬。請娘子吃一個新出鍋的大麻團。

宰相撐船

一京官年邁。精力衰耗。房事不能暢舉。其妻少艾。慾火方熾。情不自禁。遂與僕私。然必俟老爺五更當差走後。始能暢所欲爲。妾謂僕曰：我兩人如此親密。每苦於爲時不久。若使老爺早早出門。我們方能多多歡樂。僕曰：我有一計。後院樹上烏鵲甚多。今夜三更。我將烏鵲打起。你在房中。即呼天明。促其出

門。我兩人盡半夜之歡。豈不甚妙。妾然之。至晚依計而行。老爺聞鴉叫驚起。匆匆出門而去。行至公署門。還未開。又聽鼓打三更。天氣甚早。仍回家中。尙未關門。走至上房。聞房中有人說話。細聽乃僕妾交婦之聲。又聽僕與妾曰。我愛你身上好似粉團一樣。妾與僕曰。我愛你身上好似棉花團一樣。那像老討厭的。好似乾柴棒兒。放在爐內。燃也不燃。老爺聞聽大怒。欲要發作。又恐醜聲外揚。只好忍氣出門而去。差畢回來。與妾共飲。謂妾曰。我與你各吟詩四句。如詩不好。罰酒三鍾。妾曰。願聞。老爺說。打起烏鵲驚早眠。粉團緊抱棉花團。可憐討厭乾柴棒。投在爐中燃不燃。妾聞此詩。暗驚敗露。乃以詩解之曰。恩愛夫妻已數年。蒙恩蒙養感難言。大人不見小人過。宰相肚裡好撐船。

歇後詩

一先生隨棚看文。出門日久。不免思家。乃作歇後詩一首。已成六句。恰值學台進門。問先生曰。頃聞吟哦之聲。想是作詩。欲求佳作一觀。先生因是思家之詩。不好給看。學台執意要看。不得已將詩稿呈出。詩曰。拋却犁子寡。來看未喪斯。可憐三月不。竟染七年之。半折援之以。全昏請問其。學台看完。笑曰。此詩尙少兩句。乃續之曰。且等子游子。棄甲曳兵而。

何快如之

千笑集

一醫生自將長子治死破題。云長子死焉。其爲樂可知矣。夫父爲大夫。子疾病。應勿死。而今亡矣。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焉。又以小解爲題。破承云。持其柄而搖之。雖有存焉者寡矣。夫柄不持。便不利。持不搖。滴猶存。持而搖之。孔門閉而脹滿頓消焉。何快如之。何快如之。

削尖些呢

一女已字人。笱期未娶。遂與人私。嫂知其事。一日婆家通信要娶。女商之與嫂。嫂曰無妨。我當初亦是如此。臨時我自妙法。吉期已到。嫂暗將印色交與女。曰。臨時將盒內之紅抹。之女如教。母知姑爺胖大。姑娘瘦弱。恐難招架。親身送至婆家。是夜女暗將印紅抹上。不想太抹多了。事完。姑爺只覺身上黏滯不堪。不知何物。候至天明。到後院解衣一看。大駭。趕緊用小刀刮洗。丈母見姑娘房門一闔。卽進房查看。見滿褲通紅。說道不好了。我女兒被姑爺弄大發了。連忙尋找姑爺。尋至後院。見姑爺背身不知作何事。前進一看。大怒。曰。好一個沒良心的。你將我女兒弄成那個樣子。你還不算數。你還在這裡削尖些呢。

李白受騙

桃花潭在安徽涇縣。以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一詩得名。相傳白將至涇。邑人汪倫

邇以書曰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千樹桃花先生好飲乎此地有萬家酒店白至倫曰千樹桃花者有地名桃花潭也萬家酒店者酒店主人姓萬也白聞之一笑臨行贈以詩文人韻事遂流傳千古矣

奪不去

袁子才詩云萬物皆可愛惟錢最無趣生前招不來死後帶不去或仿其調作詩云萬物皆不愛文章最有趣好手作得來庸手奪不去亦佳

有備無患

某甲不病而藥乙問之甲曰書云有備無患吾先服藥則庶幾可無病也乙曰君何不先入壙則庶幾可免死歟甲無以對

至今未出

西國有兩婦人爭誇其夫之勇其一曰吾夫可潛伏水中三小時不出其一曰然則尚不及吾夫吾夫自前年沈於海至今尚未出也

香焦

某佩白蘭花於襟隔宿猶不棄已憔悴不堪而某未之知也某甲忽見之驚曰汝佩香焦傲甚麼聞者

大。笑。不。已。

聞鼻烟

一瞎子夫婦同床。妻暗約一人與之交合。夫聞聲問曰。是何處响。妻曰。想是隔壁吃水烟。不要管他。少頃。又响。瞎子曰。好奇怪。這响的聲音不遠。覺是一抽一抽的動。不像喫水烟。倒像在那裏聞鼻烟呢。

龜蛇對

一秀才夏日於池塘浴身。被蛇將下身齧了一口。血流漂杵。秀才怒極。將池水涸乾。果見一蛇。綠質白章。用劍斬爲兩段。一面淨身。一面作對曰。斬斷蛇足千個綠。洗出龜頭一點紅。

有大人那們大

四川眉縣多猴。一日縣官謁見大憲。談完公事。大憲閑談。問曰。聞得貴縣出猴子。不知都有多大。答曰。大的有大人那麼大。既而覺失言。乃惶悚欠身復言曰。小的有卑職那麼大。

對不上

一詩客狎優宿娼。縱情花柳。一日跟兔與撈毛的同來催請。詩客曰。我一人如何到兩處去。我出一對。誰對得上。我到誰家去。二人說粗俗的尙可。詩客曰。肚臍眼跟兔的曰。我對屁股眼。詩客曰。對不上。跟

鬼的曰。肚臍眼對屁股眼。還說對不上。想來不好男風。撈毛的曰。我也對肚臍眼。詩客曰。更對不上。撈毛的曰。肚臍眼對肚臍眼。那才真對上了。你還說對不上。你這個人不但沒開過眼。簡直的不懂眼。

能戰幾回

黃帝御三千六百女而成仙。後人祖爲探戰之術。一老翁欲用之。廣置姬妾。日夜鬪戰。誰知屢戰屢北。遂成虛勞之疾。猶自強戰不輟。延醫診視。醫云。腎氣大虛。精髓已竭。非峻補不可。老翁曰。虛不虛且勿論。不知我還有腦髓沒有。醫云。骨髓雖竭。腦髓尙在。翁喜曰。想不到我還有腦髓。請問先生我這腦髓。還够戰幾回的。

罰變烏龜

貪字之形近於食。未有貪而不貪者。有一人極貪而貪。因貪而死。窮魂渺渺。來至幽冥。閻王遂判之曰。你這孽鬼。在陽世貪得無厭。終窶且貧。貪不能安於食。妄想貪求。作孽多矣。應罰去變禽獸。昆蟲之類。貪鬼曰。罰我變禽獸。昆蟲。實不敢辭。但求大王格外垂憐。俯准我擇主而事。王曰。何擇。答曰。若教我變走獸。我要變伯樂之馬。張果之驢。若教我變飛禽。我要變右軍之鵝。懿公之鶴。若教我變昆蟲。我要變莊生之驢。子產之魚。王遂赫然怒。指而罵之曰。你這孽障。如此揀擇。與陽世之作官而揣缺之肥瘠。

者何異。當罰作烏龜。既是怕窮。令常常縮頭。既是多貪。令終歲喝風。却食不着一物。貪鬼乃恍然曰。我雖然未嘗作官。却知道作官的罪孽不小。

嫖客愛潔

一嫖客極愛潔。妓女百般情趣。尙多憎嫌。妓將陰戶用百花薰香。嫖客揭被一聞。乾香透鼻。美不可言。乃大駭曰。原來是一個薰烟的朋友。又望下聞。聞到極妙之處。其味又醇又癮。恍然曰。敢問還是一個聞洋烟的老官。

蘑菇頭樣

有一新姑娘出嫁回門。其母慌忙接出。見了女兒心疼。忙問你婆婆待你好不好。姑娘說怎麼不好。叫他兒子與我一個被窩裏睡。母親忙用話啗曰。我沒問你婿。姑娘說。女婿怎麼不好。一夜裡撲之抱之的。母親說。這是什麼樣兒。姑娘說是蘑菇頭樣兒。母親急曰。真真怎樣好。姑娘哭曰。媽媽見了好東西。就要搶人家的了。

劉坤二

清劉坤一。任甯江總督時。一夕夢中獲一賊。劉親鞠之。訊其姓名曰。小的亦姓劉。名坤一。劉大怒曰。豈

有劉坤一而作賊者乎。賊應之曰：小的本不作賊，實爲差役誤拘也。公曰：然則何爲暮夜入吾署中？賊曰：因大人與小的姓名偶同，竊欲一規大人之顏耳。時有幕友某在旁，正色謂之曰：爾今後應改名爲劉坤二。賊領首曰：小的與大人本則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今賜名坤二，亦何妨？劉服其辯笑而釋之。

有些賊形

一富翁同友遠出泊舟江中，偶散步上岸，見壁間題江心賦三字，錯認賦字爲賊字，驚欲走匿。友問故，指曰：此處有賊，友曰：賊也，非賊也。其人曰：（賦富全音）賦便賦了，終覺有些賊形。

小兒科

有人畜一金絲犬，愛同珍寶。天寒恐其凍壞，內外室各用小棉褲爲窠，俾其好睡。不意此犬一日竟臥在小兒搖籃內，主人見之大笑曰：這畜生好作怪，既不走內窠，又不往外窠，倒鑽進小兒窠。（三窠字音同科）裡去了。

皇帝不公道

一官欲置妾，畏妻干預，因給妻曰：皇帝命我娶妾，勅旨在此，妻果懼。一日夫出，私啓視之，見正月六、二月小喜、日原來皇帝也有大小，有看見三月、大、四月小、日到分得均勻，及看至五月、大、六月、大、七月、大。

八月小九月小乃大怒曰有這樣不公道的皇帝涼爽天氣竟被他占了受用如此熱天反都派與我

正爭此一夜

某甲方購得美人畫軸乙要其相贈甲許以明日乙堅不可幾至川武適有丙至爲排解曰今日明日相去僅一夜耳何斤斤爲乙曰吾之所以斤斤者正爲此一夜也其言愈痴愈聰明

筆墨笑談

中國筆墨二字卽爲文字代名詞有某甲稱某乙筆墨好乙曰筆乃湖筆墨乃徽墨也烏得不好談諧最爲得體又某甲至某乙館中索筆書箋見筆穎多秃曰何爾館中竟無一枝好筆甲誤爲諷己也大恚揮以老拳乙瞪目良久猶未知其故斯真粗莽之尤者矣

撫絃歌

黃浦之濱有少年撫絃而歌曰日入而作日出而息沽酒而飲烹肥而食總統之力何有於我哉

茶譜銘

茶不在高有著則名著不在勤弗悔則靈斯是茶譜惟吾得情精明無懈局草率不進贏談年有國士往來無賭精可以調素心役神明無呼盧之亂耳無籌馬之勞形茶論子兒在著著見將軍管子云阿

臭之有。

三者備矣

一生弱冠游庠。不循矩度。學官示以對曰。賭錢吃酒偷老婆。三者備矣。生應聲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

烏龜吟詩

蟬與黃鳥蝴蝶烏龜密蜂結爲兄弟。設筵同席共飲。蟬曰。我出一令。每人說俗語兩句。要切己自警之言。衆皆樂從。蟬曰。金風未動蟬已覺。暗送無常死不知。蝴蝶曰。願從花下死。作鬼也。風流黃鳥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密蜂曰。探得百花成密後。一生辛苦爲誰忙。臃了烏龜。一時說不出。急得把頭望外。長伸。可巧被玩童看見。拾磚打中龜頭。烏龜把脖子舉回一縮。說我有了俗語了。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賣水酒詩

夫婦造水酒出賣。沽酒者與賣酒者作問答詩一首。頗可解頤。夫問妻曰。天一生來竟若何。妻答曰。甕中壬癸已調和。沽酒者曰。有錢不買金生麗。賣酒者曰。前面青山綠更多。

看上了

一婦人訴其夫曰。隔壁老三。他常常看我。夫曰。理他作甚。婦人曰。我今日對你說。你不在意。以後被他看上了。却與我不相干。

厚臉鬼

一師設帳課徒。一夕談文燈下。忽見疎檣中有鬼探首而入。窺其面初如箕。繼如釜。後更大如車輪。眉如簷。眼如鈴。兩頰高厚有尺許。堆積俗塵五斗餘。睨師微笑。取所著之書示之曰。汝識字否。鬼不語。師曰。既不識字。何必裝此大面孔。在人前說大話。以指彈其面。響如敗革。若無骨者。因大笑曰。臉皮如此之厚。無怪汝無羞恥。不省人事也。鬼大慙。頓小如豆。師顧弟子曰。吾謂他長裝此大樣子。必有大本領。却是一無面目之人耳。取佩刀砍之。鏗然墮地。拾視之。乃一枚小錢。石道人曰。倉顏造字而鬼哭。周景鑄錢而鬼笑。鬼之不識字而愛錢。其天性也。迺有識字而不愛錢者。吾不測其是何厲鬼。裝何面目也。

狗識字

一塾師畜一小犬。性甚靈慧。名進寶。終日不出書室。置案頭。見讀書輒注目凝想。若有所得。師奇之。戲書進寶不許入塾六字。粘座隅。犬審視良久。垂頭喪氣而出。永不再入。師益奇之。增其名曰慧兒。犬搖

尾踴躍猶假名士之愛呼表字也。犬自識字後頗數品。偶出遊。夷然不屑與凡犬伍。殘羹臘彘。礙而與之。怒目不顧而去。後塾師病篤。犬忽發狂。見籃縷者歡迎。見鮮衣者狂吠。師曰。積怪成癘。畸士類然。然反常恐取禍矣。後爲東鄰子。以竹弓而斃。師數曰。犬數品識字。猶不得終其犬年。反不如不識字。喪品者之得以保全狗命也。諺云。庸庸多厚福。其此之謂與。

魂作闊

一人最喜作闊。而家甚窮。客至無人送茶。大聲呼曰。倒茶來。屢呼不至。妻無奈。只得自送茶出。窮人見妻出。窘甚。乃大喝曰。你男人那裡去了。答曰。出差去了。爲什麼還不回來。答曰。人未回來。魂已回來了。夫曰。魂在何處。答曰。在那裡胡吹混闊。做闊呢。

悉數送與你

千金子驕人曰。我富有千金。你何不奉承我。貧者曰。你有千金。與我何干。我何必奉承你。富者曰。我分一半與你。你該奉承我了。貧者曰。你只千金。你留五百。給我五百。我與你是一樣。又何奉承之有。富者曰。我悉數盡送於你。你難到還不奉承我嗎。貧者曰。你失千金。而我得之。你又當奉承我。我更不必奉承你。

嘲與異族聯盟

某鄉出會。以錢織衣披牛背。牛喜曰。予素以乏此。不得不爲人力作。今有此何懼哉。因乘隙逃去。至半路。忽思曰。予輩素純厚。受欺於人。如不援結強族。何以自立。因與金錢豹聯盟。豹初拒之。繼見其背上物。笑曰。相君之背。尙可聯宗。且我家所以稱豹變者。亦因背上有金錢文耳。今君異色斑斕。金光閃爍。迥異常牛。卽介葛盧來。亦聞聲莫辨矣。豹自此引爲同譜。而牛亦掉尾自雄。未匝旬。金錢盡脫。皮毛如舊。豹怒曰。如此醜態。玷我華宗。喧逐之。牛狂窘無措。仍投舊主來。舊主曰。蠢哉畜類。若輩所願與汝聯盟者。緣汝有金錢耳。一旦錢盡。豈肯引泥塗中物爲同氣哉。索其鼻。繫諸牢後。仍作力焉。此語雖小。可以喻大。

狗擻嘴

某塾師。在東翁前誇其徒能對三字對。東翁擬面試之。翌日備酒肴數事。邀師聚飲。徒亦與焉。師恐其臨時不能應對。預告以鷄冠花對狗尾草。使默記之。席間師出上聯云。鷄冠花。徒茫然無以應。久之。僅記其上一字曰。狗。塾師適見牆頭有狗尾草。以嘴向牆秘示之。徒突然曰。狗擻嘴。

鑽不出

或問世間何物最硬。曰石與鐵。其人曰石可碎。鐵可鑿。安得爲硬。以弟看來。惟兄鬚最硬。鐵石不如也。問其故。答曰。看老兄這副厚臉皮。竟被他鑽了出來了。有鬚者亦回嘲曰。足下面皮更硬。鬚鬚一根。都鑽不出。

請奶奶看操

一武弁懼內。面爲婦爪傷。同僚謂曰。以登壇發令之人。受制於一女子。何以爲顏。弁曰。積弱所致。一時整頓不起。同僚曰。刀劍士卒。皆可以助兄威。伺其咆哮。先令軍士披掛鎗戟。林立兩傍。然後與之相拒。彼憐軍威。敢不降服。弁從之。及隊伍既設。弓矢既張。其妻見之大喝一聲。曰。汝裝此模樣。將欲何爲。弁聞之不覺胆落。急跪下曰。請奶奶看操。

再不敢睡

一懼內者。忽於夢中失笑。妻搖醒曰。你夢見何事。如此得意。夫不能瞞。乃曰。夢娶一妾。妻大怒。罰跪床下。起尋家法杖之。夫曰。夢幻虛情。如何認作實事。妻曰。別樣夢。許你做這樣夢。却不許你做的。夫曰。以後不做就是了。妻曰。你在夢裡做。我如何得知。夫曰。既然如此。待我夜夜醒到天明就是了。

葡萄架也要倒了

千笑錄

有一吏懼內。一日被妻搗碎面皮。明日上堂。太守見而問之。吏權詞以對曰。晚上乘涼。被葡萄。葡萄架。倒下。故此刮破了。太守不信。曰。這一定是你妻子搗碎的。快差皂隸拿來。不意奶奶在後堂潛聽。大怒。搶出堂外。太守慌謂吏曰。你且暫退。我內衙。衙衙。衙架也要倒了。

寫薑字

一富翁問薑字如何寫。對曰。一草字頭。次一字。次田字。又一字。再一田字。又一字。其人寫草一田一田。一寫訖。玩之。罵曰。天殺的。如何誑我。分明要我造寶塔了。

天然對偶

古書中語。往往有天然對偶者。不足奇也。惟二語足令人噴飯。或以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令紀曉嵐。屬對。紀曰。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雖天然對偶。然非曉嵐不能道破。

宮禁

西儒孟德斯鳩有言曰。東方專制之主。幽於深宮之中。名其宮曰宮禁。曰禁城。非獨禁他人之入。亦以禁己之出其誣。宮禁二字。妙有佳諳。

師徒妙對

有塾師責學生曰汝何愚鈍至此顏淵像汝年紀學問很好的了學生曰先生不學孔子學生那敢學顏淵又塾師責學生癡學生曰非我癡乃父母生我癡或曰若以近日生理學論之此孩能作此言正復不癡

菩薩慈悲

某甲好佛日呼菩薩不置一夕夢佛謂之曰明夜縣令過汝門汝呼其名必獲福甲如其言縣令怒答之甲訴於佛夜復夢佛謂之曰汝一呼縣令而縣令怒日呼我千萬聲而我不怒我真慈悲哉

教師口才

有學生問教師爲學之道若何教師曰惟在於作息而已矣問何爲作息曰當作則作當息則息問何爲當作何爲當息曰作時汝作息時汝息問何時當作何時當息曰息久則作作久則息此教師亦長於口才矣昨蔣君瑞藻以擅凡叢書中語寄示有云自己肯作人便是個人自己不肯作人便不是個人自己是個人別人也把你當個人自己不是個人別人也把你不當個人別人把你當個人你便真是個人別人把你不當個人你便真不是個人然則教師之言固有藍本也

別有解義

高麗書以牛爲魚以魚爲牛謂四足者宜爲牛無足長尾者宜爲魚也讀矮爲射讀射爲矮謂委矢宜爲射寸身宜謂矮也（見廣陽雜記）杜撰誤會其可笑若此

先生會

某村塾先生素以授徒餬口忽至上海欲謀一教員位置訪其親其親固學生乃勸入環球中國學生會先生怒曰吾先生也君不勸我入先生會而勸我入學生會輕視我矣拂衣徑去

道士告條

某邑有道院路人過者見有告條煌煌大字張掛門首第一句曰此係廟宇見者以爲此係廟宇必爲遊觀之所矣讀第二句則曰不許遊玩見者大失望再讀第三句曰若要遊玩見者大駭以爲必有嚴重之處分再讀第四句則曰別處遊玩見者啞然而笑深嘆道士詞令之工

被人偷了

夫耕於田妻晚吃飯夫高聲應曰待我將鋤頭藏於樹下草中便來及歸妻戒之曰藏鋤宜密你高聲大叫豈不被人偷去因促之往看鋤果失矣因急歸低聲附其妻耳曰鋤已被人偷去了

無稽之談

一富人。有田數畝。租與張三種。每畝索雞一隻。張三臨納租時。將雞藏於背後。田主遂作吟聲曰。此田不與張三種。張三忙將雞獻出。田主又吟曰。不與張三却與誰。張三曰。初聞不與我。後又與我何也。田主曰。初乃無稽(雞)之談。後乃見機(雞)而作也。

又有詩了

士人某善做十七字歪詩。一日縣官與其夫人出遊。士人不及避讓。觸犯鹵簿。法應責官。以其爲士人也。令作詩贖罪。士人不假思索。振筆直書曰。嬾在官衙坐。陪妻坐轎行。風姿真綽約。後形官怒甚。命責十八板。某又作詩曰。詩人十七字。受責十八板。若作萬千行。打煞官愈怒。誣以他事。充發新疆。既抵彼某有舅。警一目。戒之曰。爾以歪詩獲罪。今後當力戒之。某曰。予又有詩了。詩曰。充發到新疆。見舅如見娘。二人齊下淚。三行。

子解字義

某教員爲學生解釋父子二字。戲之曰。父卽子。子卽汝也。學生歸。其父問校中何課。字義懂否。學生曰。今日先生講解父子二字。父卽余子。子卽汝也。

我得之矣

粵東風俗。每逢元旦。輒有乞丐一流。沿家大呼曰。高升高升高。高升吡喇扒拉。一聲爆竹响。萬事便與降。若輩取其音以示頌禱也。有客在某校書處。偶談及此。或欲屬對。久思不得。適某校書唱蕩湖船一折。某君恍然曰。我得之矣。衆詢何語。某曰。屢暗陵暗屢暗。齊格隆冬鏘。

圖吉兆

一學使按臨。有一生員入場時。置一蟬於儒巾中。巾內蟬鳴。同坐者聞聲無不大笑。宗師以犯規。喚至。究其致笑之由。皆曰某號生員。儒巾內有聲。故笑。宗師喚至前。欲責之。生員大聲呼曰。今日生員入場。被父親喚住。將蟬置於巾內。爬跳難受。生員以父命不敢擲去。宗師怒。問其置蟬於巾之故。答曰取頭鳴（鳴名同音）之意。

誇世代

一李姓。富而誇。倩畫工繪歷代祖先像於一圖。懸之家廟。炫耀世系。以爲榮。好事者往觀焉。見所繪奇異。因問之。李指而告曰。跨牛揮塵者。世祖李耳也。冕旒者。高祖李淵也。束金冠者。太宗世民也。紫袍玉帶者。奏李斯唐李勣。宋李剛也。若王侯者。李晟李光弼也。甲冑若將軍者。漢李廣李陵也。多冠御史者。李彪也。綸巾羽扇若神仙者。李靖。李百藥。李適風也。醉學士者。李白也。執卷凝思若詩人者。李華。李賀。

李泌。李程。李商隱也。其幅巾青衫者何人。屢問而李不答。窮詰其由。則靦然而告曰。此元和鄉公。追家世戚也。或笑之曰。君誤矣。李與鄭各一姓。異姓不得亂宗。李曰。否。否。鄭公故名士。雖見辱於卑田。後爲顯官。與十世祖姑母亞仙有故舊歡。子孫不忘親親之誼。特附譜末。

賚睡

一好睡主人。偏請了好睡之客。一客先至。見主人未出。乃在座上鼾睡。主人出。見客睡。不忍驚動。對面亦睡。俄而客醒。見主人睡。則又睡。既而主人醒。見客尙睡。乃仍睡。及客又醒。日已暮矣。主人仍未醒。客乃潛出。及主人醒。不復見客矣。客回家。主人入房。又均入黑甜鄉矣。

代書堂匾

一富商煙癮甚大。四十歲未有後。而刁刻萬狀。會生辰。適新屋落成。擬上一匾。鄉有名士某。寫作俱佳。便挽人說項。請代書堂匾。並頌立堂號。某初不允。許以潤筆。某應之。然不樂爲所用。左思右想。想就隗系堂三字。至壽期。先將匾上好。但不解隗系兩字。所取何義。有好事者笑道。我曉得了。低低語衆客曰。上一字罵他吃煙。下一字笑他無後。衆問何以見得。那人道。隗字不是个半人半鬼。系字不是个絕子絕孫嗎。

數蛋黃

鄉人買雞卵。某黠者欲買之。鄉人云：「每個十文。黠者還價三文。鄉人怒曰：『三文僅够買蛋黃。黠者云：『好。』即依原價。何如。』鄉人甚喜。黠者揀蛋四五十枚於棹上。入內取籃。恐蛋滾落地。囑鄉人兩手攔於棹邊。黠者方去。忽出一狗。望鄉人身上撲去。鄉人慌忙避讓。蛋皆碎於地矣。黠者出。對鄉人云：『爾曾云蛋黃三文一個。照數便了。』

嘲武弁

一補碗。一待詔。同宿旅店。補碗見待詔年輕。欲調戲之。呼其同床來睡。待詔乃自忖曰：『隣氛不靖。急宜辦防。遂將剃刀夾在臂內。以防隘口。補碗者原欲奮勇直前。因想敵人必有准備。亦將補碗所用之鉄帽。套在龜頭之上。以防不虞。待詔見敵臨切近。乃大聲呼曰：『少望前進。我有守備。』補碗亦隨聲應曰：『不怕。我有遊擊。』

狗拜把子

幼女見兩狗相牽。問母曰：『好好兩隻犬。爲何聯攏在一處。』母曰：『他們在那裏拜把子。』女搖首曰：『不是。母曰：『怎見得不是。』女曰：『拜把子。或是手對手。頭對頭。沒見過屁股對屁股的。』母曰：『你不曉得。如今拜把子。』

全仗後勁兒大。更要有拉扯。你是沒拉扯。你東我西。誰還認得誰。

那還了得

京中聞鼻煙。有極大量者。每日非一二兩。不能過癮。竟有往舖內裝煙。把腦袋躺在櫃台上。謂賣煙者曰。你給我一個鼻子眼裏裝一包。雖是笑談。却是實事。有一婦人。夏日晝寢。呼之不醒。一輕薄人。戲將煙壺。納入穴中而去。婦醒。掏出煙壺一看。却是一個滾熱的套紅煙壺。一面開煙。一面大罵不已。隣嫗勸之曰。此事甚醜。娘子不必聲張。白得一個套紅煙壺。豈不甚妙。婦曰。不是這樣說。此番塞進套紅煙壺去。若是不罵。以後我這鼻子眼裏。連套藍套綠套五彩。一齊都塞進來。那還了得。

臭烏龜

有捐二品誥封者。戴朝帽。穿朝裙。著披肩。在衣鏡中自照。徘徊顧影。得意洋洋。指謂其妻曰。你看鏡中是誰。夫人曰。是一隻仙鶴。夫曰。如何是鶴。答曰。鶴有紅頂。一品之兆。夫甚喜。將紅頂帽摘下。指謂夫人曰。鏡中又是誰。夫人曰。是一個臭烏龜。夫大怒。夫人曰。你看鏡中腰裏重裙。肩飛雙邊。光頭縮頸。身匾體圓。不是烏龜是什麼。夫曰。因何說臭。答曰。天下物惟銅最臭。頭銜乃銅錢所捐。謂之臭也。不亦宜乎。

渾身是淡

揚州爲鹽商薈萃地。繁華甲東南。園林風月之勝。亦多爲大腹賈所據。某名士贈揚州妓詩云。淡紅衫子。淡黃裙。淡掃娥眉。淡點唇。可惜渾身都是淡。將來付與賣鹽人。聞者絕倒。

嘲醫生

予見某嘲醫生詩云。如今也要學新法。扳倒藥王敬灶王。俗謂不利曰倒灶。故云。又某服某醫生藥而死。其友製一扁贈醫生曰。功同良將。言其善殺人。也。一詩一匾。俱有巧思。然亦諛矣。

韓昌黎爲吳梅村妾

近見新印柳子厚集。有題柳河東集者。某甲購一部。乙見之曰。柳河東非錢牧齋妾乎。甲曰。誠然。但昨購一舊書。有說甚奇。謂韓昌黎爲吳梅村妾。乙不解。所謂及翻閱。見柳宗元名始悔。粗莽按乙之言。亦不錯。若甲則可謂善諛者矣。

錢牧齋門聯

明禮部尚書錢牧齋於明季年嘗書門聯云。君恩深似海。臣節重如山。鼎革後此聯尙未揭去。好事者於每聯下各加一字云。君恩深似海矣。臣節重如山乎。亦諛而虐矣。

題畫詩

嘗見某君壁懸一畫。畫乞兒一犬隨吠其後。題詩云。我討我的飯。與汝何相干。生成勢利犬。單咬破衣衫。詩與畫俱佳。

駟不及舌

某甲途遇一婦人。徑調之。婦齧其舌。甲持赴官。令急騎追之。旁觀者某曰。此所謂駟不及舌也。

你便是武松

有被妻毆。往訴其友。友教之曰。兄平昔懦弱慣了。若放些虎勢出來。他便怕你。友妻從屏後聞之。喝曰。放些虎勢。便怎麼。友驚跪曰。我若放些虎勢。你便是武松。

喇叭余病未能

某甲向在前清綠營司大號。後以資緣得升擢。然除吹號無他長。有日某家喜事。甲往酬應。招待者循例請問台駕。大號甲答曰。大號乃營中耳目。早年最著重。若今日府上喜事所吹。乃喇叭。非大號。余病未能也。

出口成對

歙邑陳元弼。與蔡昭遠論文。陳云。所患者腹中無料耳。蔡即其醫議之曰。陳元弼腹中無料。陳即答云。

蔡昭遠背上有文。或詢其故。曰。不記。山節藻稅。註乎。蓋戲其姓也。

本地風光

談諧詞語。妙造自然。方可解頤。有筆客生一子。豐碩肥滿。友戲而作贊語曰。羊毫兔毫。加工選料。此家用貨。非比門售。安得不佳。又書客舉子。酷似乃翁。一人亦贊之曰。原板初印。神完氣足。實非翻刻。乃真加料。又一厨司舉子。形貌甚黑。人曰。此非炭火煙煤之氣。卽是油鹽醬醋之精。聞者均絕倒。

放屁上高牆

某寺壁上題咏甚多。末後一詩云。多年不見詩人面。一見詩人丈二長。不是詩人長。若此因何放屁在高牆。又有一詩云。放屁在高牆。高牆應盡倒。及至那邊看那邊。抵住了。(那邊亦有詩也)

仲翁

清乾隆間。某詞臣奉勅撰墓誌銘。誤翁仲爲仲翁。坐降通判。將行。乾隆爲賦一詩云。翁仲何如說。仲翁十年窗下欠工夫。從今不許歸林翰。貶汝山西作判通。每句倒置其末二字。亦善謔矣。事載堅瓠集。

堅瓠集載一則

予見堅瓠集戲載一則曰。兄鉄匠。弟皮匠。一旦驟富。堂構煥然。一新。要求名士題額。以掩出身之賤。名

士題兄屬曰二酉堂。弟屬曰甲乙堂。各懸於中堂。以示誇耀。或告之曰。此二匾大有講究。弟詰之。答曰。二匾皆像形也。二酉者酉字立看似砬子。橫看似風箱。乃令兄應用之物也。甲乙者甲似鋼錐。乙似皮刀。又爲足下利器也。兄弟頽氣。不歡而散。

瓜皮帽

滿洲之瓜皮帽。以形似瓜皮得名也。今西式大帽風行。而未有名。若循瓜皮之例。當名荷葉。或曰瓜皮荷葉。名皆雅矣。如其色不宜何。

錢牧齋

錢牧齋幼時與人舉四書語口字最多者。以角勝負。或舉人知之。亦驚。人不知亦驚。得十八口字。錢舉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得十九口字。遂獲勝。見庸菴筆記。

端方

清江督端方喜收藏。破銅爛鐵。羅列滿室。又置一妾。寵擅專房。或戲之曰。書云。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君可云。器惟求舊。人非求舊。維新矣。

嘲清一品

千笑集

秀才小便。一相士見之大譴曰。相公必然高發。定作大官。生問何以知之。相士曰。適見龜頭有紅痣甚大。相書云。龜頭有痣。終須發。以此知之。生曰。何以知定作大官。相書曰。他頭上都紅了。不是大官是甚麼。

豈不更快

驛兵遞緊急公文。官恐其遲。撥一快馬與之。驛兵趨馬而行。人曰。如此急事。何不乘馬。答曰。六隻脚走豈不快於四隻脚走。

擠而出之

一富翁六旬無子。姬妾雖多。實因才力不及。友勸之曰。漢書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且然。何況於人。老兄何不覓一強幹有爲之人。暗中代庖。既可藏拙。又可息力。並可坐享其成。若生子猶勝於螟蛉也。翁然之。即託其友爲之幹旋。友覓一禿頭隻眼之人代之。事畢。翁見而怪之。曰。你因何覓一六根不全之人。卽有子亦非我族類也。立飭其妾擠而出之。誰知用力太猛。精尿一齊擠出。流入溝內。沖出一個耗子來。翁悔之曰。想不到此人有這等好種。竟是一個反穿灰鼠掛子的先生。少頃又扒出一個烏龜來。翁又轉悔爲喜。曰。虧得有此一擠。敢情是一個披甲兵丁。

頭巾添翅

宋軼名氏話與載一則云。一秀才善譏諷。一老翁寫真乞題句。秀才題曰。畫工真彩。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雀呈祥。老翁大喜。後有讀之者曰。橫讀則畫老烏龜也。老翁毀之。又隸卒乞書門聯。秀才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隸卒大喜。具酒饌乞足成之。遂書曰。英雄手執貓竹板。豪傑頭帶野雞毛。隸含怒。秀才後因談譏黜儒爲吏。作口占自嘲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繆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

子罵世矣

呂新吳先生云。天下事無不可對人言。其事可知也。士大夫磊落光明。正言譏論。侃侃而談。無所謂耳語者。近今世風日澆。竟有賓客宴會之際。每每攜友離坐。另覓無人之處。其咕囁小語。宛似伉儷。良可慨也。然世間既有耳語之人。自有私語之事。譬如優伶。一見相知。百般親密。并肩攜手。此應耳語之人也。譬如偷情。月下星前。夜半私語。香口密約。惟恐人知。此應私語之事也。試聞喜耳語者。果其人乎。果其事乎。予曰。子罵世矣。

閒論酒品

千笑集

人事皆有品。惟酒品不一。花間月下。曲水流觴。一杯輕醉。酒入詩腸。此謂之儒飲。雅人蘊藉。良友二三。月夕花晨。名姝四座。低唱淺酌。此謂之仙飲。瑤池醉月。禮席豐筵。繁文縟節。終日拘擊。惟恐僭越。此謂之凶飲。杯不厭大。酒要斟滿。持籌呼馬。大肆鯨吞。此謂之驢飲。冠袍帶履。分坐昭穆。讓箸舉杯。納身軌物。此謂之葬飲。倒地慢罵。嘔噦成渠。僵臥不醒。人事不知。此謂之尸飲。友人田飲詩曰。邨酒香甜魚稻肥。幾人暢飲到斜暉。天寬地闊知何有。家家扶得醉人歸。此又飲中逸品矣。

鄙夫

某甲爲文好奇特。與人書。率自稱鄙夫。循通用鄙人二字義。改人爲夫也。人見其可以強用。亦不之詰。甲用之既久。遂成結習。一日作書與女士名蘭娘者。復用此二字。女士得書。雖知其惡習。然究有輕己意。立作書答之。自稱則省去上字。但書娘字。亦循尋常省書之例也。甲得書大怒。詰女士。女士轉詰之。甲慚而退。

竹與肉

古人嘗云。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或爲續二句云。若要。不瘦。又不俗。日日且食筍炒肉。聞之令人解頤。

文思敏捷

清某殿撰以重賄納某權貴及第一日帝令屬對云樓台六七層四面東南西北殿撰不能應適某權貴在側低聲曰看歷日可矣殿撰悟乃對曰憲書十二月一年春夏秋冬按某權貴可謂文思敏捷矣而殿撰聞言即悟其聰明亦不易及

厥土上上

市中店鋪內堂多懸一匾其語各視其店而異然多以古書中成語爲句昨過三馬路見一洋藥店內堂一匾云厥土上上以彼土爲此土引用書句妙不可階

好名笑柄

古往今來以身殉名者不知凡幾初以吾國爲然嗣讀巴黎小說月報譯本見載希臘哲學家恩拉都克里居亞西里人皆奉爲賢哲恩猶鬱鬱不樂以人未奉已爲爲神也一日忽失恩所在徧覓之不可得人皆曰恩今成神矣未幾恩室傍火山燄烈得一履視之知爲恩物乃慄慄自葬身山窟以欺人藉博成神之名也殺身求名反貽笑柄不圖西人之愚亦至於此予爲一嘆

牡丹亭

千笑錄

近見湘中紳記一則。言牡丹亭事。極談諧有致。特錄於下。世傳牡丹亭造孽不淺。世上演牡丹亭一本。湯若士在地下多受苦一日。未知人語鬼語。意甚不平。竊謂才如臨川。自修文地。府縱不能遇神保護。亦何至播殘慧業。文人令受無量痛苦。豈冥途亦妬奇才耶。內子從傍語曰。當由臨川不幸。遇著杜太守。陳教授一班人作冥判耳。

滿清官吏

某都督來上海。其省人設譏歡迎。座中某某清達官也。酒半某某陳某處有土匪請發鎗防衛。其所言則未實也。都督笑置之。徐曰。匪亦有別。迫於生計而擾亂地方。宜善治之。不可以匪論。君不見滿清官吏亦視吾等爲匪而痛加殺戮乎。某某有慚色。

頹節禮背書

一先生極道學。而東家極窮。每月束脩。常常拖欠。將到端陽節禮。却是一錢銀子。用紅子寫大載聖人之道一句。裝入拜匣。交學生送去。先生說既送節禮。爲何寫此一句。送來。想是說教學者亦要合乎聖人之道耳。聖人云。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又曰。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明明示我以免節禮之意。只好從緩。到了中秋節禮。連一錢也無。到了年節。仍舊毫無。先生只得相催。東家曰。我於端節全送過了。先

生說一錢何以抵三節。東家說先生豈不知朱註云。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

薄肉詩

有人留客飯。僅用切肉一碗。既薄且少。客乃作詩謂之曰。君家之刀利。且鋒。君家之手輕。且鬆。切來片。片如紙。同週圍。披轉無二重。推窗忽遇小。微風頓然吹入五雲中。忙忙令人覓。其蹤已過巫山十二峯。

看戲吃酒

一盜爲里黨所逐。攜贓竄迹他省。遂捐官焉。勢利者以女妻之。伊在需次。恣意揮霍。所用甚奢。未測其財所自出。暮出曉歸。殊形詭秘。妻問之。惟以夜宴對。妻終疑之。一夕華衣出。妻躡其後。見其入敗寺。易短衣。悄步而行。至僻巷。出斧鑿壁。俄成一洞。蛇行而進。妻急歸。集婢媼易男裝。僞爲巡夜者。伺於洞側。俟夫出。齊捉之。俯伏不敢仰視。曳下重責二十。提禪而起。四顧無人。不知役輩何往矣。尋易華服。叩門而歸。妻問昨夜何往。伊以夜宴看劇對。問演何劇。答曰。長生殿全本。妻曰。吾聞昨夜止演的雜劇。開場是燕子箋。鑽狗洞。末場是勘皮靴。打竹篋耳。伊知敗露。紅漲於面。不敢措一詞。妻指天誓地而罵曰。汝乃穿窬之輩。溷迹於衣冠之中。廉恥已經喪盡。不意既仕之後。復萌故態。仍不改昏夜之行。以此知貪黷之吏。皆黑夜乞憐。白晝驕人之徒耳。夫也不良。終身失望。吾當爲丐婦。恥爲盜妻也。言訖出門而逝。

新唐詩

一僧帽被大風吹去。或套黃鶴詩謂之曰。帽子已隨大風去。此地空餘和尚頭。帽子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悠悠。亦佳。

快玩罷

有一鄉下老。至廣濟橋賣貨。被稅局官人捉住。要罰罰說。鄉下老害怕。問曰。你恁恁罰法。官人與他玩笑。說我們要玩玩。鄉下老不肯。官人說。你不教玩耍。天打雷劈的。鄉下老最怕雷。說任憑你恁官人。將鄉下老帶至橋下。剛要動手。只聽橋上車聲震動。鄉下老害怕。催之曰。你恁快玩罷。雷來了。

認鞋

一婦與人有私。夫適歸。其人踰牆去。夫拾得鞋一隻。罵妻不已。因枕鞋而臥。謂妻曰。且待天明。認出是何人之鞋。再於你算賬。妻乘其睡熟。以夫鞋易之。夫早起復罵其妻。認鞋一看。是自己的。乃大悔曰。我錯怪了你。原來昨夜跳窗的是我。

肚皮裝鬼

玉皇命鍾馗至陽世捉鬼。鍾馗領旨。帶領鬼卒。到了下界。仗劍捉之。誰知陽世之鬼。比陰間多而且兇。

鍾馗正在爲難。忽見一胖大和尚。囁嚅大腹。嘻嘻而來。將鍾馗扶起說。伏魔將軍。爲何這樣狼狽。鍾馗說。想不到陽世之鬼。如此難捉。和尚說。不妨。等我替你捉來。這和尚見了衆鬼。呵呵大笑。張巨口。咂咂一聲。把衆鬼全吞在肚內。鍾馗大驚。說師傅實在神通廣大。和尚說。你不知道。這等孽鬼。世上最多。也合他論不得道理。講不得人情。只用大肚皮裝了就是了。

第一聲像

或於廣座中。偶放一屁。愧甚。故將手指。研擦作聲。以掩飾之。一客曰。還是第一聲來得像。

落幾尺

歲大旱。官令道士求雨。雨不至。怒欲治之。道士叩頭云。小道本領平常。不如請裁縫爲妙。官怪詰之。答曰。他要落幾寸。就是幾尺。要落幾尺。就是幾丈。

家無人

有夜行敲門投宿者。其家止一婦人在內。應曰。我家無人。投宿者曰。有你呀。婦曰。我家無男人。投宿者曰。有我呀。

骨董笑話

千笑齋

骨董家笑話不一而足。常熟翁師傳。尤嗜古成癖。生平搜羅金石鼎彝之屬甚富。柄政時。有賈人肩古瓶一具求售。翁視瓶古色斑爛。而質甚輕。疑爲空澆以上物。問其值。索三千金。還以半數不允。欲持去。翁愛不能釋手。卒以二千金購得。大喜過望。亟爲貯水養花。置酒邀賓。相與賞玩。酒數巡。一客起。近瓶側。語視之。訝其滲漏。以手舉之。應手斷爛。客大駭。細辨瓶質。乃薰染硬紙而成者。衆大笑。翁亦爽然自失。急命人棄去。

議院揮拳序

近見某滑稽子。仿羲之蘭亭序。撰議院揮拳序一篇。猶形畫相。殊足解頤。序云。民國二年。歲在壬子。孟夏之初。揮拳于衆議院內之議場。借款事也。議員畢。至少長咸集。此地爲立法機關。輿論表率。所有政黨人物。分佈左右。自以爲人民代表。列席其次。既無政治法律之學。而亂議亂駁。亦足以搗亂一時。是日也。天地烏暗。暴風四起。提議借款之大召集議員之衆。竟至拳打脚踢。信可耻也。夫人之相與討論。或手指口罵。詬誶一堂之內。或磨拳擦掌。放浪形骸之外。雖憤激高端。各有不同。當其偶然相遇。不得已動及手足。曾不知強橫所至。及其既至公地。大庭廣衆。廉恥係之矣。向之行爲。鈞聲匿跡。尤不能不潛隱諸懷。况議院重地。瞻視所在。世人云。辱國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議士卑劣行爲。若合一契。未嘗

不聞風嗟悼。不能漠然于懷。固知開花酒爲小節。貪金錢爲實事。彼之視此。尙勝此之視彼。悲夫。故序列其人。雖情遷事過。所以示懲。其義一也。世之覽者。亦將鑒然于斯文。

結拜弟兄

有懼內者。欲訪其類。拜十弟兄。城中已得九人。尙缺一個。因出城訪之。見一人。撥馬桶出。衆齊聲曰。此必是我輩也。相見道相訪之意。其人搖首曰。我在城外做第一個。到不好。反來你城中做第十個。

還不又士

兩人對弈象棋。傍觀者教不絕口。其一大怒。揮拳擊之。痛極。却步。右手摩臉。左手搖指曰。還不又士。

馱子吃酒

一馱子見人以髮換糖。誤以凡物皆可換。一日晨起。袖中藏髮一團。往酒肆飽餐。餐畢。以髮與之。肆傭笑却之。其人怒曰。他人俱當用。到我偏不用。何耶。爭辯良久。肆傭揪其髮毆之。其人徐理髮曰。整團的。不要反在我頭上來亂揪。

亦懶活了

有極懶者。臥而懶起。家人喚其吃飯。復懶應。良久度其飢。乃哀懇之。徐曰。懶吃得。家人曰。不吃便要餓。

死如何使得其人復搖首曰。餓死亦不要緊。吃飯殊爲費事。我亦懶活矣。

豈不省力

又一人亦極懶。終日偃臥。三餐懶于動口。竟至餓死。閻王以其生前性懶。罰去變貓。懶者曰。變貓亦好。身上毛片要全黑色。鼻要白色。感恩實多。王問其故。答曰。我做貓躲在黑地。鼠見白鼻認作是。纔想來偷吃。湊到口邊一口咬住。豈不省我氣力。

如何過去

一人廿歲生子。其子專靠父食。不能自立。一日算命者云。父壽八十。兒壽六十二。其子大哭曰。這兩年叫我如何過得去呢。

沒有向下生的

鄉間坐凳。多以現成樹丫叉爲脚者。一脚偶壞。主人命僕往山中覓取。僕持斧出。竟日空回。主人責之。答曰。丫叉儘有都是朝上生的。沒有向下生的。

戴眼鏡

鄉人某目不識丁。凡星期日必赴教堂聽講。見牧師登堂讀經時。必先出眼鏡架鼻上。默誌之一日。因

事進城道經一店見窗間陳列眼鏡無數大喜過望入購得一具時適櫃檯上有報紙在取而視之良久方云此鏡不合店夥易之復云不合如是者多次店夥怒問曰爾究識字否某訝曰我如識字何須爾眼鏡爲耶

臭得快

一瞎子暑月食螺螄失手墮一螺螄肉在地低頭捫索誤拾雞屎放在口裏覺得奇臭向人曰好熱天氣東西纔落地就臭得這等快

都會軟了

一鄉人穿新衣入城因出門甚早布衣爲露水飄濕及至城中怪其棉軟事畢出城衣爲日色晒乾又硬如故歸謂妻曰莫說鄉下人進城再硬不起來連鄉下人的衣服見了城裏人的衣服都會軟了

諧詩

居城市者每以人煙稠密家無隙地婦人衣袴多臨街曬之過其下者輒生怨恨有人戲爲詩云牢繫魚竿插屋簷水紅紉褲繡花邊昨宵雲雨知多少曬到斜陽尙未乾極有寄托亦極風趣

嘲麻子破題

或集四書句嘲麻子云粹然見於面日月星辰繫焉聞者爲之絕倒其措詞與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何故亂加圈二語又有別矣

裁縫謔語

前清道員某呼裁縫裁衣裁縫問大人初納捐乎方到任乎抑到任已久乎道員問此何預於裁衣事裁縫曰大凡初納捐者每直身而立衣須前後並長方到任者趾高氣揚輒昂其頭衣須前後短到任已久者屢受上司挫折每垂頭喪氣且拜跪慣腰已彎衣須前短後長此已屢驗不爽今若不先問則裁就必不稱身也

奴僕妙語

王漁洋使西蜀時北歸次新都夜宿聞諸僕僦語曰今日歸家所餘道路無幾矣當酌酒相饗也一人問所餘幾何答曰已行四十里所餘不過五千九百六十里耳

塾師笑話

有童子師館於某家歲暮望東家明年復聘問其徒曰四書上先生凡幾見徒不能對師語其父父知師意所在因教之所云明日師又問徒對以十見復令悉數之乃曰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先生之

志○則○大○矣○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先○生○之○號○則○不○可○從○先○生○者○七○十○人○見○其○與○先○生○並○行○也○有○酒○食○先○生○饌○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先○生○將○何○之○師○聞○之○喑○然○若○失○

淡而無味

某甲善談諧。出言輒使人解頤。朋輩故難之曰。淡而無味。一日甲曰。某家孩子遺矢於庭。婦人取灰掩之。倉卒間誤取鹽。此故事有味否。衆人曰。仍淡而無味。甲蹙眉曰。鹽已不少矣。安得仍謂爲淡也。

奇僻之詩

詩不當以奇僻見長。然遊戲之作。別是一格。以予所見。有設想出人意表者。錄之以資談助。詩云。嶺松立雪。周官肅隔竹。藏雲周易深。又云。上帝不仁。造民賊天師。無咒逐人妖。又云。芍藥花開。菩薩面櫻。櫻葉散。夜叉頭。

留桌吃飯

一秀才癡而多疑。夜在蒙塾。嘗讀暗處。俟其妻過。突出擁之。妻驚拒。大罵。秀才喜曰。吾家出一貞婦矣。嘗看史書。至不平處。必拍案切齒。一日看秦檜殺岳武穆。不覺怒甚。拍桌大罵不休。其妻勸之曰。家中只有十張棹。君已碎其九矣。何不留此棹吃飯也。秀才叱之曰。你或者與秦檜通奸耶。遂痛打其妻。

亦不知其何故。

草草不恭

一人寫信言重詞複。瑣瑣不休。友人勸之曰。吾兄筆墨却佳。惟有繁言贅語宜去。以後致信。言簡而該可也。其人唯唯遵命。後又致信此友。曰。前承雅教。感佩良深。從此方不敢再用繁言。上瀆清聽。另於万字旁註曰。此万字乃方字無點之万字。是簡筆之万字也。本欲恭書草頭大寫之万字。因匆匆不及大寫草頭之万字。草草不恭。尚祈恕罪。

果然好東西

毘陵錢橫山先生。老名士也。素以不羈聞。左仲甫中丞等。均敬憚之。四十始娶。新婚自題一詩云。四十年來娶一妻。果然一件好東西。東西放在東西裏。直到天明喔喔啼。喔喔啼。常州俗語。喔音讀果瓦反。

有飯吃不賣了

一人留客午飯。其客已啖盡一碗。不見添飯。客欲主人知之。乃佯言曰。某家有住房一所。要賣。故將碗口向主人曰。椽子也有這樣大。主人見碗內無飯。急呼童使添飯。因問客曰。他欲價值幾何。客曰。如今有了飯吃不賣了。

醜死了他

二子午餐。問父用何物下飯。父曰：古人望梅止渴。可將壁上掛的醜魚望一望。吃一口。這就是下飯了。二子依法行之。忽小者叫云：阿哥多看了一眼。父曰：醜殺了他。

決不中飽

或作廁所聯云：到此方無中飽患。何人不爲急公來。雅而切。爲此題之絕作。

山歌

山歌純係天籟。不假雕飾。而有絕妙好詞。爲文人所不能道者。如吳下山歌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衾帳。幾個飄零在外頭。雲間山歌云：醒醒龍汝看月亮兒。已照在西窗下。皖南山歌云：小小姑娘快樂多。走出門來便唱歌。手挾金弓銀彈子。百花園裏打鸚哥。真妙絕也。

南北問答

南北兩人均慣說謊。彼此欽慕。不辭遠路相訪。恰遇中途。各叙寒溫。南人謂北人曰：聞得貴處極冷。不知其冷如何。北人曰：北方冷起來。撒尿都要帶棒兒。一撒就凍。隨凍隨敲。不然人墻凍在一處。冬天浴堂內洗浴。竟會連人凍在盆內。南人曰：開浴堂主人何在。答曰：未開浴堂。東道主。但見盆內有冰了。北

人謂南人曰。聞得尊處極熱。不知其熱如何。南人曰。南方熱起來。將生麵餅帖在牆上。立時就熟。夏日街上有人趕豬。走不甚遠。都成了燒豬。北人曰。豬已如此。人何以堪。答曰。彼豬且成燒烤。其人早已化灰塵。

蠢教員

一教員對一學生講書。忽覺項中奇癢。忙用手搔。却得一物。就近一望。原來是個虱子。甚覺沒趣。解嘲道。這是什麼人。身上的虱子。爬到我身上來了。學生見說。插嘴道。這虱子是我家媽身上的。教員見說。罵道。放屁。你媽身上的虱子。怎爬到我身上。學生道。我媽身上。爬到我爹身上。我爹身上。爬到師娘身上。師娘身上。又爬到先生身上。

衣帽不週

滬上浴堂林立。有所謂官盆者。每人一間。如號舍然。蓋取別致也。然屋宇雖分。而出入之門則共。有某太守來申。至石路滬園洗澡。甫解衣入內。則有佐雜二人。爲浙中僚屬。浴畢將出。突然相遇。一則手旁立口稱卑職伺候。一則向前屈半膝。說替大人請安。三人皆赤條條相對。太守赧然曰。衣帽不週。衣帽不週。

蔡子

宋蔡某好自稱蔡子。一日以詩示其友。友曰：打油詩也。蔡怒。友笑曰：蔡子不打油，何物打油？

選舉詩

或作選舉五言詩。讀之令人噴飯。詩云：世籍居城市。家財五百圓。競爭須豫備。運動亦機緣。息勞張贈銜。處處傳鄉區。堪湊數。熟友易分權。幫襯邀羣客。招來借一塵。熱心勤走馬。噤口等寒蟬。試院門前候。蘇公弄裡穿。冒名憑老臉。投票儘空拳。目注公民冊。神馳省議員。踏青忻愛僱。曳白比逃禪。脚色先期約。頭銜獲選捐。紛紛三黨外。幾個是超然。

與驢馬有親戚

有貴族二人步行田間。見農夫任意鞭笞驢馬。心竊憫之。乃呵斥農夫曰：驢馬雖係畜類。亦不應如是虐待。農夫聞之。惶恐萬狀。以為此二貴族必與驢馬有關。係慌忙脫帽。至驢馬之前。殷勤致敬。曰：適聞多所冒犯。務乞恕罪。小人初不知朝廷貴顯中有君之親戚也。

嘲醫與官

醫生妓女偷兒三人死。見冥王。王問醫生技術。醫士曰：人有疾病。小人能起死回生。王怒曰：我差鬼卒。

勾人你代醫好。與我抗衡。可發油鍋受罪。次問妓女。妓曰。接客以應沒妻室者。與他解渴應急。王曰。方便孤身。延壽一紀。再問偷兒。答曰。人家晒暖衣服。散放銀錢。我去替他收拾些。王曰。與人分勞代力。也加壽十年。發轉陽世。醫士急忙哀告曰。大王若如此判斷。只求放小人還陽家中。亦有一子一女子。叫他做賊女。叫他接客便了。

極有至理

上海青蓮閣爲野雞叢集之所。其中醜陋者居半。而美麗之輩。間或有之。倏往倏來。時曠時喜。或拉人衣袂。或倚人身旁。醜態紛呈。不可言狀。有某甲顧而嘻曰。真天下忘廉喪恥者也。有一妓睨而應之曰。是何言也。天下之忘廉喪恥者。豈獨我等已哉。我等本係父母清白之身。爲饑寒所迫。不得已而作此賤業。日日來此茶樓中。亦與官場之上衙門。讀書人之下鄉場。謀館地者何異。上海爲極污穢之地。無論是男是女。知廉耻者。能有幾人。卽以爾而論。貌似老成。心實刁詐。不過披得幾件屍皮。便狗裝人。像豈不可笑。某大受窘辱。幾至無地可容。有客來述其言。游戲主人曰。極有至理。

伶俐門子

一上司多鬚。與光臉屬吏同飯。齏間偶帶米糲。門子跪下稟曰。老爺請。齏上一顆明珠。官乃拂去屬吏。

回衙責備門子。你看上官門子何等伶俐。汝豈愚蠢。不堪重用。一日兩官又同吃麵。屬吏口有未精進之麵。挂在唇角。門子急跪下曰。老爺多了一條蛔虫。挂在屁眼外面。

一味瞎笑

某甲不問事之美惡。言之好醜。一味瞎笑。一日滑稽子當衆戲之曰。某有一笑話。不卜諸公愛聽否。衆人曰。願聞。滑稽子曰。一瞽者與衆人同坐。衆人有所見而笑。瞽者亦笑。衆問之曰。汝何所見而笑。瞽者曰。列位所笑。定然不差。難道是騙我的嗎。客皆鼓掌。知嘲某甲也。

吃屁灰

都門某大僚。患熱中之症。心志焚炙。召太醫診視。太醫曰。上下蒙蔽。中權梗塞。蓋大人之不放屁。五年於茲矣。積年痼疾。藥石難靈。非以人治人不可。於是援筆命方。大書屁燒灰三錢而去。大僚得方。無可如何。門下某客進曰。聞之屁。氣之良能也。氣宣於下。而屁導於上。爲文是文。與屁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盍遴選文之與屁相等者代之。大僚稱善。乃命選新科闈墨。得文三首。不足。復益以某科名孝廉所撰時事萬言書。灸以進服。未逾周時。下氣大洩。其聲嗒嗒。如鼗鼓山崩。如日耳曼國中克鹿伯廠所鑄之巨砲。山鳴谷應。如是者七日。其疾若失。酬客千金。獎其馬屁功焉。

豈敢豈敢

禽鳥之鳴。有與人言相似者。山鳥呼鳴。林鳩喚婦。雖係物類相感。亦由人心體會而出。一和尚抱一雄雞。一尼僧抱一雌鴨。同船過渡。行至中流。雄雞悞認鴨爲雌雞。上前交頸。採完一看。不是雌雞。甚爲抱愧。俯首鳴曰。得罪娘子了。鴨亦自鳴得意。擺尾緊叫曰。豈敢豈敢。

鬍子漱口

一人最愛淨。一日上街。走在墻下。牆內有婦人撒尿。從陽溝內流出。尿水流於鞋上。其人大怒。罵曰。那個混帳東西。流了我一鞋子的水。低頭一看。水從陽溝內出。想道。這水不知是贓是淨。爬在地下。望陽溝裏一看。喜曰。還好。却不是贓水。是一個鬍子在那裏漱口。

老虎怕說大話

都中以用大話。薰人謂之嘮。東城有一大嘮。西城有一小嘮。一日小嘮謂大嘮曰。你名大嘮。你能嘮得動老虎。我拜你爲師。大嘮說。這有何難。你不信。我們立刻找老虎去。二人同入深山。來尋虎穴。小嘮說。此處乃是虎豹出沒之地。你在此等虎。我上山去看你如何嘮法。大嘮即倚山靠樹而坐。忽見一隻猛虎咆哮而來。大嘮忙回首。拔小細樹一顆。說大話嘮之曰。我方才吃了一隻豹。沒吃飽。又找補了一隻。

老虎肉。擡了我的牙。用柳樹作剔牙之狀。老虎一聽。回頭就跑。逃回洞中。遇一猴子。老虎說。好利害的人。吃了一虎一豹。在那裏。擊柳樹剔牙。我如何敢吃他。還怕他要吃我。猴子說。你也太胆小了。我要同你去。看一看。到底是一個什麼人。老虎說。我不放心。你要同去。必須把你拴在我背上。猴子應允。老虎扎猴頭拴好。套在背上。猴子騎在老虎身上。來至大嶺面前。大嶺一見。高聲大罵。說好一個撒謊的猴崽子。昨日我捉住你要當點心吃。你再三哀求。許下今日早晨送虎二隻。豹二隻。供我早膳。想不到天已過午。只送了這一隻瘦山貓來。搪塞我。老虎一聽此言。說了不得。我受了猴子騙了。回頭就跑。誰知老虎跑得快。猴子挂下虎來。被樹枝牽挂。虎身上只隲了一個猴頭。老虎逃至洞中。喘息良久。回頭來找猴子。但見繩子上拴着一個猴頭。老虎大驚。說。幸虧我跑得快。饒這猴。還把猴子下半截留下了。

深悔多事

一讀書人愛管閑事。人稱之爲和事老人。一富翁家有事。請他排難解紛。恰值大雨連日。不能回家。留宿樓上。寂寂無聊。展轉不能成寐。深悔自己多事。以致受此淒涼。乃吟詩曰。是非只爲多開口。剛說了一句。忽要解手。天黑不便下樓。撕樓窗紙。出具溺之。不意窗外有貓。見了尊具。上前一撲。連忙縮回。乃指陽物而言曰。煩惱皆因強出頭。

弟兄兩謊

把弟兄均愛說謊。把兄謂把弟曰。我昨日吃極大的煮餛飩。再沒有比他大的。一百斤麵。八十斤肉。二十斤菜。包了一個煮好了。用八張方桌。纔放的下。二十幾個人。四面轉之吃。吃了一天一夜。沒吃到一半。正吃的高興。不見了兩個人。遍尋無踪。忽聽得餛飩肚內有人說話。揭開一看。那兩人竄在裏頭。掏着餛飩吃呢。你說大不大。把弟說。我昨日吃頂大的肉包子。那才算得大呢。幾十人吃了三天三夜。沒見着餛飩兒。望裏緊吃。吃出一塊石碑來。上寫着餛飩子還有三十里。你看大不大。把兄說。你這包子用什麼鍋蒸的。把弟說。用的是你下煮餛飩的那口鍋。

嘲陰險人

人之手心抓而不癢。足心則癢。蓋手心通心氣。心屬火。喜動。故不癢。足心通腎氣。腎屬水。喜靜。故癢。或問之曰。婦人之陰亦通腎氣。喜動不喜靜。因何亦癢。答曰。婦人之陰。原宜靜。動則癢。生愈動則愈癢。婦如人之口宜靜。不靜則言多。多言則多敗。動靜之理。上下相同。問者恍然大悟曰。怪得人之簡默不言者。人皆謂之曰。此人甚陰。蓋本於此。

真是難得

一人令相士相面。相完問曰：婦人下身有痣好否？相士曰：婦痣在下身，一定爲夫人，敢問何人？答曰：嫂。相士詫異曰：尊嫂下身有痣，足下如何知之？答曰：聽人所說。相士愈詫曰：何人所說？答曰：家父。相士遂笑問曰：令尊又何以知之？答曰：是內人說的。相士歎曰：此等人家，真可謂難得者矣。

撞了進去

一浪子嫖妓犯姦，捉問到官，重責六十大板。呻吟痛楚之間，恍忽睡去。夢中聞響，與玉莖爭鬧。響謂玉莖曰：舒服是你，闖禍也是你。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使我受這一場毒打，萬一死了，要拉你去見閻王審這件公案。玉莖答曰：我不過到他門前望一望，是你在我的後頭，把我一撞，撞了進去，不和你打誰。

再斟一杯

一老翁嗜飲，老嫗不與之飲。一日天寒，老夫婦對面，向火。嫗與勃發，拉翁行房。翁以天寒不舉，答之。嫗曰：有何法能使之舉？翁曰：非飲酒不可。嫗忙與之酒，且令翁上床飲。屬曰：如舉時，先要通知我。翁曰：你這老傢伙，也要烤一烤，如烤熱了，也要通知我。翁遂上床，一昧痛飲，瓶已告罄。忽聞嫗語曰：熱了。翁曰：熱了，再給我斟一杯。

笑話一擔

一秀才年七十。忽生一子。因有年紀而生。卽名年紀。未幾又生一子。似可讀書。因名學問。次年又生一子。笑曰。如此老年。還要生子。真笑話也。因名曰笑話。三人年長無事。俱命入山打柴。及歸。夫問曰。三子之柴。孰多。妻曰。年紀有了一把。學問一些也。無笑話到有一擔。

白嶽山樵

予友白嶽山樵。戲作俗語詩四律。極有意味。錄之如下。車兒西去馬兒東。錯把黃金作廢銅。咬口生薑。喝口醋。做天和。尙擲天鐘。得時討飯爲天子。有理重孫打太公。只怕將來還要壞。一年不與一年同。濕他走石與飛砂。一正都能解百邪。畫虎不成終類狗。強龍難壓地頭蛇。弟兄父母妻兒女。柴米油鹽醬醋茶。水裏來時湯裏去。暗中再把窩包加。做成圈套砌成牢。寡骨無情切莫交。只比死人多口氣。猶如活畜少身毛。今年竹子當年筍。一個葫蘆兩個瓢。到底人心猜不着。憑空調過鼓來敲。笑他有眼竟無珠。可惜當年少讀書。有貨那愁無賣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全無半點人模樣。也有三分鬼畫符。善惡到頭終有報。何須吃盡子爲輸。

母不能答

滬上書物販。買店門口。往往羅列愛情郵片。男女相偎。兩吻相接。五光十色。奇狀萬千。一日有一婦人。

手○携○小○孩○經○過○某○書○店○見○此○等○郵○片○即○駐○足○細○視○正○在○出○神○而○小○孩○忽○高○聲○大○叫○曰○母○乎○此○等○人○爲○何○都○在○比○鼻○頭○乎○其○母○唯○唯○含○糊○應○之○

講論鬚子

兩人聚論論語一書皆講鬚子開章就說不亦悅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這三個都是好鬚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三個是不好鬚君子者乎色莊者乎這兩個鬚一好一不好或問使乎使乎答曰上面的鬚與下面的鬚總是一般

不打小伯打阿爺

館中二徒一聰俊一呆笨師出夜課適庭中栽有梅樹即指曰老梅一徒見盆內種柏應聲曰小柏師曰善又命一徒可對好些徒曰阿爺師以其對得胡說怒撻其首徒哭曰他小柏(柏伯同音)不打倒來打阿爺

西女惡作劇

一西女覓得其母未結婚時寄其父之私函持向燈下讀之易母名爲己名至父名則任易一男子名母聞之大怒立起撲之女急以書與母母覽之大慚而罷此女亦惡作劇矣

以詩得金

清乾隆時。揚州鹹商某。大宴賓客。有遠來戚求助於商者。亦在座。行飛花令。得紅字。令至商云。柳絮飛來一片紅。應第三座某太史飲。太史停杯問曰。柳絮何以云紅。請閣上句。某商囁嚅。紅漲於面。戚某遽答曰。上句爲夕陽返照桃花塢。宋人詩也。太史乃飲。是日席終。商卽贈戚三千金。見粟香隨筆。

與蛙賭氣

八字英文字爲 *o. o. o.* 讀之其聲如蛙鳴。偶見某雜誌譯載一則。亦堪軒渠。載云。一鄉人入市賣牛。得幣七枚。歸途聞蛙鳴。誤以爲呼八也。自語曰。只七枚。安得八。又探囊出幣數之。只七枚。而蛙鳴如故。乃語蛙曰。只七枚。蛙鳴仍如故。如是者再。鄉人怒。擲幣於田。曰。你看是不是七枚。

至此益無聊

予友寄塵。嘗不愛觀劇。因作詩贈觀劇者曰。一曲霓裳舞。妍媸細細評。須知觀劇客。同是劇中人。又作觀劇詩云。嘈雜爲何事。生憎笙與簫。無聊纔至此。至此益無聊。兩詩可以觀其性矣。

丈母撒個屁

一杭人有三婿。第三婿甚猥。一日。丈人新買一馬。命三婿題贊。須形容馬行之疾。出口成文。不拘雅俗。

長。嬉。曰。水。面。攔。金。針。丈。人。騎。馬。到。山。陰。騎。去。又。騎。來。金。針。遠。未。沉。岳。丈。贊。好。二。婿。曰。火。上。放。鵝。毛。丈。人。騎。馬。到。餘。姚。騎。去。又。騎。來。鷲。毛。尙。未。焦。三。婿。沈。吟。半。晌。苦。無。搜。索。忽。丈。母。撒。一。响。屁。獸。子。曰。有。了。丈。母。撒。個。屁。丈。人。騎。馬。到。諸。暨。騎。去。又。騎。來。屁。門。猶。未。閉。

牡丹王詔

兩年前某君作諧文一首。語語關合時事。殊足耐人尋味。偶檢得之。重錄於此。題爲牡丹王求天下志士上疏言時事詔文曰。朕聞國家之盛衰。在乎政治。政治之得失。在乎得人。得人者興。失人者敗。今強鄰環伺。外患疊乘。艦似瓜皮。時抵蘆灘。寥岸彈如芥子。亂飛竹塢。茶鄉荷蘭之小。亦解欺人。葡萄之微也。思悔我欲與之戰。則幾支蒲劍。有何能欲與之和。則十萬榆錢。無出處。朝難保夕。危何如也。我辱於人。恥孰甚焉。竊思國家衰微之故。由於政治紊亂。政治紊亂。由於人才缺乏。今大臣則敗似朽株。懦如腐草。竹稱君子。徒知性理空談。松號大夫。祇解膏粱自奉。纖弱如美人蕉。不必論矣。枯寂若羅漢松。何足道哉。至於藤蘿半壁。除攀緣。豈有他能。荆棘滿園。舍刺諷。並無別技。嗟夫。人才落落已如是。國事茫茫安可知。雖然。不憂天下無才。特患人君不用耳。不見彼空谷幽蘭。真奇士也。東籬秋菊。亦俊才也。祇以不屑逢迎。遂致埋沒。徒有牢騷滿腹。效園竹之鳴秋。流淚盈眶。似庭梧之泣露。抱負如斯。是可重也。

遭逢若此。豈不悲哉。朕有鑒於此。特虛心禮士。破格用才。願天下有志之士。各上疏言禦敵之方。自振之策。相與發奮自強。勵精圖治。行看柳旗纒。蓋直指敵營。笥剪竹刀。盡成利器。又何衰之可憂。何恥之不能雪哉。芬芳沁齒。足以澆愁。

比洗澡還要涼快

百舌鳥。北方謂之百齡。各樣鳥音。無不會學。一人甚愛飼養。一日天熱。與百齡洗澡。屬小廝曰。小心看守。如落一根毛。打折你的腿。屬畢。出門而去。其妻要使小廝作事。小廝說。小的不敢擅離。萬一百齡落了毛。要打折小的腿。其妻一聞此言。將百齡拔得一根毛兒。沒有仍扔在籠內。其人回來一看。成了不毛之鳥。大怒。問是誰拔的。小廝不敢言。其妻厲聲曰。是我拔的。你便怎麼樣。老爺回嗔作喜曰。拔的好。比洗澡還要涼快。

有些屁氣

一瞎子雙目不明。善能聞香識氣。有秀才拿一西廂本。與他聞。曰。西廂記。問何以知之。答曰。有些脂粉氣。又拿三國志。與他聞。曰。三國志。又問何以知之。答曰。刀兵氣。秀才以爲奇異。却將自做的字樣文章。與他聞。瞎子曰。此是你的佳作。問你怎知。答曰。有些屁氣。

愈說愈遠了

有高某者好作詩。一日以新作詩示友。友集四書句爲七絕題其後曰。固哉高叟之爲詩。君子於其所不知。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又有人評某人試帖詩云。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人不解其故。問之其人曰。上句是不解作何語。下句是愈說愈遠了。

木人戲聯

木偶戲北方謂之托偶。南邊謂之木肘。有人作對聯云。遇事強出頭。此中大有人在。登壇便抽脚。天下其謂公何。又剝去臭皮囊。始知假中假。露出真面目。方爲人上人。滿天喝唱誰開口。有人提攜我出頭。全憑下人做事。何用上頭開腔。皆工穩可喜。

放屁冤人

祖師殿口忽聞屁臭。衆人俱推托不認。乃推祖師曰。汝爲正祖。受十方香火。如何撒屁。祖師驚起辨曰。尙有四將。何獨推我。四將亦辨曰。尙有龜蛇。蛇曰。我肚小。撒不出屁。定是這個烏龜。烏龜亦不認。適關聖傍立。關平曰。撒屁的定然臉紅。關帝大怒曰。你是我的兒子也。來冤屈我。

館師善對

千笑翁

館師欲爲固館計。每贊學生聰明。東家不信。命當面對課。師曰：蟹。學生對曰：傘。師贊之不已。東翁不解。師曰：我有隱意。蟹乃橫行之物。令蟹對傘。有獨立之意。豈不絕妙。東翁又命對兩字課。師曰：割稻。學生對曰：行房。師又贊不已。東家大怒。師曰：此對也有隱氣。我出割稻者。乃積穀防飢也。他對行房者。乃養兒待老也。

雜記翟某數事

常州翟永齡居西門近新橋。冬日冰雪路滑。而橋高。有鄉人担糞將過橋。翟語之曰：担重難行。吾與若共昇之。免傾跌。鄉人感謝。既昇過一桶。翟卽他適。鄉人曰：尙有一桶。翟曰：汝太不知足。代昇一桶。又責我兩桶耶。鄉人詞窮。祇能并兩桶盡傾之。挑空担去。

一日窺見其嬖在梳頭。叔適在河下釣魚。銜叔之惡已也。急急從村口奔至叔家。大呼曰：嬖嬖不好了。叔叔與人相打。滾在河內淹死了。說畢。搥了嬖。嬖門板一扇。急往外跑。其嬖初不信。嗣見其滿頭大汗。形景畢真。不由不信。未及挽鬢。忽忽哭下河來。翟出嬖門時。故遺火於嬖門外稻草堆內。霎時烈焰飛騰。翟搥門板至河下。向叔跳脚曰：家裡着了火。叔叔還有心釣魚。叔見烟霧冲霄。不疑是假。駭往家奔。見妻披髮哭至。益信爲真。互相盤問。方知受給。碍於兄嫂愛子。無可如何也。

又雨天立門前。見有着新靴而過者。行甚困。翟告之曰。新靴行爛地。殊爲可惜。不如以我釘靴相借。抵家而後見。還何如。其人感甚。卽相易而去。行數武。翟着新靴。追至曰。務請一抵家。卽送釘靴來。其人諾。翟趨而歸。再行數武。翟又追至。叮囑如前。視其靴已泥深沒踝矣。翟生平侮人。一日偶立於門中。有人前問曰。請問先生拈闔之闔字。筆畫若何。翟曰。門中一龜也。其人之目曰。是矣。是矣。翟頓悟而無如之何。

鬼被強姦

早年滬西新馬路背後一帶。荒塚壘壘。風雨之夜。鬼常迷人。有某甲者。一夕乘醉過此。見一女子。彷彿艷絕。因念弱女夜行。必係淫奔。不妨劫之。及其將近。某曰。邂逅相逢。三生緣也。女曰。我非人。某曰。爾非人。既有如此美麗。亦斷不放爾過去。女子着急曰。如再不放。我將變相矣。某曰。爾變相便變相。我終不放。女子大叫一聲。面目慘淡。七孔流血。舌長數寸。蓋絳鬼也。某若爲不見。抱之愈緊。硬褪其褲。挺然直入。鬼無如何。聽其強暴。事畢之後。酒氣上湧。昏臥於地。天明有人經過。見某伏臥於泥。呼之不應。以爲已死。集衆拉出。摸之尙溫。急以薑湯灌之。徐徐而甦。曰。樂哉樂哉。衆叩其事。某自述夜來所遇如此。衆笑曰。爾強姦鬼女。是何罪名。亦在泥犁地獄中走一遭矣。

夜深來訪舊相知

南京某監生。姦好如女子。回眸一顧。姿態橫生。與王學士善。其親暱之情。無異餘桃斷袖。因其爲太學中人物。不敢以曖昧污之。要之去龍陽君一間耳。一日忽語人曰。昨夢縉出胯下。未審主何朕兆。有狂生某。因爲句嘲之曰。監生一夢甚蹊蹺。黃鱸鱸臂事可疑。想是翰林王學士。夜深來訪舊相知。聞者鼓掌。

保全兩命

一資郎納官。獻百韻詩於上憲。中一聯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愀然曰。君家運之壞。一至如此。答曰。實無此事。只圖對偶親切耳。一客諶之曰。何不說愛妾眠僧舍。姦妻宿道房。猶得保全兄弟性命。

一舉兩得

妓女與嫖客。死見冥王。王判妓女養漢接人。方便孤老。功德最大。宜轉男身。嫖客眠花宿柳。敗化傷風。罪惡過重。應轉女身。鬼卒稟曰。既命男女轉移。何不將嫖客之陽物鏤下。補在妓女身上。豈不一舉兩得。王然之。正要動手。忽有要事退堂。厲左右曰。好好看守。候我回來發落。王走後。嫖客恐其要鏤。乘間

脫逃。王事畢。鬼卒稟曰：候補的尙在站班。候銓（與選同音）的已經脫逃。

卑職小名叫狗兒

一捐班不曉官話。到印後。謁見各憲。上司問曰：貴治風土何如。答曰：並無大風。更少塵土。又問春花何如。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十文。又問紳類何如。答曰：卑職身量足穿三尺六。又問百姓何如。答曰：白杏只有兩棵。紅杏不少。上憲曰：我問的是黎庶。答曰：梨樹甚多。結果甚少。上憲曰：我不是問什麼梨杏。我是問的小民。官忙站起答曰：卑職小名叫狗兒。

孔子後代強多了

武官與文官同席看戲。演七擒孟獲。武官曰：這孟獲如此蠻野。不服王化。七擒七縱。猶且不服。想不到孟子後代。竟然有這般桀驁不馴之人。衆皆掩口而笑。一文官曰：吾兄所說極是。到底還是孔子的後代。比孟獲強多了。

春色惱人眠不得

一西賓見內東美而能文。心甚慕之。而無隙可乘。每日令學生對對。學生一時不能對出。俟至次日。上學。始能對上。先生稔知係內東代對。思以對語挑之。出一對云：千紅萬紫皆春色。學生下學給母看。內

東對曰。百家諸史。盡文章。先生見對。句莊重。又出對云。春色惱人眠不得。內東對云。詩書笑爾讀未成。先生芳心未艾。又出一聯云。樹密山高。叫樵夫何處。下斧內東一見大怒。說此人品行不端。豈可留他教子。即使人下逐客之令。先生大失所望。乃強詞曰。要我辭館不難。必須將此聯對上。方可從事。內東曰。此乃無賴之徒。我何不借此聯爲驅逐之語以言之。乃對曰。鷹急犬快。驪狡兔趕緊離窩。

善于遮飾

一女善屁。新婚隨嫁。一媽一婢。囑以忍屁遮羞。臨拜堂。忽撒一屁。顧嫗曰。這個老媽。無體面。少傾又撒一屁。顧婢曰。這丫頭。恁般可惡。隨後又一屁。左右顧而嫗婢俱不在。無可說得。乃曰。這張屁股沒正經。

嘲幕客

和尚嫖妓。忽聞外面有人敲門。說縣裏刑名師爺來了。和尚倉皇失措。無處可避。妓曰。你藏在床底下。等師爺走了。你再出來。和尚從命。師爺走進。妓曰。爲什麼。總不到我家來。想是公忙。師爺說實在有事。妓說我請教一事。譬如和尚宿娼。應辦何罪。答曰。不守清規。有犯淫戒。應該斬立決。和尚在床底下。一聞此言。戰慄恐懼。不動自搖。師爺正在談心。外面又有人敲門。說大老爺來了。師爺說。如何是好。妓女說。我有新草薦一床。請師爺將草裹在身上。立在門後。忙用草薦裹好。大老爺進來。妓在旁侍立。說大

老爺連日問案。實在辛苦。大老爺說分所應爲。妓女曰請教大老爺一事。譬如和尚宿娼。應問何罪。答曰佛門弟子。不守清規。不過笞二十。飭令還俗而已。和尚在床下一聞此言。喜出望外。遂忙扒出來。說和尙叩謝大老爺洪恩。今日若不是親臨判斷。和尙一定被這草包師爺要了命了。

句句不離本行

一皂隸驟富。使其子讀書。欲改換門楣。然其子已習父業。不改父行。一日隸兄手持羽扇而來。先生出對叫學生對曰。大伯手中搖羽扇。學生對曰。家君頭上戴鵝毛。又出六字對。讀書作文臨帖。對曰。傳呈放告排衙。又出五字對。讀書宜朗誦。對曰。喝道要高聲。又出四字對。七篇古文。對曰。四十大板。先生有氣。說打胡說。學生說往下站。先生說放狗屁。學生說快退堂。先生哼。學生喝。

案案皆是許聞

一官坐堂。書吏呈上名單。官將單內計開二字。讀作許聞。用硃筆一點。說帶許聞。差人稟曰不到。官曰要緊之人不到。只好問二案。一看名單。也有許聞。又點曰帶許聞。差人稟曰不到。官怒曰屢點不到。案案有名。定是認棍。當堂出籤。立擎到案。用硃筆判籤。將十七日七字一鈎。望左鈎去。書吏不敢明言。稟曰筆毛不順。老爺的鈎子向左去了。官曰你代我另寫。吏因籤出。總在次日。乃判十八。官笑曰你又來。

放我了。打是我連八字都認不得嗎。

鐵匠受屁

有善屁者。往鐵匠鋪打鐵。搭方講價。連撒十餘屁。匠曰。汝屁直頭多。若能連撒百個。我當白送一把鐵搭與你。其人便放百個。匠只得打成送之。臨出門。又撒數十屁。乃謂匠曰。算不得許多。這幾個小屁。給我幾隻鉋頭釘罷。

和尚難倒制府

清畢秋帆制府。總制兩江時。問常州天甯寺和尚曰。你們經典內南無二字。應念本音。爲何念作那摩。僧曰。四書上於戲二字。如何亦讀作嗚呼。畢不能對。

先生是狗屁

蒙師出兩字課與學生對。曰馬嘶（滬音讀如屎）。一徒對曰鷓鴣（滬音鷓鴣）。師曰好。徒揖而退。又一徒曰牛屎。師叱曰狗屁。徒亦揖而欲行。師止之曰。你對也不會對好。如何便走。徒曰我對的是牛屎。先生改的是狗屁。

謝天謝地

一官好酒。急政。貪財。誅民。百姓怨恨。臨卸篆。公送德政牌。上書五大天地。官曰此四字是何用意。令人不解。衆紳民齊聲答曰。官一到任時。金天銀地。官在內署時。花天酒地。坐堂聽斷時。昏天黑地。百姓含冤。是恨天怨地。如今可交謝了。謝天謝地。

蚊蟲結拜

鄉蚊虫與城蚊虫結拜。城蚊虫是把弟。鄉蚊虫是把兄。把兄乃謂把弟曰。你城中大人。珍饈適口。美味充腸。肌膚嫩而腴。你何修有此口福。我鄉下農夫。藜藿充飢。糠粃下啖。血肉粗而澆。我何辜甘此淡泊。城蚊曰。我在城中。朝朝宴會。日食肥甘。甚覺厭膩。鄉蚊曰。你帶我在城中。祇領大人恩膏。然後帶你到城外。遍嘗鄉中風味。城蚊應允。把鄉蚊帶至大佛寺前。指疇哈二帥曰。此是大人。快去請吃。鄉蚊飛上大人身上。鑽研良久。怨之曰。你們城中這大人到真大。却捨不得給人吃。我使勁鑽了半天。不但毫無滋味。而且一點人味也沒有。

人馬瘦哉

糧道觀風。所管衛所。都來應攻。題出視其所以。一章。衆衛弁相聚而嘆曰。我們各所窮的如此。道憲還要添設三所。合問何故。答曰。又添視其所。觀其所。察其所。所愈多。官愈窮。一弁曰。其實他何嘗不知道。

業經標出人馬瘦。人馬瘦哉。

遺金人更早

有某商常病其愛子晏起。屢加訓誡。而其子必俟紅日三竿始肯起床。而呵欠如故也。商思勸之以利。或可使之早起。給其子曰。若不愛金錢乎。昔人有語云。早起能拾遺金。子答曰。若然。則遺金之人。其起必視拾金之人更早耳。

有你沒我

浙江義縣出脚魚。小而肥。甲於通省。每至夏季。要送上司。用大桶多裝。連夜赴省。如此小心。猶有斃者。縣官因公上省。謁見各憲。當面致謝曰。貴縣好脚魚。可惜斃者甚多。是何緣故。縣官忙立起答曰。想是你擠我。我擠你的緣故。上司曰。大兄。有你沒我。

老爺出來了

一皂隸善說笑話。老爺退堂。單留下他。叫他說笑話。把紅黑帽子摘下。不說不准他戴。皂隸曰。小的不敢說。老爺曰。你只管說無妨。皂隸說。有兩夫婦行房。互相摸弄。夫問妻曰。你那裏是什麼。妻曰。這是衙門。妻問夫曰。你那裏是什麼。夫曰。他是老爺。妻曰。何不請老爺進衙裡辦事。果然老爺進了衙門。誰知

老爺辦事疲軟。剛到任。就撒了。婦人一摸。老爺不見了。問老爺那裏去了。答曰。老爺出來了。皂隸說。老爺出來了。抓起帽子。戴在頭上。大聲喝道而出。

幫辦公事

官太太能代老爺辦公事。而性甚淫。老爺雖不能辦公事。而性好睡。一夕上床。夫人見其合眼。即翻身擾之。老爺問何以不睡。夫人曰。躊躇公事。老爺會其意。旋與之交。夫人之愿既遂。乃安眠。至天曉。老爺執其陽物而嘆曰。我與他相聚一生。竟不知他有這般本事。夫人曰。他有什麼本事。老爺曰。會幫辦公事。

臨陣說逃

姑嫂與媽媽共飲。姑娘說我們行一令。要各說一物。像一個字。帶一官名。並帶一罷官之事。姑娘說。趕麪杖似一字。在案上趕來趕去。是巡按。因趕的麪軟。巡按面軟。應罷官。嫂子說。鉄耙子似而字。耙了一點尿。《典史同音典史官名》有尿即是鑽。《與脏同音》應罷官。該媽媽說。想了半天。總也說不出。忽然想起。說你爹的卵子似小字。問是何官。答曰。黑松林把總。又問因何罷官。答曰。臨陣說逃。

罵官又一則

千笑錄

一百十七

某富商家。墻垣高峻。庭院宏敞。夫偶他出。其妻獨坐燈下。五更將盡。忽聞東墻窸窣有聲。婦從窗隙窺之。見一大人在墻上。穿方靴。足長數尺。自上而下。正詫愕間。旋見西墻上亦有一女子。巨與大人若見面行禮畢。而交媾焉。淫穢潑潑。垂地有聲。廢炊時始畢事。各歸墻下。冉冉而滅。婦方敢大號。衆奔至。舉火燭之。庭中惟遺兩大人之所餘。洋洋盈塔。細視之。非精非血。俱不能識。逾歲其處忽生樹數株。花開如蓋。結子如頂珠。始而白。繼而光亮。既而青如寶藍。至深秋而始紅焉。或曰此爲五色菩提。惟佛國有之。有古時人述彼時商婦之所見。乃知兩大人之遺澤孔長。而菩提之蒙其餘蔭而生也。

偷肉妙法

一厨子往一富家治酒。偷肉藏在帽內。適爲主人看見。有意使他拜揖。好使帽內肉跌落於地。乃對厨子曰。連日辛苦。我作揖奉謝。厨子知主人已覺。恐肉跌出。對主人曰。萬不敢當。主人拜揖。小人就在這裏跪下了。

燙死我了

一厨子偷油。煉好灑在腸內。趁腸未熱。圍在腰間。用衣遮蓋。忙來至二門。恰遇新姑娘回門。走進腸已透熱。只好挨著疼。躲在一旁。姑娘奶奶一見。太太眼中落淚。說我的心肝。你疼死我了。厨子在旁應

之曰。我的大腸。你殺死我了。

誤了一點

有妄自稱大。以人王自稱者。縣主不忍不赦而誅。拘而誡之曰。字中有四大。王居其一。汝僭稱王。有殺身之禍。本縣在王字下。與汝添一點。改爲人玉。以解人疑。而戒下次。人玉唯唯而退。回至家中。尋思良久。說這玉字上這一點。乃縣主所添。豈可置之下部。我今移在王字之上。以示尊崇。於是又以人主自稱。鄉里聞之。無不驚疑。聯名出首。官怒極。拘案下。以謀爲不軌。置之凌遲。臨刑前三日。寄詩家中云。特諭鄉里衆卿臣。孤家不日見閻君。三日以前見人寡。三日以後見寡人（與嗣同音）。

土地背債

一土地香火清涼。欲作祟求酬。又恐遭了天遣。乃思得一法。命小鬼覓一鴻運之人。佑其發財。以冀還願。一日見一騎馬人。相貌魁梧。紅光滿面。小鬼遂將此人攝至。土地用監睡虫使他睡熟。夢中囑曰。我保佑你發財。你要大大的還愿。其人許唱戲挂袍。三牲供獻。許完醒來。却是一夢。上馬尋大路而回。未及一年。果然貿易富足。路過土地祠。土地使小鬼坐索。其人曰。行路人未及備辦香燭。現有銅錢二串。供獻神前。你老人家歡喜吃何物。隨意自買。所許神戲。只好我唱。手執馬鞭。神前舞唱。唱完討賞。又將

桌上銅錢擎下。作爲賞資。將行路蠟燭。擎出兩枝點燃。插在小鬼臀上。將帳簿拆開。貼了土地一身。卽爲挂袍了愿。騎馬而去。小鬼見此人已走。握住屁股訴曰。鬼卒並未得受分文。叫我無辜坐蠟燭。實在難受。土地說。我本不愿管事。皆是爾等慳德。丟了我一身債帳。叫我何日方還得清。

留點與人看看罷

有作客異鄉者。每有人請入席。輒狂啖不已。同席之人甚惡之。因問曰。貴處逢月食如何護月。答曰。官穿公服。聚僚屬。設壇擊鼓。俟其吐出始散。其人亦問同席者曰。貴鄉亦相同否。答曰。敝處則不然。只是善求。問如何求法。對曰。合掌稽首。對黑月而言曰。阿彌陀佛。你老人家太吃的利害了。省之點吃。留點與人看看罷。

不勞遠送

一人最會說笑話。人人見了總要他說。一日將要遠行。衆人都來公送。臨上車。衆人攔住。要他說笑話。方准起身。他說有。有個姑娘。在臨街樓居住。樓下有一尿池。往來之人。都在此處小便。姑娘在樓偷看。那話。一一用紙照樣描出。用剪裁下。另藏一處。樓上住久。描的甚多。常常檢出把玩。一天婆家來娶。臨上車。將紙樣一火焚之。洒淚祝曰。從今長別。不勞你們各位遠送。衆人知爲所罵。遂一闕而散。

講道理

家眷下店。姑娘到後院解手。見後槽兩驢交尾。店家忙來趕開。姑娘問曰。這兩個在那作什麼。店家諱言之曰。一個在那裡罵。一個在那裡要打。姑娘說。你來哄我。打量我不曉得呀。店家道。我不敢明言。是我講道理。你因何出口傷人。姑娘說。我罵了你。你便怎麼樣。店家說。你真罵我。我就要打你了。

嘲鄉下人

某甲性慧。出言尤滑稽多辯。一日見其鄉人入城。以官妾艷飾爲妓。以香燕爲皂笈。以葡萄爲松子。某甲乃嘲之曰。一人到北京。見太監手攜鸚鵡。其人問曰。老太太你這小雞兒。是多少錢買的。太監怒曰。你這小子。既認不得人。又認不得貨。

送家父上學

一人問少爺與老太爺孰樂。答曰。作老太爺雖樂。比及兒子讀書作了官。年已衰矣。還是作少爺最樂。老的讀書作官弄錢。都是少爺受用。其人聽罷。急趨而走。追問其故。答曰。趕緊買書。好送家父上學。

小個個

一女在室與人私。姦生一子。被父痛責。子歸後。生子。母命兒往賀之。大兒謀食於外。次兒病不能與。乃

命三兒往。願三兒最續。至姊家之時。姊出兒拜之曰。弟弟。這是你的外甥。弟驚呼曰。姐姐。你前次在家裡生了一個小個。被爹爹打得半死。今日又生了嗎。

我未先說

有賣母猪肉者。囑其子諱之。已而買者至。子即謂曰。我家並非母猪肉。其人覺之不買而去。父曰。我已吩咐過。如何反先說起。怒而撻之。少頃。又買者至。問曰。此肉皮厚。莫非母猪肉乎。子曰。何如。難道這句話。也是我先說起的嗎。

裝些體面

一人家貧不善飲。每啖糟餅二枚。便有醉意。友人問之曰。君晨飲耶。答曰。非酒糟餅也。歸以語妻。妻曰。馱子。便說吃酒。也有些體面。夫頷之。及出。仍遇此友。問如前。以吃酒對。友詰之。酒熱吃乎。冷吃乎。答曰。是煨的。友笑曰。仍是糟餅。既歸而妻知之。答曰。汝如何說煨。須云熱飲。夫曰。我知道了。再遇此友。不待問。即誇云。我今番的酒是熱吃的。友問曰。你吃幾何。其人伸手曰。兩個。

免得淹斃

一庸醫醫死人。為苦家所縛。夜半梟水遁歸。見其子方讀脈訣。遽謂曰。我兒。讀書尙緩。還是學泅水。要

緊子問何故。曰：你日後如醫死了人，如水鬼時，免得淹斃。

嘲酒鬼

一人肩挑磁壺，各處貨賣。行至山間，遇一虎咆哮而來。其人惶甚，忙將一壺擲去。其虎不退，再投一壺。虎又不退，投之將盡，止存一壺。乃高聲大喊曰：畜生！畜生！你若去也，只是這一壺；你不去也，就是這一壺了。

看大橋

山東人慕蘇州橋大，不辭遠道來看。中途適遇一蘇州人問何往，曰：聞山東蘆茆大，前往觀之。如是兩人各道企慕。蘇曰：既如此，只消通與兄聽，何必跋涉。因言：去年六月初五，一人自橋上失足墮河，至今年六月初三還未曾到水。你說高也不高。山東人曰：多承指教。足下要看，敝處蘆茆也不消去得。明年此時自然長到蘇州來了。

難道不是賊

一翁有三婿，長裁縫，次銀匠，惟第三者終日閒遊，不事生業。翁責之曰：做裁縫的要幾尺，就是幾尺；做銀匠的要幾錢，錢就是幾錢。獨汝遊手好閒，有何結局。三婿曰：不妨待我打一把鐵槌，上開人家庫。

門。要。取。論。千。論。萬。也。是。易。事。稀。罕。他。幾。尺。幾。錢。翁。曰。這。等。說。竟。是。賊。了。婿。曰。他。們。整。日。落。人。家。的。難。道。不。是。賊。嗎。

夫妻爭嘴

兩小口吵嘴。隔壁老太太來勸。說你兩夫婦因何吵鬧。婦人說。我們當家的實在沒良心。人家變着方法服侍他。他總說我不肯服侍他。男人說。老太太不要聽他的話。自娶了他進門。服侍我的時候。狠少。他高了興。到叫我服侍他。婦人急曰。我怎麼不侍你。人家作月子。一個月工夫。你倒幹了我二十回。屁股。你還說人家不服侍你呢。

要鮮死了

衆瞎子打平夥吃魚。錢少魚小。魚少人多。只好用大鍋煮湯。大家嘗嘗鮮味。瞎子沒吃過魚。活的就往鍋裡扔。小魚蹦在鍋外。而衆瞎不知也。大家圍在鍋前齊聲讚曰。好鮮湯。誰知那魚在地下蹦。蹦在瞎子脚上。呼曰。魚沒在鍋裡。衆瞎歎曰。阿彌陀佛。虧得魚在鍋外。若在鍋中。大家都要鮮死了。

放屁狗

一學究看文。遇紕繆者。喜批放狗屁三字。或勸之曰。此批太魯不雅。學究曰。此乃一等批。還有二等三

等者。或究其詳。學究曰。一等是放狗屁。放狗屁者。人放狗屁也。尚有人言不盡是狗屁。二等是狗放屁。狗放屁時。甚少。偶一放之。屁尚不多。第三等放屁。狗以屁名。簡直的全是狗屁矣。

好一個鼓槌

一傻婿。至丈人家赴席。妻屬之曰。你到我家。話要少說。無論何物。總以古字稱之。既不出醜。而且典雅。傻婿唯唯。來至丈人家中。坐下一言不發。丈人讓茶。傻婿一見茶碗。說道好一個古碗。及吃飯上菜。看見菜盤。說好一個古盤。丈人大喜。說女婿不傻。丈母出來讓酒。現懷臨盆身孕。臍臍大腹。傻婿一見。說好一個古（古鼓諧音）肚。丈人出外解手。隔窻看見丈人之具。說好一個古槌。

王八加衛

龜與蛇結拜。龜爲兄。蛇爲弟。把兄引把弟見把嫂。誰知龜喜與蛇交。把弟見了把嫂。眉來眼去。彼此傳情。把兄一見。忙撒龜尿。將把弟圍住。蛇畏其尿。不敢出其圍。把兄乃放心而去。把嫂見龜已走。潛將把弟負出圍外。與之交。交畢。仍置圍中。龜回。見蛇尚在圍內。甚爲得意。乃自誇曰。若不是我把長老二裝在圍之裡。我這實缺烏龜。早加忘八衛了。

嘲團拜

千笑集

清季年。北京團拜之風極甚。招優擁妓。怪象百出。記者出香甸。茶肆有說水族過年評話者。婉而多諷。足博一噱。評話者云。水晶宮水族過年。同吃年酒。因行酒令。說都要恭而有禮之言。更要切自己姓名。於是大家讓鯉魚上坐。鯉魚說不敢當。我這裡還禮了。又讓鮎魚。鮎魚說我這裡叩年喜了。又讓泥秋。泥秋說我這裡泥首了。最後讓到團魚。團魚說我這裡說至此三字。就停口說不出。想了半天。望衆人大笑曰。我自好在這裡團拜了。

大報應在後頭

一知事刮剝甚厚。晚年得一子極慧。因令人攜之至滬。以廣見聞。而開茅塞。至滬西靜安寺。見石獅一對。大喜。問堪者曰。此物何名。對曰。左邊曰報。右邊曰應。統名之曰報應。慧子曰。我要報應。攜者因帶赴隔隣石作。定琢大小兩對。石作曰。大者三千。小者一千五。不日交小者至。攜回知事怒曰。化錢購此廢物。真是報應。其子曰。爹爹說得一些不錯。此係小報應。大報應尙在後頭未來。

親爹齊上來

一知事粗識幾字。尤好以相像之音代之。如齊讀齋。怒讀恕。白認白。哭作笑之類。不勝枚舉。一日坐堂收詞。適有一姓新名釜者。告一姓齊名工業者。欠錢不還案。點名時。連呼兩名曰。親爹齊上來。親審者

闕堂大笑。彼亦退堂焉。

老翁娶妾

一老翁年逾耳順。猶御女不輟。新買二妾。求先生起一美名。先生曰。一個名忠。一個名孝。老翁曰。忠孝二字。太道學。不甚風雅。請問二字出於何典。先生曰。千字文有之。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嘲愛酒者

新官到任。飭拿像人不像人的到案。差人爲難。回家商之妻子。妻曰。這有何難。你將猴子與他穿戴衣冠。送至署中。就說帶到。亦可銷差。夫如其言。將猴子扮好。牽去見官。官大喜。命人領到席前。叫他吃酒。誰知猴子吃了酒。野性發作。在席前掀了帽子。撕了衣服。亂跳亂啼。官罵之曰。你這畜生的東西。未吃酒的時候。到還像人。吃了酒。連人都不像了。

何敢如此

把兄弟暑日同行。夜深投宿一家店房樓上。臥處正在店東臥房之上。向來不住人。亦無床舖。天氣炎熱。二人裸體就樓板而臥。二鼓後。聽樓下有聲。把兄望下偷看。見店東小夫婦行房。欲叫把弟同看。又不好出聲。只好招之以手。把弟見把兄赤條條爬在樓板之上。用手相招。誤會其有聲。上前將那話

納入把兄被創大怒。赤身跳起。且呼且罵曰。我叫你來看人。誰叫你來玩我。正在吵鬧。店東上樓勸曰。你二位何必吵鬧。聽我罷。把兄說。你還說誰你呢。若不是聽你。把弟何敢如此。我又何至如此。

一老新婚詩

二老年逾耳順。始完婚配。有人作詩嘲之曰。華梯空作枯楊兆。二老新婚樂有餘。未及破瓜先落齒。還從熟路駕輕車。萊衣今與新婚着。金屋聊爲壽母居。鷓蚌相爭持不久。暗中笑殺武林漁。亦頗堪一噱。

大學飛字

一人讀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讀至得字。忽訝曰。此處何少一得字。又一人讀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讀至得字。忽訝曰。此處何多一得字。一日二人相遇於途。偶然談及。前一人恍然曰。怪不得予大學上少一得字。原來飛到你大學上去了。後一人亦恍然曰。怪不得我大學上多一得字。原來由汝大學上飛來的。

點相

清科舉時。有三舉子同見一僧。問試事若何。僧不發一言。但豎一指。揚示衆前。遠榜發。僅中一人。於是

皆以爲神。其徒密叩其何術。僧曰：我之妙法，全在不言中。若三人中一人是我，豈一指者言一人中。也。若中二人是豈一指者言一人不中也。若皆中是我，豈指即言一齊都中也。若皆不中是我，豈一指即言一齊不中也。

請吃鴨

夫妻反目，誓不交談。如誰說話，罰誰燒火一年。相持數日，婦人尙掙扎。惟有男子慾火如焚，情不可遏。欲要直言，又恐認罰，無奈伸過腿去，用脚尖挑丟其間。婦人醒而罵曰：說了誰不理誰，你這是什麼緣故。男子強詞以對曰：我請老八吃鴨子，與你什麼相干。

打出去

一官蒞任，飭差速傳本地才子到署考試，以便助理公務。差誤以賣柴之子進，官問曰：足下是何功名出身。答曰：出身却是砍柴。官知其誤，姑又問曰：可知四書五經麼。答曰：四十五筋在秤，大花裡面官怒叱曰：打出去。柴子亦呼曰：打出去，是五十筋了。

踢一脚

一人乘馬，其僕被馬舉蹄踢傷膝，僕忿甚，拾石擲馬股，誤中主人背。主大創回顧，僕急蹲於地，作怏怏

狀某呼之曰。汝何遲遲。僕曰。被馬踹傷。故不能速。某曰。誠然。此馬性極劣。方纔我背上亦被這畜生踹了。脚。

大風吹井

一弟慣會說謊。其兄每爲圓之一日對人曰。昨夜大風。將我家井吹到隔壁去了。衆大笑。兄圓之曰。確有其事。并近貼鄰籬。筐昨晚風大。把籬筐吹過井來。却像吹到鄰家。一日又曰。有人射下一雁。頭上頂碗粉湯。衆友大笑。兄圓曰。此事亦有一日同在屋外吃粉湯。忽有一雁墮下。雁頭跌在碗內。故曰雁頭頂粉湯。一日又對人曰。寒家有頂大帳。能將天地帳住。一絲空縫沒有。兄忽大呼曰。快快放。弟曰。放甚麼。兄曰。叫你快快放帳門。不然我要被你脹（脹帳同音）死了。弟曰。何以云然。兄曰。你帳能脹天地。豈非我也被你脹在裡面了嗎。

狗頭生的

一蒙師歲暮歸家。舟中寂寞。因與舟子問答。舟子問曰。相公貴庚。答曰。屬狗的。隔年已是五十歲了。舟人曰。我也屬狗。爲何貴賤不等。又問是那一月生的。答曰。正月。舟子大悟曰。是了。是了。怪不得我要搖這一世的我是十二月狗尾疤生的。相公正月是狗頭生的。所以能坐西席。教（教同叫）了。這一世的。

瞎子受騙

一人善說笑話。衆人有意難之曰：你能說一字笑話。能使我等笑。情愿輸酒二桌。如不能照樣認罰。其人曰：可。然須依我數事。衆曰：可。其人曰：如此如此。衆許之。至日。領一瞎子至文昌宮。囑其立在池邊。其人曰：請聽一字笑話。衆皆傾耳靜聽。其人曰：（跪）瞎子果雙膝齊落。扑冬。跌在池內。衆人闕堂大笑。其人曰：我這一字笑話。何如。連忙拉起。瞎子同享美宴。

許下日子

一人性極吝嗇。從無請客之事。家僮偶持碗一盞。往河邊洗滌。人問曰：你家請客耶。僮曰：要我請客。除非那世裡去。主人知而罵曰：誰叫你替我許下日子。

願變母狗

一蒙師善讀白字。將四書上母字讀母字。孟子讀孟字。顏字讀願字。季字讀李字。死後閻王怒其誤人子弟。罰入畜生道中。令其變狗。師哀乞曰：求變母狗。不要變公狗。王問何故。對曰：禮記云：臨財母狗（母苟）得臨雞母狗（母苟）免。總求王爺開開恩能。

還是兔子

千笑錄

一富翁極喜奉承。恰遇一極不善奉承人之相士。喚其相面。相士登堂。見富翁巍巍高坐。讓不爲禮。相士相了許久。說貴相清奇。絕非凡品。耳長頭小。眼大無神。紅線盤睛。唇開齒露。好像一個。往下不敢說了。富翁說到底像個什麼。相士說好像一個。鬼子。富翁大怒。命左右綁了。押在空房。將他活活餓死。家人從命。因在旁勸曰。你這人好不在行。我們老爺家資富有百萬。最喜的是奉承。你若奉承幾句。謝禮定然從豐。相士曰。求二爺帶我去。再相一相。家人來主人面前稟曰。剛纔相士怕老爺虎威。一時張惶相錯了。何不再令他相一相。富翁曰。允你情面。叫他來再相。家人把相士放了。帶至主人面前。相士看了。又看相了。又相端詳良久。說二爺求你老爺。仍然把我綁起來。罷他還是一個鬼子。

一個紅棗

一近視者新年拜客。主人留坐待茶。茶果吃完。視茶內鼻影。以爲橄欖也。撈摸不已。久之。忿極。輒用指撮起。儘力一咬。指破血滴碗內。近視者仔細認之曰。啐。我只道是橄欖。攪却原來是一個紅棗。

慧僕催客

一主人既客且燥。奴僕偶拂意。卽打罵隨之。故無幹僕。一日携一慧僕赴友召。友曰。長路累君奔馳。抱數抱歡。主曰。稅騎而行。尙不覺倦。僕應聲曰。真聽他話。他因嫌馬貴。是走得來的。友人不覺大笑。事畢。

回家主人將僕痛毆并曰下次我不問你再多言定打斷你的狗腿僕曰老爺吩咐小的記下了一日設午宴招飲諸陪客畢至恰主席之友不來主命此僕往催少頃回來默不一聲主人良久乃記及因問之曰你去過的嗎曰去過的主人以其去催過亦不下問於是與友閒談至日昃首座仍不來主人大慌因再問曰你去催他說些甚麼僕曰他說恰有感冒渾身發熱今日不來主曰你怎不早說僕曰你不會問我

雞有七德

一人極吝一日一遠客來訪無可奈何只得具粗糲淡飯餉之食時客窺主人家有多雞因盛道昨至某友家以鷄黍見餉味美過於魚肉云主人搖首曰此友當係未嘗學問者流否則鷄有五德奈何宰作食料明達如兄當不忍食其肉矣客笑曰昨日之鷄僅有五德故能宰食尊府之鷄已具七德何可充饌主人問故曰君捨不得我吃得(德得同音)豈非有七德嗎

嘲醜婦聯

某甲娶再醮婦鄰扇日諸友各醜資稱賀惟秀才不名一錢衆嘲之曰秀才人情紙半張爾奈何無之爭市一泥金對付之並要之曰苟無切當佳句定須加倍懲罰秀才笑領之援筆直書曰花徑昔曾緣

密掃蓬門。今復爲君開。衆皆拍掌大笑。某甲見之。亦忸怩曰。語太尖刻。

已買定了

有初作僕者。主人拜客。令其挈拜匣同往。其僕有些怕羞。乃草標於匣上。假託買匣之人。以自掩。街上呼曰。買拜匣的過來。僕指家主曰。前面那位已買定了。

府試奇談

前清府試。某太守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八比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齊二比也。太守題俳語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哀。叫一聲我的兒子。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鬼。誰知你被一個混帳的東西。做成了一味吃不得的大八塊。可以噴飯。又黃太守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扎。誤書黃爲王。太守作詩答之云。江夏鄒未結盟。甘頭三毒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敝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真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辜負籠鵝道士情。工整熨帖。風趣獨絕。

兩婿相爭

一人家有二女。長適雅士。次適癡漢。一日會於岳所。因共遊園。岳指池中鵬。問長婿曰。鵬何以能浮水。答曰。鵬有毛羽。故浮。癡婿辯曰。船無毛羽。亦浮。彼說非也。行樹下。見果實半紅半綠。岳又問。故長婿

曰向陽者紅背陰者綠癡瘡又非之曰難道西瓜是繡轉長成的末至圍盡處有混圍其旁草甚茁壯長瘡指之曰近廁之壯如是癡瘡更靚然曰若以近糞而物壯人身臂與股連兩股雖壯而他物未能稱是也。

嘲武舉

江蘇吳縣知事徐州人下車伊始循例行公事驅逐土娼以免滋事因天氣暑熱思食蒿苳以解煩渴喊茶房至凝思不語茶房見其看公事乃徐問曰老爺可是要開水碗（吳音讀水爲死）某知事大怒罵曰混帳忘八蛋怎麼罵老爺要該死哩叫你上街辦點蒿苳來茶房見知事動氣不敢多言退而尋思老爺看禁娼告示想是要辦烏龜（讀作主）又誤蒿苳爲烏主隨同差役帶一樂戶來稟曰烏龜辦到知事曰交廚房削了皮拿來烏龜唬得魂不附體求曰倪雖是烏龜弗會犯介王法耐老爺聽個殺千刀介閒話要剝倪介皮剝仔介皮痛殺哉曉知事曰你是甚麼人對曰倪是烏龜曉知事曰你是武舉是前清功名敢拿來恫嚇民國知事麼

認白字

三鄉人皆粗識之無一日同訪一客客堂懸有存厚堂三字一曰『在原堂』一曰君誤矣明明是『夜

廉堂』怎麼說是『在原堂』一在旁拍掌大笑曰：連『仔廉堂』三字都不認得。還出來現世哩。兩人曰：不對不對。仔字沒有那一長畫。正爭論之際。主人出堂問知其事。笑曰：那一長畫。是招碑（牌誤認碑）店裡寫錯的。

眼鏡寶塔詩

有某詠眼鏡墨字句寶塔詩曰：價（吳語謂時髦）晶片。玳瑁邊。兩片連牽。鼻上。豎。齋。匾。耳朶。背後。拉。繚。遮。了。一。層。倒。看。見。

先生是我兒

一婦孿生兩子。一日共嬉於門。一叢師過。愛之。笑顏問曰：誰先生。誰後生。婦誤爲戲。已發怒曰：先生是我兒。後生亦是我兒。

不要射壞虎皮

一人極會計算。一日爲虎啣去。其子執弓逐之。引滿欲射。又從虎口遙謂其子曰：我兒。須。是。兜。脚。射。來。不要。傷。壞。了。虎。皮。沒。人。肯。出。價。錢。

嘲近視

有近視眼新歲出門拾得一大爆竹錯認他人所失銀包喜曰新年發財遂密藏袖內至夜就燈啟視線藥被火照燃立時作响方在吃驚傍一雙子撫其背曰可惜一個好好的花棒槌無緣無故的這樣散了。

嘲嘴嚙

一家宴會。座客食饑不已。碗碟皆空。館僮敢怒而不敢言。乃以鍋煤塗滿嘴上。站立傍側。衆人見而訝之。問其嘴間何物。答曰。相公們只顧自己的嘴。有得吃罷了。別人的嘴。管他則甚。

玩光棍了

鄉間一無賴（俗又曰光棍）人皆惡之。一日某家喜慶。無賴不請自到。席間人說一笑話曰。一人姓卜。名不祥。一人姓冢。名不肖。異姓同盟。結爲兄弟。把兄謂把弟曰。我二人姓甚奇。我之姓更奇。你看冢字之形。似冢無點。似冢無頭。髣髴官員。摘了頂帶一襟。今與吾弟相商。你將卜字腰間那一點。讓我戴在頭上。使他開復了。成了家。豈不甚妙。把弟說。借與你成家。原無不可。但是你成家了。我可就娶光棍了。

要等皇清例贖

寶塔詩佳者極足解頤。予已誌於前矣。茲更得一疊。尤堪噴飯。亟錄之。藉博一粲。載云。某甲。在前清時。

捐一布理問得意非常。日日將頂珠磨擦。擦得雪亮。未久光復。其人大懊喪。好事者作寶塔詩以嘲之。曰：頂簇新。亮晶晶。甚麼前程。布政司理問他何日上任。要等到皇清例贈。然謔而虐矣。

朱熹被罵

某地有塾師張某者。一日盛怒。謂其友曰：有宋諸儒。以朱熹爲最可惡。友曰：君得毋嗜象山之學乎。張某曰：不然。予素不喜講學派。惟朱熹註四子書。於吾輩塾師。必多方反對。是以深惡而痛絕之耳。友曰：如何反對。願一道其詳。張某曰：孔子謂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修二字。本極渾括。而朱熹偏註曰：束修。其贅薄者。於是學生家。屬有所藉口。而我輩通年所入。不將因之短少哉。又孔子謂有酒食先生饌。此先生明明指教師。而朱熹偏又註作父兄是修。金既薄而酒食又不得入口。非有意反對塾師而何。

周郎被姦

前清浙江某府試詩題。爲賦得美髯公得關字。五言八韻。一生云：自古長鬚少。惟公有幾彎。青龍連翠袂。赤兔配顏顏。吳地真堪借。周郎竟被姦。閱卷者恰周姓。大呼：豈有此理。此題。此詩。亦堪絕倒。

節節斷了

一近視者於路見螞蟻擺陣。疏密成行。疑是一條線。因翰而取之。一再拈之不起。乃嘆息曰。可惜一條好線。毀爛得節節斷了。

免得折隊

滬上廣東菜館。有禾花雀一種。殊佳勝。一日兩人共赴友招於四馬路春江樓廣東菜館。碗內有禾花雀四隻。一人貪食。食其三。謂同席者曰。兄何不用其人。曰。索性放在兄腹中。省得他們折了隊。聞者笑不可仰。

澁口得很

一獸子性極癡。有日同妻至岳家拜門。岳設席待之。席上水菓盆中有生柿。獸子取來。連皮就吃。其妻在內窺見。只叫得苦呀。獸子聽見。忙答曰。苦到不苦。惹得滿口澀得很哩。

先打巴掌應急

主人性急。僕有過犯。連呼家法不至。喧噪愈甚。家人曰。相公莫凶。請先打兩個巴掌。應一應急。著酒死了。

一人請客。客於買酒。乃將原有之酒。攪水足之。一客方舉杯。即放聲大哭。主人慌問曰。臨席何故而悲。

答曰。我生平最愛的是酒。今酒已死矣。因此而哭。主笑曰。酒如何得死。客曰。既然不曾死。如何酒氣都沒有了。

秀才去乎

八股文。截下題較難著筆。一人作西子題。文云。東有東方朔。南有南宮适。北有北宮騶。西方獨無人乎。引頰而望之曰。西子來矣。西子來矣。主試者爲作對比云。一等有人矣。二等有人矣。三等有人矣。四等獨無人乎。援筆而勾之曰。秀才去乎。秀才去乎。

生員喚做麻卵袋

前清歲試。唱名時。吏善讀別字。第一名郁俊遠。錯喚曰。郁俊。退諸生。聞之。皆山崩。往後而退。次名潘傳采。又錯喚。番轉來。諸生又跪上前。宗師大怒。逐之。第三名乃林卯代。因上前謝曰。多謝。大宗師若不斥逐此人。則生員必喚做麻卵袋了。

偷酒妙法

一先生好飲酒。館僮亦愛偷酒。偷得先生不敢用人。自謂必要用一不會吃酒者。方不偷。然更要不認得酒者。乃真不吃。始不偷也。一日友人薦一僕至。以黃酒問之。僕以陳紹對。先生曰。連酒之別名都

知豈止會飲。遂遣之。又薦一僕。至間酒如初。僕以堆花對。先生曰。連酒之佳品。竟知斷非不飲之人。又遣之。後又薦一僕。以黃酒示之。不識。以燒酒示之。曰。不知。先生大喜。以爲不吃酒無疑矣。遂用之一日。先生出門。留此僕看館。屬之曰。牆掛火腿。院養肥雞。小心看守。屋內有瓶二。一瓶白磁。一瓶紅磁。萬萬不可動。若吃了。腸胃崩裂。一定身亡。叮嚀再三而去。先生走後。僕殺雞烹腿。將兩瓶紅白燒酒。次第飲完。不覺大醉。先生回來。推門一看。見僕人踰臥在地。酒氣薰人。又見雞腿皆無。大怒。將僕人踢醒。再三究詰。僕人哭訴曰。主人走後。小的在館小心看守。忽來一貓。將火腿啣去。又來一犬。將雞逐至隣家。小的情急。忿不欲生。因思主人所囑。紅白二磁。頗可致命。小的先將白磁吃盡。不見動靜。紅磁用完。未能身亡。現在頭暈腦悶。不死不活。躺在這裡。掙命呢。

文章遊戲

某狂生作魯平公將出文云。刀鎗列在堂。文武立兩旁。嗚嗚啾啾阿嚕嚕。(俱喇叭聲)三砲一響。魯平公將出矣。又作孟子月攘一雞文云。公雞乎。母雞乎。公不母之雞乎。白雞乎。黑雞乎。不白不黑之麻雞乎。

偶憶一則

千笑集

一百四十一

昔見金壺七墨詠大脚十七字詩云。遠看如麗娘。近看如土牆。金蓮剛三寸。橫量末二字。如畫龍點睛。通體生動。已奇矣。近更見某滑稽家嘲大鼻詩。尤堪絕倒。詩云。大鼻從來有誰能。若此公臥牀。擡帳頂。出戶截屏風。親嘴全無用。聞香大有功。江南打噴嚏。江北雨濛濛。又嘲近視云。讀書磨破鼻。闌箱夾斷肩。亦佳。

嘲人倔強

糜子與鼻爭部位。糜子曰。我能生男育女。有功造化。你一無所能。顰顏居於我上。何不知羞。鼻曰。我聞香識臭。功效萬千。豈如你徒恃淫巧。懣悅婦人。二物爭不能決。口爲勸解曰。既非同寅。何必相軋。鼻倔強不聽。口曰。糜子還有軟的時候。不想這個王八蛋。竟有如此硬。

嚇你親爹

一人捐一小官。動好以官話誇人。一人一日與之同席。因對廣座誑之曰。有兄弟二人。經商於外。學得一二官話。將到家。兄在隔河出恭。令弟先往覓父。父問曰。汝兄何在。弟曰。撒(殺全音)屎(死同音)父驚曰。在何處。殺死的。答曰。河南父方悲慟。而兄已至。父怒罵次子。曰。何得如此妄言。曰。我自打官話耳。父曰。這樣官話。這好嚇你親爹。

監生笑話

一人援例入監。吩咐家人備帖拜老相公。僕曰：父子如何用帖？恐被人談論。生曰：不然。今日進身之始。他客俱拜。焉有親父不拜之理。僕問用何稱呼。生沉吟曰：寫個忝眷侍教生罷。父見怒責之。生曰：稱呼斟酌切當。你自不解。父子一本至親。故下一眷字。侍者父坐。子立也。教者從幼延師。教訓生者父母生我也。父怒轉盛。責其不通。生謂僕曰：想是嫌我太妄了。你另去換過。晚生帖兒來罷。

討便宜

一人好唱曲。探親回來。城門已閉。因叫開門。管門者曰：你唱一曲戲我聽。便放你進來。其人曰：可。但是我唱你要做配角。管門者亦曰：可。其人曰：先唱一齣走麥城。說白云城上周倉何在。城上應曰：來者是誰。曰：關爺。爺在城外了。還不快迎。管門者不省。乃開城放進。其人曰：你既曉得關帝（你字諧音）爺爺在城外。就該開門。如何還敢要我唱戲。

趣詩兩則

清初有人作剃頭詩曰：聞道頭堪剃。何人不剃頭。有頭皆可剃。無剃不成頭。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雖遊戲之作。然其間寓有深意。後有人套襲其調。作上樓詩。以嘲權薄不謹。

者云。聞道樓堪上。何人不上樓。有樓皆可上。無上不成樓。上自由他。上樓還是我。樓我看上樓者人亦上其樓。純然滑稽文字。讀之令人發噱。

名士做詩

候補縣某名士也。有烟癖。一日藩台傳之調驗。某甚甚。作縮腳詩嘲之曰。煙禁忽頒來。高懸調驗牌。問誰烟癮大。藩台藩司聞之大怒。以戒烟未淨。劾某去官。瀕行時。又作詩曰。革職更銷差。全憑老憲台。要求惟一物。烟牌。

恐人笑斷肚腸

或有問於縵者曰。君編輯笑話。每於極堪捧腹者之後。必輟以談笑風雅者何故。予曰。無他。恐人笑斷肚腸。不得再食美味。故以風雅醫之。使其夫人不效蘇語罵予曰。耐歸格人。笑殺奴格男人。使奴年青。青做孤霜。可要殺千刀。

呵呀一聲帽子綠

太平崔某。酷嗜鴉片。姬妾衆多。時聞醜事。一日一姬。又隨人逃走。崔大恙。好事者嘲以詩云。崔翁夜傍。姬房宿。飽吸清香吹短竹。烟消日出不見人。呵呀一聲帽子綠。

姑姑怕日手遮陰

某氏姑嫂二人嘗相戲謔。一日其姑用手遮太陽而至。見嫂正觀漢史。姑卽嘲之曰：嫂看書心想漢嫂卽應聲曰：姑姑怕日（日尙同音）手遮陰。俱用雙關。言含妙諦。的是趣語。

亘古奇文

予讀破念四史。未見有皇帝詔書稱老子者。有之其爲明末張獻忠乎。張獻忠詔文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偕老子。叫爾不要往漢中。爾強要往漢中。果然折了許多兵馬。驩肌全爾娘。尙的鼈欵。此又在川祭桓侯祝文云：偕老子姓張。爾也姓張。偕老子與爾聯了宗。龍尙翼與李自成勸進表云：兩條勁腿。馬趕不前一部鬚鬚蛇攪不入白帽。帶額依稀。秦始皇之皇。黃袍加身。彷彿漢高之祖。可謂千古奇文。

米湯大全

成則爲王。敗則爲賊。幾成爲天演公例。會湘鄉以洪楊內亂之故。得竟全功。一時希附末光者。爭譏詩歌。揚其功烈。就中實有不無令人肉麻者。某滑稽家。萃其尤肉麻者。類爲一集。竟得四厚本。標其題曰：米湯大全。可謂語妙天下。

不料果然

千笑錄

一人性急。一人性緩。冬日圍爐聚飲。性急者衣墜爐中。爲火所燃。性緩者見之。從容謂曰。適見一事。見之已久。欲言恐君性急。不言又恐不利於君。然則言之是耶。不言之是耶。性急者問以何事。曰。火燒君裳。其人急曳衣而起。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早說。性緩者曰。外人道君性急。不料果然。

說謊兩則

一好說謊者。對人曰。敝處某寺有一脚盆。可使千萬人同浴。聞者不信。旁一人曰。此是常事。何足爲奇。敝地有一竹林。不及三年。遂頂着天。公長不上去。又從天上彎了下來。他脚盆有那們大。又何足爲奇。衆人皆謂誑言。其人曰。若沒有這等長竹。叫他把甚麼篾片來箍他。那隻大脚盆。

一說謊者曰。敝處某寺中有一鼓。大幾十圍。聲聞百里。旁一人亦曰。敝地有一牛頭。在江南。尾在江北。足有萬餘斤重。豈不是奇事。衆人不信。其人曰。若沒有這大牛。如何得這一張大皮。慢得這一面大鼓。

日後自知

某女學校教師素嗜酒。學生勸其節飲。師曰。俗語云。產後婦人。醉後漢嗜酒者。醉時故然。醒後。往往忘之。仍狂飲不已。予亦病此。女學生曰。醉漢醒後。仍須飲酒。產婦產後。若何。教師笑曰。日(雙關)後自知。

二婿聯吟

潢川某家三姊妹。長適篋匠。次適開飯店者。三適周某書班。周恃才傲物。每至岳家。鄙二襟兄。從不交談。年前巨匪白狼。攻陷光黃。首發縣署。周某家付一炬。匪去無可謀生。令妻賣笑。元旦往岳宅賀年。適兩聯襟均在。岳云。雖遭亂離。人口均安。差強人意。今日須盡歡而散。大婿曰。悶飲無味。今日須要行一酒令。說一物。要顛倒皆可通用。以兩藥名收尾。仍要關乎本人職業。不合式者罰酒。蓋嘲三聯襟眼前職業也。大女婿曰。燈籠顛倒過來籠燈。不是白紙。白止藥名。怎能防風。藥名。二女婿曰。鍋蓋顛倒過來蓋鍋。不是柴胡。藥名。怎能熟地。藥名。三女婿曰。門門顛倒過來門門。不過狼毒。藥名。怎能當歸。藥名與龜字同音。

詩太奇了

有塾師出夏雲多奇峯詩題。命徒試作。徒久思不就。走問師。師曰。針對奇字便佳。徒卽作曰。宰相升知府。將軍舞大旗。老爺求小的。和尚抱山妻。蝴蝶咬吱吱。蝦蟆隊隊飛。小貓吞猛虎。螞蟻捉雄雞。師評曰。太奇了。

胡仙判卵

千笑集

予聞孫某。述李某善扶乩。乩仙不談休咎。專與人唱和。或射覆。亦輒中。一日請來女仙。一生書一卯字。於掌中戲之。問係何字。乩忽飛動。判云似圓非圓。似長非長。仙家不用贈爾。令堂滿座駭然。

南瓜豆腐

某甲延西賓於家。教二子讀。每飯時。菜兩盤。南瓜豆腐而已。如是年餘。一日師書聯於門上曰。白玉滿。碟。蠶。豆腐。黃金大塊。老南瓜。

丐妓聯對

乞丐與一老妓。俱窮極無聊。對對遣懷。丐曰。千捨萬有萬捨千。有我的多福多壽。老太太妓對曰。朝思暮想。朝思奴的知情知義。小哥哥。

老了再剃

一待招替人剃頭。才舉手。便所傷甚多。乃停刀辭主人曰。此頭尚嫩。下不得刀。且過幾時。姑俟其老。再剃。

嘲胥吏聯

有胥吏每言其子讀書聰穎。今年定作秀才。會學使按臨。胥吏竟以誤公被笞。人以聯嘲之云。藍衫未。

着孩兒體。青竹先藏。老父譬亦謔矣。

已嚇死了

衆懼內者。各受其妻慘毒。糾合十人。歃血盟誓。互爲聲援。正在醕神飲酒。不料衆婦聞知。一齊打至盟所。九人飛腿驚竄。惟一人危坐不動。衆皆私相佩服。曰。何物乃爾。該讓他做大哥。少頃。婦散寮之已驚死矣。

不得不體貼他

有子好嫖而餓其父者。父謂之曰。與其用他人幫閒。何不帶挈我入席。我既得食。汝亦省錢。豈不兩便。但不可說破耳。子從之。父在妓家。諸事極善。幫襯體貼。妓問曰。何處得此幫客。大異常人。子曰。不好說。得他家媳婦。與我有些私情。是我養活他。所以這般體貼。明日妓述此語於翁。翁曰。雖則如此。他家母親也。與我有些勾搭。只當兒子一般。不得不體貼他。

替賊梳頭

蘇松奢麗。稍有之家。皆有梳頭傭婦。一夜一梳頭。婦家被竊。次日。至主顧家做生活。主人見其感容。問其故。答曰。一生辛苦。所積昨夜被賊偷個盡。仔細想來。只當替賊梳了一世頭。的主人大怒。婦急曰。

我說那個賊的。

神怕慳吝

有慳吝者。家有醮事。命道士請神。道士乃書請三十三天。及東西兩洋神祇。主人曰。如何請得這們遠。道士答曰。近處都曉得你老人家的情性。請他未見得肯來。故請遠些的。

官太太聚談

前清時縣官太太與學官營官太太三人共席閒談。問及詰封是何稱呼。縣官太太曰。我們老爺稱文林郎。學官太太曰。我們老爺稱修職郎。次問營官太太。營官太太曰。我常見我們老爺下鄉查場回來。擊回雞子不少。自然是個黃鼠狼了。

烏龜投胎

真武大帝念龜蛇二將功勞。命二將投生人胎。要享受何等福澤。儘可自己說來。烏龜說。我要托生一富貴官。衣食要豐足。珍饈要適口。姣嬈美麗之女。任我追歡。生殺予奪之權。由我自主。吾愿足矣。又問蛇曰。全非我之所愿。我惟愿托生一尾龍睛魚。武帝問曰。你本是水族。因何又要托生水族。蛇曰。托生龍睛魚。非爲別故。我要睜看兩隻大眼睛。看王這入小子。要怎樣的追歡取樂。怎樣的做帝制功臣。

怎樣的享受臭罵。真武大帝曰：你竟把他當作巨鼈了。

師徒對對

一家宴會。適遇大雨。客中有穿破釘靴至者。座有某生素滑稽。忽作喜容曰：兄弟昨見一學生對對。頗有巧思。師出聯曰：池中荷葉魚兒傘。徒對曰：湖裡萍根蠶作旗。師又曰：白馬揚開鞋兩隻。（揚娘諧音）徒思索半晌。乃對曰：烏龜穿破釘靴。舉座大笑。

嘲戀席客

一人請客。肴饌已罄。客仍不肯起身。因見樹上有一大鳥。乃對客曰：盤中有盡待我。砍倒此樹。捉下鳥來烹與執事。侑酒如何。客曰：只恐樹倒鳥飛。主云：此是呆鳥。他死也不肯動身的。

先生吃湯團

一教讀先生之內東能詩。其婢亦有主風。一日婢奉主命送湯團兩枚與先生。作早點。先生正在吟詩。婢曰：先生所吟何詩。曰：以風爲題。予得上兩句。乃忽聽窗外聲蕭蕭。陣陣秋風到樹梢。婢曰：奴代吟下句如何。師曰：可。婢吟曰：昨夜隔壁王老四。倒坐門坎抓卵脬。先生大怒。舉手欲打。婢往內逃。師忘其所。以亦往內追。內東曰：先生何故發怒。先生進退維谷。乃曰：我在書房作詩。他來送點心。問我作何詩。我

將上兩句說與他聽。他要聯下兩句。內東說。下兩句他如何聯。先生當着內東。又不好出諸口。張口結舌。總說不出。內東又問。環。環。先生上兩句。是忽聽窗外聲。蕭蕭陣陣秋風到。樹梢。我聯的是捲地催將黃葉落。滿山吹送白雲高。內東說下兩句甚好。先生何故生氣。先生着急。說了環先聯的不是這兩句。內東說。他聯的是那兩句。先生用兩手一比他。聯的是這樣兩個東西。內東說。那是送先生吃的兩個湯圓。

妙不可言

新姑娘出嫁。母親遣伴娘同往。伴娘回來。母親問姑娘入洞房後說些什麼話。伴娘說。只聽姑娘說。妙。母親說。新過門的人如何說得妙。乃用紙條寫不可言妙四字。交伴娘帶去。給姑娘看。姑娘看了。亦寫一紙條回覆曰。妙不可言。

嘲張姓詩

有人嘲張姓詩云。輪星聯五角。折字識弓長。蘿蔔通新語。芳鄰隔後牆。玄宗由米賊。稱霸在潯陽。將懼衣穿白。兵來曩裏黃。騎驢驕果老。送女有姑娘。感激芭蕉扇。傷心羊肚湯。思凡傳四姐。活捉記三郎。飯店沽人肉。城灣作睡鄉。只知放帳好。生怕寄書忙。能使法聰羨。他時要姓張。讀之可爲捧腹。

老翁娶妾

有一老翁納一少妾。甚爲得意。夜間作一夢。夢見在鼓上擲骰子。次日請人圓夢。人說此夢大吉。鼓上擲骰子。乃多子之兆。而且。有聲有色。定主吉祥。又一人說。此夢圓錯了。依我看。此夢不祥。恐怕你這老骨頭。早晚斷送這片皮上。

暗中王八

江南口音。黃王不分。姓王與姓黃商之曰。你我兩姓。既屬同音。何不同譜。更覺親睦。黃許之。誰知日久情疎。不免凶終隙末。一日黃見王誇之曰。你看我頭戴烏紗。腰橫玉帶。身穿補服。足踏方靴。何等威闊。那似你三橫爲姓。全憑一木之支。五大雖尊。人皆恥居其後。妄自尊重。窮措大何得與我抗論。王曰。仰蒙不棄。恭列同宗。足感盛情。然吾兄楚楚衣冠。洵美且都。何不哀多益寡。亦使我有服彰身乎。黃曰。有無相通。人情之常然。我這紗帽。頭銜所系。不可假人。我這寶帶。束玉橫金。更難割愛。我這補服。攸關品級。豈可離身。惟有這雙靴兒。愿奉送足下。穿起來上下相趁。名姓相符。萬勿見却。

最猾的官

一尼僧到施主人家化緣。天氣暑熱。見老爺亦條條睡在醉翁床上。露出陽物。豐偉異常。尼進內對太

太監頭諷曰。你老人家幾世修來的如此享受。太太說。阿彌陀佛。你只見他外觀有耀。你那知他虛有其表。若是有事用他之時。畏葸不前。連一點主腔骨兒都沒有。不過是一個最滑的官罷。

借水一碗

一家請客。一客前失箸一雙。東家未曾看出。上菜後。衆客朝拱箸。其人獨抽手而觀。主人曰。先生緣何不吃。曰。求賜清水一碗。主問何用。答曰。洗乾淨了。指頭好粘菜吃。

鬼騙蒙師

一蒙師慣誤人子弟。被閩王訪知。着夜叉來拿。蒙師躲在屋內。先師座下不出。鬼卒無法。因設計哄騙。曰。你快出來。有一好館請你。蒙師聞有館。即便走出。被夜叉擒住。蒙師曰。看你這鬼頭鬼腦樣子。原不像個請先生的。

蟻蛀壞了

有客在外。而主人潛入吃飯者。既出。客謂曰。宅上好座廳房。可惜許多樑柱。都被白蟻蛀壞了。主人曰。並無此物。客曰。他在裡面吃。外邊人如何知道。

好古怪的荷葉

一清客貧甚。晨起無米。煮苻葉爲食。少頃富兒請其陪客。飲空心酒過多。遂大吐。而苻葉出焉。因恐人嘲笑。乃指而言曰。好古怪。早上吃的蓮子。一會子就長成荷葉了。

令正是瓦窰

一人連生數女。招友人飲宴。友戲作詩一首。贈之曰。去歲相招因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弄去弄來都弄瓦。令正原來是瓦窰。

官道并嘲

一道士與婦人私。正行事。忽聞其夫叩門。老道怕甚。棄頭上道冠在床而去。夫上床摸着道冠一看。乃木雕空殼。中嵌泥塑小人。問曰。此物從何而來。妻曰。是我下身常用的套子。夫曰。泥塑小人嵌在木雕空殼之中。明明是個道士冠。何可抵賴。妻曰。臭烏龜。你不要狐疑了。如今的冠（與官同音）那個不是木雕空殼。那個不是泥塑小人。

師入徒腹

一學東怪師不善教。師曰。汝欲我與令郎俱死耶。主人不解。師曰。我教法已盡矣。只除非要我鑽在令郎肚裡去。我便悶殺令郎。便脹殺。

先生放狗屁

一蒙師最畏說鬼。值清明携徒郊外踏青。師在前行。偶撒一屁。徒知先生最惡說鬼。故意說曰。清明節鬼叫了。先生曰。放狗屁。

秀才罵驕夫

秀才怕歲考。一聞學台下馬。惶恐失色。往接學台。見驕夫罵之曰。奴才奴才。你何爲把一個學台抬了來。嚇的我魂飛天外。那一世我作驕夫。你作秀才。我也把學台給你抬了來。看你魂兒在不在。

嘲紅官員

麻蒼蠅與青蒼蠅結爲兄弟。青蒼蠅引麻蒼蠅到一酒席筵前。麻蒼蠅恣意吃喝。連頭都不抬。被小廝捉住。將竹纖插在屁股內。用根硃將蠅頭塗紅。遞燈草叫他耍棍。大半日才得脫身。遇見青蒼蠅哭訴曰。蒙你製帶紅。固然是紅了。屁股却也疼得利害。

幸虧屬犬

一人極貪嘴。遇酒宴。每每吃過人之分次。一日與一賄客同席。賄客惡其不遜。明知其屬犬。乃故意問曰。尊庚屬甚麼的。對曰。屬犬的。客曰。還好。如其是屬虎。連我都要吃下去了。

前面這個賊

一蒙師慣讀別字。一夕賊在前面穴牆。師適課徒夜讀古文觀止。至前後赤壁賦二篇。徒曰：讀前面的賊。讀后面的賊。師大呼曰：說了半天。好似沒耳竅的。讀前面的賊。賊誤聽是捉前面的賊。（讀捉音相似）跛脚飛逃。見久無追者。又穴後門。適師到厨取水。徒告曰：前面的讀完了。師又曰：真是木頭快讀。后面的賊。賊聽之嘆曰：這先生有如此靈。人家若請了他去。狗都不用養得。

學生惡劇

某私塾學究甚頑固。時當暑熱。學究坦臥於醉翁椅上。呵學生曰：讀書不許停。有違者。當痛打。遂酣臥。學生惡之。俟其睡熟。乃取其所戴眼鏡。塗以紅硃。以棒易其手中扇。復於其足下置一桶水。更以燈心草結於學究之臂。以火燃之。然後即退入位。狂讀如故。及火燃及臂。學究夢中覺痛。以為蚊也。舉扇撲之。觸臂痛甚。張兩目。則紅光滿眼。駭極。躍起。兩足又浸入水桶中矣。

春生帖子

一財主不通文墨。謂友曰：某人甚是欠通。清早來拜我。就寫晚生帖。早晨當作晚上。你看好笑。不好笑。一監生曰：這到還差得不遠。我見秋天拜客。竟有寫春（春字誤看春字）生帖子的哩。

嘲齋刻者

一極齋刻人過河。不肯化擺渡錢。乃涉水而過。行至中流。水深過腹。勢占滅頂。急呼人救。岸上者曰。非二百文不救。曰。給你一百文。何如。須與水過肩。又呼曰。給你一百五十文。何如。岸上人仍不肯救。竟至溺斃。閻王怒曰。你在陽世蓄錢自利。不肯濟貧。坐令人死。罰下油鍋。既至油鍋。見一巨鍋盛油。齋刻鬼曰。這許多油。殊可惜。若把這油錢折給我。我情願乾鍋。魚烤。

算本止利

一庸醫羨名醫之求者接踵。私付曰。彼必有祕書密訣。得之何愁不並駕齊驅。於是逐日徘徊名醫門外。欲謀此書。一日名醫持帳而出。庸醫奪之而回。逃至家中。出書捧讀。即懸牌治病。有患痢者來治。庸醫曰。此病不必服藥。用大蒜一頭。插入穀道。其痢自止。病人如法治之。誰知大蒜毒發。脹滿難出。連肚腹皆腫。病家認之。官問之曰。用大蒜治痢。是何人所傳。是何方所載。庸醫曰。是某名醫所傳。是他祕書所載。官傳名醫質訊。名醫曰。此人素昧平生。只有某日我挈帳部出門。與人算帳。被他搶去。至今尙未尋得。官謂庸醫曰。你搶帳部當醫書。與人治病。是有心害人。庸醫曰。部中實載治痢之方。上寫某人利已全消。嗣後只可算本止利。官曰。你善識別字。我善打別股。重責五百板。永遠不許行醫。

賭鬼上吊

一好賭者。家私輸盡。不能存活。取繩上吊。忽見一鬼在樑上云。快拿頭來。此人曰。虧你開得這口我。輸到這般地位。還來問我要頭錢。

明日來坐椅子

一家索債人多。椅凳俱坐滿。更有坐檯上者。主人私謂坐檯者云。足下明日來早些。那人意其先完已事。乃大喜。遂揚言以散衆人。次早黎明即往。叩其相約之意。答曰。昨日有囊坐檯。甚是不安。今日早來。可先占把交椅。

抬棺材吟詩

一醫生醫死人。主家憤甚。呼傘僕毒打。醫跪求至再。主曰。私打可免。官法難饒。即命送官懲治。醫畏罪。哀告曰。願雇人抬往殯殮。主人許之。醫苦家貧。無力雇募。家有二子。夫妻四人。共來抬棺。至中途。醫生嘆曰。爲人切莫學行醫。妻答夫曰。爲你行醫害老妻幼子。云頭重脚輕。抬不起。長子曰。以後醫人。揀瘦的。

怕烏龜認識

某校暑假休業。教師對生徒演說曰。諸生在家。暇時宜溫習功課。不可作無益之遊戲。一日有甲乙二生。在河中泗水。遙見教師至。無可躲避。乃以泥塗面。以爲教師不識已也。須臾教師至。呼其名而叱之。曰。何爲作此下流舉動。兩人齊答曰。來此捉烏龜。教師曰。捉烏龜何用泥塗面。曰。怕烏龜認得我也。

包醫

一醫生藥死人兒。病家詐之。磕了無數頭。方允好好殮殮體。一時無物成殮。許以帶歸處置。因匿兒於藥箱中。中途又遇一家。邀去。啟箱用藥。微露兒屍。主人驚問。對曰。這是帶去包醫的。

史記沒有佛像

鄉下親家到城裡親家書房中。將史記揭看。搖首不已。親家說。親翁亦看之得意麼。答云。不大好。親家詫曰。何以云然。曰看了半日。並沒有一張佛像在上面。

嘲蘇空頭

蘇州有一老嫗。人問有了令郎麼。答曰。提起小兒。實在心酸。前回妻祖與妻父。定親說得垂成了。被一個天殺的。用計促退了。致使妻父。不曾娶得妻母。妻母不曾養得賤內。至今小兒杳然。

狗坐館

一人慣會說謊。一日對親家云。舍間有三賢。一半每日能行千里。一雞每更止啼一聲。又一狗善能讀書。親家駭云。有此異事。來日必要登堂瞻仰。其人歸與妻曰。一時說了謊。怎生回護。妻曰。不妨。我自有的處。次日親家來訪。妻云。早上往北京去了。問幾時回答。曰。七八日就回。問何能如此快。曰。騎了自家牛去的。問宅上還有報更雞。適值停午。雞啼。即指曰。只此便是。不但夜裡報更。日間生客來也。報的又問讀書狗。請借一觀。答曰。不瞞親家說。只爲家寒。出外坐館去了。

作詩吊棋

錢鶴灘先生幼好弈。父誠之不悅。投棋於河。先生作詩吊之云。敲棋終日與偏幽。誰道今朝結父仇。兵卒下河車不救。將軍落水士難留。馬行千里隨波去。象渡三江逐淚流。砲響一聲驚霹靂。臥龍投起碧雲浮。時雖傳爲笑柄。然其才華。已早標於幼年矣。

閣下不雅

一市僧發財。造一精室。室中羅列古玩書畫。無一不備。客至。市僧問曰。此室若有不相稱者。幸祈指教。敬當去之。客曰。件件俱精。只有一物可去。主人問是何物。答曰。閣下。主人曰。既是閣下不雅。搬上閣上去便是。

號板蛋殼詩

有考生入試場。見號板整齊。其架作寫字用之板。有一圓洞。內嵌雞蛋殼一個。板上題一詩云。號板有一洞。蛋殼補其空。既防墨盒傾。又作水盂用。寄語後來人。此物不可動。動之有何妨。今科必不中。此君風趣已見一斑。

裁縫講書

一官偶有書義未解。問吏曰。此處有高才生否。吏誤認以爲高裁縫也。應曰。有。卽喚進。官問曰。貧而無。謂如何。答曰。裙如無。褶起來。又問。富而無。驕如何。答曰。褲若無。腰做上去。官怒喝曰。嗟。裁縫曰。極是容易。若是。皺了。小人有。熨斗。取來。燙之。官罵曰。滾。出去。裁縫曰。滾。出去。要。加。滾。條。

見賊問賊

樂人夜歸。路見偷兒。挖一壁洞。戲將叭喇插入吹起。主人驚覺。開門追趕。適與賊遇。問云。你會看見吹叭喇的賊麼。

不會及第

一舉子赴京會試。僕挑行李隨行。行到曠野。忽狂風大作。將担上頭巾吹下。僕大叫曰。主人帽子落地。

(地第同音)了。主人心下不悅。囑曰。今後真說落地(第)只說及地(第)僕領之。將行李搯好。將帽用繩拴緊。曰。如今憑你走上天去。再也不會及第了。

我要和他不肯

有自負琴高與人角連負三局。次日人問之曰。昨日較甚麼局。答曰。三局。又問勝負何如。曰。第一局我不會贏。第二局他不會輸。第三局我本要和他不肯罷了。

鏡裡笑話

有出外生理者。妻要買梳子。夫問其狀。妻指半月示之。夫貨畢。忽憶妻語。因看月輪正滿。遂依樣買鏡一面。帶歸。妻照之。罵曰。梳子不買如何。反娶了一妾回來。兩下爭鬧。母往勸之。忽見鏡照云。我兒有心費錢如何。討這個年老婆兒。互相埋怨。遂至與認。官差往拘之。差見鏡。慌云。才得出牌。如何就出添差來。捉違限及審。置鏡於案。官照見大怒云。夫妻不和。乃屬小事。何必央請鄉官來講面情。

看寡人面上

一家父子僮僕。專說大話。每每以帝制名色自呼。一日友人來望。其父出外。遇其長子曰。父王駕出了。問及令堂。次子又云。娘娘在後花園飲宴。友見說話僭分。含怒而去。途遇其友。乃述其子之言告之。父

曰。是。誰。說。的。僕。在。後。云。這。是。太。子。說。的。其。友。愈。惱。扭。僕。便。打。其。父。忙。勸。曰。卿。家。弗。惱。看。寡。人。面。上。

誤裝門門

一。匠。人。裝。門。門。誤。裝。門。外。主。人。罵。曰。你。這。個。瞎。賊。匠。答。曰。你。真。是。瞎。賊。主。怒。曰。如。何。倒。是。我。瞎。匠。曰。你。若。有。眼。便。不。請。我。這。樣。匠。人。

先生認白字

一。師。學。淺。善。讀。別。字。主。人。惡。之。與。師。約。每。讀。一。別。字。除。脩。一。分。至。歲。終。退。除。將。盡。止。餘。銀。三。分。封。送。之。師。怒。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主。人。曰。再。扣。去。二。分。存。銀。一。分。矣。東。家。母。在。傍。曰。一。年。辛。苦。不。除。也。罷。先。生。上。前。作。謝。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應。讀。去。聲。主。人。曰。恰。好。連。這。一。分。也。去。了。

好爽利屁

一。官。坐。堂。偶。撒。一。屁。自。說。爽。利。二。字。衆。吏。不。知。誤。爲。賞。吏。冀。得。老。爺。歡。心。爭。跪。稟。曰。謝。謝。老。爺。的。賞。

窮漢請客

一。窮。人。留。客。吃。飯。其。妻。因。飯。少。以。鵝。卵。石。襯。於。飯。碗。之。下。及。飯。既。盡。而。石。出。焉。主。人。見。之。愧。甚。乃。責。僕。曰。瞎。眼。奴。才。淘。米。的。時。節。眼。睛。生。在。那。裡。這。樣。大。沙。石。都。不。揀。出。來。

洗了浴罷

有留客吃茶者。苦無茶葉。往鄰家借之。久不至。湯滾則益以冷水。加之既久。釜且滿矣。而終不得茶葉。妻謂夫曰。茶是吃。不成了。不如留他洗了浴罷。

恭喜拾也罷

三人同院居住。左右隣生了娃娃。同院人問左鄰曰。你家生了什麼。答曰。生了兒子。其人曰。恭喜。又問右隣曰。你家生了什麼。答曰。生了女兒。其人曰。也罷。右隣怒曰。人家生兒子。你說恭喜。我家生了女兒。你說也罷。未免太勞利了。可巧有一官太太過。遂指而告同院人曰。你看那不是四個恭喜。拾着一個也罷嗎。

縣令別字詩

有巡撫陞漕運總督者。馳驛過某縣境。縣令匆匆接差。書吏將高脚牌誤寫爲糴運總督部院。途中見之。含蓄不言。過境後。寄詩謝之。時縣令推升武崗州矣。詩曰。生平不是醉鄉侯。况奉綸音速置郵。豈有尙書加糴部。何勞邑宰作糟坵。讀書自應識魚魯。作客原同風馬牛。聞道邑區已遷轉。武崗莫誤五鉤州。亦妙有風趣。

縣官德政

一知縣惠政甚多。嘗以男女過時失配。最好人道。勒令鰥寡相偶。既已得所。又令僧尼相配。繼以道人亦無妻。因其有髮。與僧不同。乃以境內娼妓配之。頌聲交作。怨曠毫無。逮其去任。咸來上廩。稱感。鰥寡一。廩曰。惠此鰥。僧尼一。廩曰。澤及僧尼。道人與妻。後至。苦思不得成句。忽得之曰。男道女娼。

宿遊娼詩

北直一帶旅店時有游妓入店夜宿。北人呼之曰媳婦兒。昨歲赴影德。見店壁有嘲在店宿土娼詩一首。極堪噴飯。句句形容盡致。通品也。詩曰。落店請看媳婦兒。客中大半盡迷癡。粉條薄餅高粱酒。韭菜蒸饅豬肉絲。土炕水魚情未已。布衾木虱癢難支。問誰解此溫柔味。不是登徒恐不知。

孔子諛道學

兩道學先生各自誇道學。而互詆爲假。久之不決。乃請證於孔子。孔子鞠躬而言曰。吾道甚大。何必。同。二位皆真。正道學。丘素所欽。豈有僞者。兩人大喜。而退。弟子曰。夫子何諛之甚也。孔子曰。此輩人。哄得他動身。就勾了惹他怎樣。

商人標妓

妓女年年稱十八，習爲慣例。一日一商人嫖妓，問其青春幾何？妓曰十八。越數年，商人過其家，問之，則曰十七。又過數年，入其家，問之，則曰十六。商人以手指交罷，疲軟之陽具而言曰：「你的年紀與我的本錢（俗借爲陽具暗號）一樣，漸漸的縮小了。」

你也屬狗

一村漢，壬戌年生一子，後點翰林，適本縣縣官，乃其子同年。堅請封翁入署，一見村漢，初見縣官甚弱，堅辭上坐。官曰：「叨與令郎同年論理，還該侍坐。」村漢見縣官不似坐堂時威嚴，不覺放胆，乃張目問曰：「你也是屬狗的麼？」聞者捧腹不迭。

嘲衙門佬

有患牙疼者，無法可治。醫者云：「內有巨蟲一條，如桑蠶樣，須捉出此蟲，方可斷根。」問何如？就有凭般大醫者曰：「你莫小看了他，他自幼盤據在牙門（諧音衙門）裡，吃人膏血，齧人骨髓，怎麼不大而且惡呢？」

妙罵

兩人相偶，甲問乙姓，乙曰姓孫。因轉問甲，甲曰不敢。乙曰問姓何嫌之有？甲曰姓祖，乙悟其戲，乃曰：「巧哉！我孫君祖君祖我孫也。」

嘲癩痢詞

一癩痢暴富。詔者爭諛之。某豔者贈以短詞云。綉球花。戴上頭。密峰作窠。蒼蠅妬。粉屑飄完。梨花湊。燕子啾啾。錯疑傷了。豈不是頭。富翁大恨。乃多方醫好。然終不能使之生髮。畢竟如葫蘆瓢一般。又有入以短詞嘲之曰。明月照當頭。上下光兒淨。蠅蝨不留。皮兒不繡。用手握。好個大肉球。兩詞讀之。令人失笑。

知事不如穩租

一家兩弟兄。皆貪望祿位。民國三年。北京考選知事。二人赴考。兄入撰而弟名落孫山。兄妻儼然以官太太自命。弟妻頹神喪志。俟夫回來詬責之。夫曰。你不要抱怨。你看嫂嫂哭的日期。還在後頭呢。妻問何故。夫曰。民國新例。恐知事強姦民婦。敗壞官箴。必須闕割。乃能到任。其言傳入嫂耳。兄回來之日。嫂向之大哭。兄忙問何故。妻曰。說你割了那話。叫我如何不哭。兄曰。那有此事。出陽具示之。嫂方大笑。兄曰。不想我一個堂堂知事。反不如一條穩租。

個個草包

一先生訓蒙。見滿堂學生。無可造就者。甚憤懣。乃寫竹苞堂三字懸之。辭館而去。東家知之。見書房裏

上三字不解所謂。請教於人。人告之曰。竹苞者。言學生個個草苞也。

詞賦雙佳

爰見前人有睡鞋詞。便壺賦。滑稽多謔。殊堪發笑。憶而錄之。睡鞋詞云。嬌紅軟鞋三寸整。不下地。偏乾淨。燈前換晚粧。被底鈎春興。玉人兒輕曉。與我肩相並。妙在末句。便壺賦云。悠悠脫袴。引出棲禽。汲汲提壺。飛來鳴鳥。荷篋名之雅製。鑿龍勢之曲蟠。惟爾圓融。與人方便。真笑空空碩腹。也。傳朗朗直聲。宋師慧入朝隱諫。雖無藉乎此君。趙文華納賂邀榮。直欲奉爲至寶。當夫日煖花明。晝依牆角。夢回燈灺。夜伴牀頭。幾疑玉杵擣霜。無憂擊缺。恰合銅壺滴漏。勿訝聲遲。實能容寬矣。綽矣。滿則覆。顛之倒之。祇須蕩蕩使清。何用蕭蕭乃淨。

大家快活

杭州西湖。每至春融。遊女如雲。一婦人雇轎往西湖遊玩。食戀湖光山色。不覺歸遲。時已薄暮。怕關城門。心中着急。乃催轎夫曰。轎夫阿哥。天色晚了。我多把銅錢打發你。與我儘力關一關。(杭州土語。催其脚步放勁也。)早進到裡頭去。不但我舒服。連你們也落得快活快活。

食茄吟詩

千笑集

一百六十九

一蕪師在人家處。館因日日吃臭醃菜。吃得敗胃。思易一食。又無方便。因見東家滿園茄子。因吟詩曰。滿園茄子嘗未得。日日醃菜勸加餐。學東知。遂日日以茄子爲供。先生前苦其少。今苦其多。乃續前詩曰。不料一茄茄到底。呼茄容易遣茄難。

笑話不可當真

甲乙二人共爭酒量小。甲曰。我昨日與人同席。人家吃酒我醉了。乙問爲何。答曰。被人薰醉了。乙曰。我昨日吃饅首吃醉了。甲曰。饅頭如何吃得醉。乙曰。饅首內有酒糟。甲曰。我見了和尚就醉了。乙曰。見和尚如何得醉。甲曰。和尚是吃饅頭的。乙曰。我見尼姑就醉了。甲曰。見尼姑如何醉。乙曰。和尚不是尼姑養的嗎。甲曰。你真是說笑話了。乙曰。誰叫你當真話聽。

聽笑話的

友人知予好笑。見予輯笑談。既竟。曰。還有嗎。予曰。有。昔年紀曉嵐學士。好講笑話。一日入宮。一太監攔之曰。你佬講個笑話去。紀不可却。乃故作細思。曰。昔日有一太監。言罷往內就走。太監仍攔之曰。還有下頭呢。紀曰。下頭沒有了。太監不悟。曰。何以沒有了。曰。有了下頭。還能成個笑話嗎。語俱雙關。聞者捧腹。友亦指予曰。子豈哉。子豈哉。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四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五版

千笑集
定價大洋四角

編輯者 愚 公

印刷者 上海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英租界棋盤街廣益書局
電話四一三八號

發行所 各埠大書坊

分發行所 北京廣州長沙
奉天漢口開封
廣益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新書

<p>小說 文 七</p>	<p>花腸斷</p>	<p>洋書 二市</p>
<p>小說 紅白牡丹鵝</p>	<p>消藉世界</p>	<p>秘水芙蓉</p>
<p>小說 劍雄</p>	<p>劍雄</p>	<p>劍雄</p>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

0.8

丁